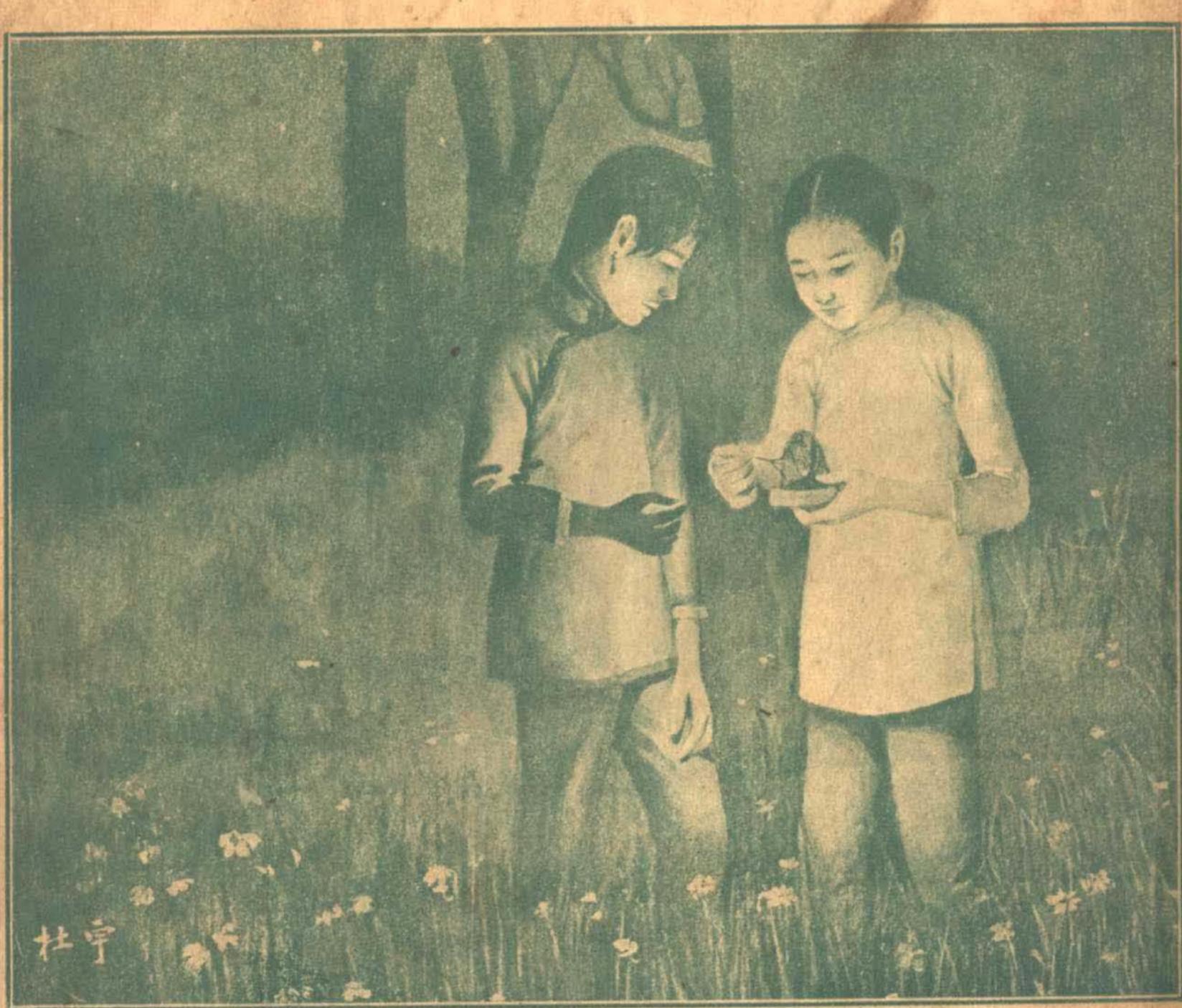


風 貼 芙 蓉 記



杜宇

民國十五年四月十五日再版

風 風 芙 蓉 記

定 價 大 洋 陸 角

著 者 姚 鶴

評 著 葉 小

出 版 社 小 說 叢 報 社

印 刷 廠 中 原 印 刷 廠

總 發 行 所 中 原 書 局

上海河南
路棋盤街

廣 州 永 路
北 路 中 原 文
書 局

有 所 權 版

風颶芙蓉記

小
鶼
離
父
評
譏

小序

風颶芙蓉記者。蓋嘗聞之某某云。一弱女子。颶如驚鴻。出沒烽火中。卒償其志。以去事亦奇矣。乃雙劍延津。離而復合。青梅繞床之伴。卽爲紅閨待字之人。穹穹者氣。顛之倒之所宜。叩閨而呼。索杯琰而卜者也。卒歸并合。離恨都泯。美眷如花人天膜手。我友瘦鵠嘗自謂善道哀情。一書之成。輒博人雪涕無數。顧哀絃旣數。恬管宜張。某之爲此。自願與閱者結一重歡喜緣也。以刺虎一章事隸桂林。因取柳州語題之以櫟全書。云旃蒙單閼歲不盡二十日。華亭鶼離父識。

第一章

武林之西數十里。地鄰餘杭。有溪曰西溪。山光水色。葱蒨漻渟。若接几席。去溪數里。有鎮曰留下。竹籬茅舍。隱約山雲樹靄間流翠。欲滴風香襲人。日之夕時。輒有村人踞野。

罷而息彌郊。纍纍荒煙欲平。獨一豐碑。樹芳草間。野老不辨。則以爲坐具。坐時舒其肢體。引管吸煙。濃霧噴薄。纂其面如網。時有鶴鵠無數。接翼出自蘆中。見人驚飛掠雲。而逝。野老歎息。以爲秋云暮矣。我穀不蕃。更不晴者。如何可支。圃中果實尙不惡。特無補吾生。此時亂事初斂。民生之仄。爲前此所未有。野老力田。輒不足給糜粥。宜其坐歎。以爲恨。不蚤吾生十年。膂力足持戟。入官師或天國軍者。梁肉衣帛不足取。攜則當煥我居。入城市。取得牛數。蹄豚十口。飼之。我家老伴亦易新縑。我枯坐看兒子刈草樂事畢矣。今終歲胼胝。乃恃此。未思極。則以未頓地。良恨此。未不遽化爲刀劍。此時四顧。天已垂暝。樹影迷離。野老方太息欲起。卒覩一事。乃復凝其老眼。荷耒而立。在數十武外。一垂髫女郎。偕一童子。跳擲而立。童子衣文綉。女郎則布素無華。特貌皆韶秀。女童差長。秀髮四披。其額懷中。則挾書包。且行且與童子絮語。童子色忽沮喪。欲哭牽女童裾。不令行。女無語。微微以曼目睨之。旋撫其肩。作數語。童子立釋。尙凝視女面。察其言之信否。此時二稚子已行近野老之側。女童曰行也。若更糾纏者。我則語至此。咄然而止。童子立行。行數武。回首遙盼。曰我行矣。特姊毋誑我。果誑我者。我更不爲姊。取得薔薇之。

花女童點首。童子立奔。女亦折入一修徑。瞬息已遠。野老瞪視。微微自語曰。此何氏女耶。似爲秦氏。然當無誤。此二豸殊玉雪可愛。大類兩小鴨。遊泳春水中也。然亦胡與我事者。我歸矣。

女童秦氏子。僑居此村中者甫十餘載。來時女尚綉襪紅祫也。其家僅一母。年事已老。恆杜門不與村人通。村人尤莫測其所自來。羣焉疑譖。初止謠諑頗多。殆謂是家母女必有不可告人之事。乃遯迹於此。是女或出私生否。亦其母不容於大婦。顧居久之。百端揣測。咸不得當。村人好奇之心。亦倦。尤見是家初無戚串之倫。出入其門。長日闕居。有類墟谷。苟不見其女長成。附村塾讀者。人心中幾不信。是家尙居村間。女曰貞婉。雖垂髫。已綽約可憐。眉目如畫。輔頰間時呈笑容。編貝粲然彌復嬌。慾性尤穎悟。讀未週歲。已能默誦千家詩。枕上琅琅。用以娛母。母顧之而樂。慘白之顏爲之稍開。每夕陽西下。燈影寒窗。中機聲軋軋而出。時女則據一隅。坐目灼灼。視其母。輒取盤中所貯餅餌。啖之。餅餌者爲值。至賤。特在貧家。已不易得。秦母愛其女嗜讀。特爲是破格之獎勵。每伺女自塾歸課。其所讀誦不遺一字。則出十錢犒之。恣其所啖。不復問。而女遂時時

得餅以其啖餅多知其噉書味亦彌永也

女既歸視其母方治餐室卽僵仄牆堵頽敗似百年物特淨無纖塵居者遂翛然出塵不類蓬戶庖廚之次卽爲宴息所織機一架則賓之室隅此機旣老織時吁啞作聲似告其勞力不更任顧主人旣不自恤亦卽憫默而罷往往相持至於漏盡迨主人織罷機亦欣然而東方明矣女此時引手弄機而書包尙挾脇際呼曰阿母今日胡爲餐蚤逾於往日母柔聲曰婉兒汝言蚤乎阿娘紀時固未嘗誤今茲固晚餐時矣兒自貪嬉乃語未出口女郎已奔至母前力引母裾際之帶泥首母懷笑曰娘弗言兒且誦我書母笑撚其髮女郎之鬟已蓬母且撫且笑曰阿婉年垂長矣癡猶如許雖然飯熟矣

母女遂同坐進飯顧秦母是日殊抑抑若有所思時時引目竊視其小女女方啜羹羹熱欲沸氣蒸蒸然偶濺女面女驚釋箸欲呼母笑徐起以巾拭之而憂仍不釋女似微覺卽曰阿母抑抑何事者兒喜固甚熟也母曰否母心固不系此特兒今日與誰嬉女郎聞之無端稚頰忽絳吃吃曰無他珠兒耳珠兒今晨得花一束欲以贈我我以母素惡花拒不之受彼乃強簪於我鬟我怒呵之彼猶不舍散學仍伴我歸望見我字始去

月黑不知彼歸傾跌否也。且彼言甚樂以我爲伴。

秦母蹙然曰：珠兒、珠兒，非彼居停主人梁翁子耶？我聞人言，彼子甚蠢劣，才七八歲，好跨臧獲輩作馬騎之遊，行又嘗力擣婢媼之髮，取淤泥塗面如鬼，跳擲田間田稼，輒爲蹂躪，村人皆惡之。顧以其父貴有勢，皆莫敢誰何是此兒耶？貞婉搖首曰：否，否！此玉兒也。珠兒固不若是，且珠兒長彼一歲，長日盈面白如雪，固未嘗好弄母曰：然則珠兒者誰耶？貞婉曰：珠兒呼玉以弟，而玉則直呼珠爲珠兒，大概兄弟也。然玉兒常侮珠兒，珠兒不與較。秦母縐眉凝思，久久乃無一語，飯罷微聞其自語曰：是乃有二兒耶？謂天乃足憑耶。

明日貞婉起少遲，以宵來書竟不熟，每執卷輒見珠兒之影，躍跳其傍，而字裏行間亦有珠兒衣白祫衣拈花而微笑，書三復輒忘其句讀，遂憤不復讀。秦母亦時時四盼，焦憂殊甚。魚漏初下，卽與其織機小別，母女遂寢。女着枕竟不成寐，結想尤在薔薇之花，復念珠兒途次能否不致傾跌而墊中秋桂已落，明日必見玉兒盤據樹次拒珠兒弗使前，忽憶前日珠兒以刀裁紙傷指，血溢哭不可止，師無奈之，何？我乃前略撫以數語。

郎止然則珠兒果愛我耶思極嘗臘而睡已身忽暴長似爲苗條顧影之女郎立荒莽之曠野四顧密樹無數風聲蕭蕭乃有一狼奔突其前張吻磨牙狀欲得人而噬女大驚欲號乃瘡不能聲斗有一人扶之發矢立斃狼輾轉間狼忽無見視其人初弗識女罷曰我胡爲至此且我母又安在者語已欲哭其人止之曰勿悲我珠兒也且姊身當屬我又胡爲苦念若母女驚視其面似果珠兒亟曰弟幸有弟在然不能爲我覓阿母耶珠兒微笑曰然女哭曰我果更不能面我母乎珠兒以手撫之曰勿哭勿哭狼又至矣驚而醒殘燈垂焰四壁饑鼠作噉物聲聞母睡墮曰孰爲珠兒玉兒者女大詫念豈母夢中亦見珠兒乎因不敢驚其母以衾掩面復寢天甫明秦母已起赴廚下滌羹釜戛戛作聲迺驚女睡然紅日滿窗矣

女旣起母爲之略事梳掠分孟粥啜之天峭寒而女衣猶袷母自塵籠中出一裹什襲甚固發之乃爲一木棉之半臂爲女加之視其整衣已乃曰行也茲已遲矣至塾勿嬉天寒尤勿關窗自納其涼且明日當易生苦矣告師欲何購者趣歸以告母母今晚熟猪肝嚼汝汝行也語已則閉其戶坐而唏噓至秦母之所歎人咸莫測其意以外人卜

之似不樂其女之赴塾。果然者，秦母不爲無教耶。

女行可半里，巒然照眼者爲一輪奐之邸。第屋可數百楹，瓦屋鱗鱗然，耀映初日，有類純黑之怪獸。踞山水間，女讀書處乃在東偏一小園，花木泉石亦殊草草。以主人初無心及此，特聞人言顯者之居，必具園林，以爲點綴。乃姑徇之。園中屋三楹，爲講堂。主人初不知書，其視讀書直爲異類。顧有二子，年漸長矣。主人無文，頗受儒士侮。乃矢言必一雪此，顧吾生暮矣。半世生死金戈鐵馬中，復欲舍刀劍而握寸管，良大難事。無已，則付之吾子。遂亦延師課誦甚殷。於是可二年，其兩子長字珠兒，次玉兒。珠兒貌秀整減，弱如女郎，發聲作矇，皆娜嫋可人。特頗不慊主人意。次玉兒，則健碩而慾跳面圓，如小荷。蓋目灼灼，類主人。主人故甚喜。或者頗謂珠兒非主婦出，故主婦待之無恩意。主婦如是，主人乃亦蹀躞隨之矣。主人梁姓名，尚芝。不知何許人。洪楊之役，從軍積功，至提督銜，總鎮迤西。事平，乞退僑。此其居西溪也。先秦氏母女才一年，主婦三十許人也。與主人年爲不偶然，人亦莫能詳也。吾書溯敍，固乘貞婉在道中之隙，今茲女入矣。

評

野老一段。挈全書之領。年荒世亂。伏贓無資。良氓皆劇盜矣。愴然攬涕。人言愁我。始欲愁。

繩窗蓬戶。稚女慈親。卽尋常脫粟。而一匕箸間。皆有慈祥溫愛之氣。彌綸其間。此啼鳥所以思反哺也。嗟乎。鐘鼎何加溝壑。何損人自梏亡之耳。

小兒女心事。最不易描寫。情竇在將開未開之際。意境多若離若合之間。燈前絮語。小鳥啁啾。而柳色陌頭春雲乍展矣。

第一章

女入塾。珠玉都已至。玉坐狎近女。珠兒坐稍後。則獨據一案。入時珠玉皆顧盼玉兒。則作醜面而搖其首。女默然急展其書。書落鑄然一銅尺。疾墮案下。玉視之。珠兒物也。女皇遽甚。引目竊盼其師。師素嚴肅。是日容尤沉寂。枯坐吸煙。神往無極。似沉身千丈之淵。久久乃不見底。見女忽獰視神威。懷然女軀爲之化。立嗒然整書。不敢仰視。玉兒至黠悍。爲推案墮其管。則疾拾之。并銅尺寘之懷中。翻書誦聲大作。似甚矜其意得。女勿敢聲。師熟視之。亦若無覩也。

師者籍錢塘五十許青一衿自謂以其才博通籍不難所以遲遲者故合龍頭屬老成之謬然師命自貴而境則齋單門八口乃不能不仰給於青甌一片雖非師素志然得之則甚喜過望居梁翁家尋年課讀外兼爲翁治庶務平日至知事上視梁翁之尊如天神顧梁翁而外則又悉加蠟棄如奉一神教之信徒上帝而外無論何神悉爲撤旦獨有一人較梁翁之位望爲尤尊卽師亦不敢不頂禮其人卽爲主婦夫人年事旣少容色尤冶梁翁常屈意下之梁翁旣然何論乎師每對越夫人顏色則屏息惶悚至於萬狀玉兒者夫人所愛頑而黠窺知師狀酷畏其母則漸輕師不置意而夫人又故縱之每得過少見譴訶輒奔訴其母夫人果盛怒立誓師無狀不知恩感輒使婢媼傳懿旨申飭又故嗇其膳服役給使皆斬之於是師一日責玉兒而茹苦萬狀至於經月不已師知其鋒不可擗乃亦下玉兒曲意優容恣其憇跳夫人意平膳給乃稍稍豐師則大意得顧師者尊嚴人也平日之對塾兒尊乃無上茲一旦失其威力如何可甘夏楚塵封技無所施覩之益悵惘不已無已惟有用珠兒及貞婉之身爲其快意之具譬之獨輪薄笨之車通衢之上輒爲馬車所辟則惟有擇僻經小道快意疾馳而已居久之

珠兒及貞婉乃益苦。

師沉沉而思。持旱煙管。長可三尺。有咫。爇火吸之。噴薄如雲。時誦聲聒耳。玉兒之聲尤高。裂喉狂喊。而因注窗外之蜻蜒。視其翼黏蛛網之上。擺擲不脫。則大樂而笑。師獨坐無聊。睡魔乃排闥而至。以師故。善睡。晨來啜粥。旣飽。目輒瞢然。首俯胸際。似已入夢。玉兒大喜。思弄時至矣。然此或爲僞睡。乃故擲其硯盒。作聲以驚之。師不寤。鼾且大。作玉兒喜。一躍離案。趨趣至師傍。袖中出玩具無數。一一詳審。思何者可以加之。師身已忽檢得一物。則寸許爆鞭。已爇殘矣。以梁翁故湘人。湘人家多貯此物。不審玉兒於何許拾得。之。乃貫以針插之。師煙斗之上。徬徨四顧。見事已畢。乃立逃歸座。反顧珠兒。獨拈管。若有所思。書秩之上。陳素紙一方。實則珠兒何思。特思昨日之夕。送婉姊歸時。行經一處。蕭葦蒼然。眉月如畫。冥目一思。則歷歷湧現腦際。乃思圖而出之。顧不知畫法。於何許。著筆。乃爲可也。構思未畢。而砰然一聲。發於師坐之側。蓋煙火已爇。爆鞭之藥線巨聲立發。師驚欲顛。立擲其菸管。愕跳而起。張皇四顧。尋此聲所由來。珠兒無聲。仍視其書。貞婉驚甚。色變。玉兒故莊其色。若無事者。

師盛怒欲瘖。瞪目視三兒。玉兒笑以目睨珠兒。珠兒首益俯。師意得之矣。乃益怒。珠兒以目旋俯身拾煙管去管尺許。乃得一爇餘之爆鞭。師顧珠兒曰。此汝物耶。珠兒微應曰。否。師怒叱曰。若然。此物何自來。珠兒外貌殊文弱。乃好弄。至此。珠兒紅漲於頰。目含淚。欲滴。貞婉曰。非珠兒他也。語時乃微睇玉兒。師怒曰。無與汝事。汝自讀書明當易生書矣。時侍婢坌入言飯矣。得此一語。師乃立釋其怒。遂各就飯。貞婉者以附塾故貼半膳。午膳例偕師及兩兒共食。然玉兒往往以供師饌。劣自入內就餐。師亦弗禁。以師此時固以耶蘇基督上帝之驕子視玉兒矣。

餐畢。師例偃臥於牀。作午憩。以師年事固老。筋力不耐。久坐。此時得縱諸生小嬉。而玉兒者方就母索糕餌。飼其所愛之雀。故不時至庭中。乃餘珠婉二人就樹根而坐。此時兩小依戀爲狀。至樂。珠兒少貞婉一歲。才十一齡也。顧狀枯寂若老人。時時引目遙盼。凝思。至深容故。姣好特慘白。少華舉止言語。無不呈老成之態。而孺子天真爛漫之狀。乃漸滅。都盡。坐時欠申微呻。厥狀大類成人女則。視之至適。女亦初不能言。其所以然。但覺與珠兒處心乃甯貼無倫。卽不共嬉。而安謐已極。有時珠兒失手。誤碎貞婉之書。

而女亦不怒。師詰之。則以己對。雖受撻。勿怨也。而珠兒覩女受責。乃泣不已。女初不泣。視珠兒。泣乃亦泣。然其泣初不以楚於撻。特珠兒一泣。則已淚亦簌簌而落。凡此諸端。時爲玉兒所見。則奔告其母。謂鄰家阿貞方與珠兒對泣。必珠兒侮之。而母乃責珠兒。謂其凌人。珠兒飲泣。弗敢辯一語。此時女兒珠兒。喟知以頃間之故。則溫語曰。弟我銅尺弗可得矣。珠兒愕然曰。何也。女曰。爲玉弟拾得。懷之去。然弟亦弗向索。我固弗欲之矣。珠忽負氣曰。否。我必向索得之。我以與姊。乃爲彼攫之去。我殊弗甘。貞婉笑以手撫其頸際。曰。我問弟。昨歸不見。責否。我夢乃大。奇似弟。偕我道行。乃遇狼也。我思夢殊不佳。然我母固言。夢弗可信。所夢如何。乃適與事相反。然則我夢見狼。又將得何物耶。珠兒微笑。以目視貞婉。忽吐一言。曰。我愛姊姊。殊美甚。繼乃無言。貞婉色忽頹。怒以目。久久不語。珠兒弗審。視貞婉怒。則沮喪欲哭。曰。姊亦怒我耶。我無一事。迕姊姊。欲胡爲者。恣爲之。特弗怒我。姊怒我。異日。欲探雀巢之卵。或折花供簪鬟。不無人爲姊爲之耶。貞婉回面。然仍以手撫珠兒。曰。弗言矣。弟今日書熟。未。室中煙芬已烈。先生不久當起也。

此小室中秋陽微燠風日殊美而自塾師視之則不啻爲犴狴之亞。塾師平生於書初不務觀覽以一衿既青則萬事俱了更多讀書胡爲顧有時梁翁偶至亦強爲吟諷之狀執書於手瞪目兎視不知者殆謂此書必出自塾師仇人之手實則塾師素狀如是良不爲異特有一書爲塾師夙嗜者以塾師五十入泮時方肆誦此書一旦豁然乃獲其益因感此書恩意有同骨肉坐臥與具每一展卷肅然如對越羹牆諸生於是時亦不復覩塾師無憊獰視之狀則各治己私珠兒復續其畫顧手腕不從其指使畫成乃彌不類樹粗如兒臂枝皆臃腫畫葉皆作巨點淋漓彌紙狗巨如馬張喙似欲噉人中繪二人巨過於馬特修短全不合度面巨而身纖肩上如荷一首一作貞婉之形回首欲語而頸乃離其腔畫己形以手牽女衣而數之指僅得三指貞婉閱之乃幾笑失聲以巾掩口局局不已珠兒復索筆書字一曰梁珠兒一曰秦貞婉貞婉雅不欲署己名急反身貞婉坐珠兒前奪其筆筆落墨汚所繪貞婉之面殆遍珠兒愀然亟以袖拭之屢拭終不去乃暗牽貞婉腕低語曰姊必還我所繪之姊面不然我亦以墨塗姊面貞婉搖首珠兒果取筆塗其眉際作巨點貞婉佯怒反面不復顧珠兒珠兒潛取巾自後拭之貞

婉。奪。其。巾。擲。之。地。珠。兒。無。如。何。貞。婉。徐。自。起。拾。地。上。巾。拭。眉。際。墨。淨。擲。巾。案。次。回。顧。珠。兒。嫣。然。作。巧。笑。珠。兒。乃。喜。

此。一。雙。翠。羽。啁。啾。枝。頭。方。演。一。愛。河。初。漲。之。劇。而。塾。師。讀。小。題。文。萃。其。興。亦。至。烈。顰。眉。搖。首。備。諸。醜。狀。顧。念。字。絕。艱。每。遇。奇。字。筋。漲。於。額。似。從。字。溝。中。力。躍。而。過。每。篇。終。則。深。自。慶。幸。以。爲。幸。不。蹉。跌。故。殊。無。餘。力。視。三。童。作。何。狀。玉。兒。殊。不。耐。以。二。人。相。嬉。初。不。顧。己。尤。恨。貞。婉。與。同。坐。處。乃。不。假。以。顏。色。媚。嫉。之。心。如。潮。而。上。玉。兒。才。九。齡。機。詐。乃。類。成。人。梁。翁。二。兒。質。皆。天。賣。以。玉。兒。之。頑。狡。持。較。珠。兒。聰。睿。亦。正。相。似。乃。背。道。而。馳。各。極。其。所。至。而。結。果。遂。以。大。異。玉。兒。百。計。欲。醒。其。師。顧。師。讀。方。酣。不。顧。玉。兒。無。策。則。僞。爲。冷。笑。聲。嗤。然。師。立。覺。舉。目。視。三。童。貞。婉。肩。際。墨。痕。猶。隱。約。可。辨。師。大。怒。擊。几。以。夏。楚。如。撻。鼓。罰。貞。婉。面。壁。立。貞。婉。大。惶。遽。賴。絳。乃。上。徹。鬟。際。遲。迴。不。肯。立。顧。師。促。之。行。不。得。已。離。坐。面。壁。立。回。盼。珠。兒。目。光。中。似。怨。似。被。此。時。珠。兒。心。恨。玉。兒。頑。特。又。不。欲。直。白。於。師。且。白。亦。勿。直。以。師。固。袒。玉。兒。者。復。虞。貞。婉。以。己。故。受。過。果。緣。是。啣。我。者。則。必。將。絕。我。不。復。與。我。語。如。是。我。又。安。樂。耶。

數小時之光陰。至易度亦至難度。最易度者迺在塾。師嗜酒好劇飲。初就館例不得醉。則甚以爲苦。思此事屬主婦。乃舉力以媚玉兒。主婦果喜。發令罰庖。每夕進西席酒。不算爵。著爲例。師旣膺殊施。盼望晚餐之殷。乃甚於往日。而珠兒今日以貞婉受責。故殊局促不自安。乃彌覺此半日爲難過。兩兩背馳。不可同語。然光陰先生爲世間最堅剛不屈之人。竟夷然馭此。日輪而去。冥色四上。殘霞滿天。師旣放館。玉兒距躍而入。貞婉挾書亦行出塾門。可數武。珠兒微呼曰。姊歸耶。貞婉回顧。忽慄然若不釋。不發一言。逕出。珠兒太息。仍作成人之狀。曰。噫。此胡爲者。

貞婉獨行。心中固恨珠兒不應貪嬉。乃令我蒙此羞。而曠曠之師。又故與人以難堪。面壁。至二刻之久。此羞誠不可滌。然彼玉兒又胡爲者。且行且思。旣又轉念頃之對珠兒。殊太冷酷。想彼必不堪。珠兒固善哭。我乃不知所以慰之。又從而故箸之。則我爲過矣。思極而悔。方欲反身行更視。珠兒作何狀。乃聞有若哭若笑之聲。出其前者。呼曰。姊。視之。珠兒。川。敢從間道馳出其前。已立候矣。貞婉無語。珠兒。仍執其手。笑曰。姊。固。言。不。怒。我。胡。又。若。是。雖。然。歸。矣。我。仍。伴。姊。行。也。

評

詳審塾師之爲人。健飯善飲。詣媚之外。無他長。然而猶能讀小題文。寢饋其中。若有餘樂。是固猶愈於飽食終日而無所用心者。

敍塾師乃連及梁翁家事。袞師嬌兒季長挂杖。蛛絲馬迹略有可尋。差具匣劍帷燈之意。固知瑣瑣家常。絕非閒筆也。

塾中畫圖時。是如何光景。出門執手時。是如何情態。蓋混沌初鑿之候。耳鬚撕磨。皆帶稚氣。天下癡兒騃女。固多何處。尋此初出茅廬第一幅之小影耶。

第二章

寒威頗峭。爐中獸炭方燃。據其傍一溫榻坐者爲梁翁。梁翁鬚如虬。狀至剛猛。垂老猶不殺其武概。時則搓手而坐。引目四盼。微語曰。阿玉胡往。是兒殊慙。跳然其母語未竟。陡聞推扉之聲。續曰。何如者。則夫人入矣。夫人年逾三十。裝服猶妖冶如二十餘人。塗澤明麗。特顧盼間。威棱四張。卽梁翁對之。亦時時屏營弗勝。罔論其他。夫人旣入。凝視梁翁有頃。徐曰。汝謂玉兒何如。余思汝亦殊憤憤。遇玉兒輒無善面目。愜汝意者僅一。

外。姓。子。耳。梁。翁。聞。語。大。皇。遽。則。四。盼。局。促。曰。夫。人。弗。爾。此。言。詎。當。輕。出。之。口。幸。屬。垣。無。
耳。弗。然。殆。矣。夫。人。微。笑。雖。笑。特。微。動。其。櫻。唇。眉。字。輔。頰。仍。一。爲。嚴。冷。之。狀。則。名。之。爲。笑。
實。爲。匪。當。續。曰。我。固。不。言。卽。言。人。亦。將。詆。我。以。爲。袒。己。子。實。則。阿。珠。良。非。佳。年。事。非。幼。
嬌。弱。乃。如。垂。髻。之。女。幾。會。見。起。家。行。伍。以。名。將。著。者。乃。有。此。兒。老。兒。汝。殊。自。喜。不。知。人。
之。議。汝。後。者。已。無。數。汝。能。禁。我。弗。言。亦。能。止。衆。口。之。沸。耶。梁。翁。無。語。傾。聽。似。甚。屬。耳。然。
翁。固。拙。於。言。詞。又。魯。魯。心。計。不。若。夫。人。工。往。往。家。庭。之。間。夫。人。一。言。卽。著。爲。令。梁。翁。卽。
有。未。可。亦。無。敢。抗。辨。斯。時。以。茲。事。體。大。固。不。敢。拂。夫。人。然。不。得。不。爲。深。沉。之。思。著。者。曰。
梁。翁。手。足。胼。胝。垂。數。十。年。身。裹。金。創。非。一。特。未。嘗。一。勞。其。腦。斯。事。當。爲。其。決。大。計。定。大。
謀。之。第。一。事。眉。顰。蹙。欲。合。爲。一。苦。拈。其。鬚。仍。無。當。則。取。煙。吸。之。俄。頃。間。烈。熾。梁。翁。意。得。
於。是。發。言。之。時。乃。至。曰。夫。人。我。意。聽。之。佳。也。語。已。則。復。吸。其。煙。一。若。其。發。音。之。管。迺。如。
汽。車。之。機。非。力。燃。之。殊。不。爲。功。煤。力。既。足。而。第。二。語。出。矣。曰。卽。如。夫。人。指。當。何。如。者。矧。
是。兒。尙。幼。語。至。此。咄。然。不。復。聲。若。沉。身。深。淵。久。久。乃。無。一。語。特。力。吸。其。煙。不。已。夫。人。他。
顧。作。冷。澀。之。聲。曰。今。時。固。幼。他。日。或。非。幼。果。一旦。自。審。其。身。世。者。老。奴。汝。頭。復。何。足。研。

語意斬絕而銛利。梁翁霍然若夢醒。目乃逾張。此狀卜之。知其中心已懾。卽曰。然乎。則何如者。夫人不應。梁翁詢至再。夫人斥曰。汝言聽之。則聽之矣。復呶呶胡爲。果我爲汝者。則語至此。遽咽回睇。翁而笑。梁翁狂喜。以手撲其裾。作柔聲曰。恣言之。須知我非有愛於彼其之子。特恨時一失策。又未娶汝。乃至如此。實則余心亦知留之爲非良。夫人曰。若亦能爲此言乎。曷逐之。梁翁搖首曰。此策殊下。果爲之者。將不見直於鄉里。人言可畏也。夫人聞語亦顰其眉。久久乃曰。余當就梁貴謀之。梁貴多智人也。以彼之智。殊出汝上。語已立起。亭亭自入。梁翁仍吸其煙。然時時見其搖首自語。偶值塾師。塾師亦爲大訝。

急景催年。淒風送歲。時復雪花如掌。紛落蘆葦間。村居氣象。乃至蕭索。獨有一日梁翁之家。盛事掃除。童僕皆新衣冠。或拱立。或奔走執事。狀至擾攘。村人一覽。卽得知爲梁翁生辰。梁翁者。幼而孤露。不能舉其父母之名。特憶姓爲梁而已。生辰月日。乃茫焉。總鎮遼西時。入一幕賓言。卽以東坡生日爲生日。梁翁喜誌之。不敢忘。於是年年此日必治筵款客。卽近鄉居。亦無改其例。特賓至。殊少。梁翁此日。亦頗抑抑。無歡。獨夫人欣然。

指揮梁貴。盛事鋪張。興采烈於往昔。乃不至夕而禍作矣。

午間席具。賓客酣呼於堂。梁翁躬自酬酢。觥籌交錯。移時席撤。梁翁玉山頽矣。梁貴扶掖至書室。小憩旋即去。梁翁自審已醉。而客未散。虞將慢客。思呼塾師。至令其代己。顧視梁貴不知何時已去。力自支厲。欲起。顧乃弗能。不得已復睡。陡覺渴甚。思飲。乃揚聲呼梁貴。不應。忽聞屏後衣裙縹緲聲。梁翁以爲夫人也。曰。夫人。盍命梁貴以茗至。仍弗應。梁翁怒甚。顧無如何。頃之門啓。珠兒捧蓋入。微呼曰。阿父茗至矣。梁翁懵騰間。卽受飲之。揮手令退。珠兒出。復至夫人室。卒覩梁貴據粧臺坐。夫人自後以手撫其肩。交耳作語。殊悶。悶不可辨。珠兒固幼。然目擊此心。乃怦然亦微覺。則赦赦而立。夫人回顧曰。若復來何事者。珠兒曰。阿父須茗已送去矣。夫人怒以目斥曰。送去即可。復何絮絮。小妮子好多言。爲事匪佳。汝出。汝更多言者。法當笞。珠兒唯唯。退至門外。玉兒驟來。捉其臂曰。珠兒。盍往觀吾鳥。我鳥三牡二牝一。乃據一籠狀至可觀也。珠兒目視鳥。心中微微自語曰。頃間究爲何事者。與此得母類耶。

酒罷客散。園室皆寂。僕輩已勞頓。故皆爭欲得睡。獨梁貴蹀躞廳事間。若有所待。梁翁。

醒未解亦未御餐扶掖入內室寢未安席忽腹痛欲瀉亟如廁乃瀉不止夫人大驚亟命梁貴往延醫梁貴噉應奔出漏三下醫至梁翁已起臥數十反喘如牛碩容驟削目內陷珠兒傍侍側怛惶欲哭醫診視已言爲中毒巴豆也爲量頗重治稍遲法不救夫人聞言益驚喟曰天乎誰爲此者乃有此辣手聞之令人心腐梁翁不語而合其目喘益急夫人平日嚴明如聖神至是乃恆怯欲啼宛似素未經事之弱女梁貴攬言曰夫人今茲以醫爲急外此則策當拷訊廚人僕思是毒品必雜入餚饌中耳夫人無言領之似傍徨無主者梁貴立命廚人至集訊之皆弗承且謂供客餚饌啖者非一胡衆人未病而獨病主人此理至明無涉吾輩夫人聞語顰蹙然仍弗釋廚人一竈下婢忽發聲曰夫人當思今日主人曾獨啖之品則得之矣梁貴忽曰然然主人今日固嘗偃臥書房中也卽馳去頃之持一盞至茗已無滴瀝而巴豆之滓猶存夫人盛怒顏立頰叱使珠兒長跪發聲斥曰劣種進茗汝父者非汝耶珠兒不解特戰慄而應曰然曰然則汝胡毒若父珠兒哭曰兒不知毒且茶乃母授兒者語未已一杖飛至撻其首珠兒遂仆夫人復猛撻不已斥曰曳之去梟獍乃欲賊其親耶僕婢皆相顧無策珠兒亦不復

能哭。仰而似暈。一婢憐之。乃負以寢之於牀。

越日。梁翁病不少減。有時神旨囁語。聽之皆殺人。越貨事。顧病榻之傍侍者殊鮮。以梁翁故。多疑。平日夫人外弗使家人近其側。即女婢弗得命。弗能擅入其室。已成例矣。且馭下嚴。男女僕役祇有畏威。初無懷德。緣是總總近之者僅有一夫人。而夫人又倥偬治家政。時與總管梁貴語商略內外。蓋時迫歲暮。無問城居鄉舍。百務叢脞。亦逾於往日。固無怪夫人之鮮暇。於是梁翁病中。乃至稱藥量水。亦乏料理。玉兒仍入塾。貞婉每至輒不見珠兒。則亦微詫。私擬以爲必病。然亦不敢詢。玉兒以玉兒狡黠而慾跳詢之。亦殊無當。則邑邑不歡。亦遂病不復入塾。珠兒自受痛撻傷首及臂。輾轉牀褥間。飲食亦不時。至病益劇。昏暈已兩日矣。一日少醒。則合目呼父。淚已緣頰而下。念方受撻時。至今殆爲三日夜矣。父病已痊耶。恨無人以此告我。父病云自我顧我又安知者。卽阿娘痛撻亦不爲過。特父病可慮耳。思極支厲欲起頭楚甚。復臥斗聞。內室有低語聲。珠兒心喜。思父病殆瘳矣。不則語於房中者爲誰。吾書至此。不得不爲讀者一寫梁翁之臥室。室兩楹。一作夫人臥室。珠兒則臥之外房。相隔僅一簾。平時由外入室者必先經

珠兒臥處。茲時珠兒念父甚。必欲一起。以覩父狀。於是葡萄而行。以尪弱故。行絕輕數步。已搖搖欲仆。乃急據門次。以手揭簾視之。語者非他人。蓋爲梁貴父臥處。牀帳四垂。絕不聞聲息。案次銅爐用以溫寢者。爐火已燼。夫人坐窗畔。以一手掠鬢。睨梁貴而笑。地下遺巾一夫人物也。梁貴亦笑。俯身拾之。夫人微以蓮鈎觸梁貴之頤。卒覩珠兒。兩人皆微愕。梁貴立奔觸珠兒軀。珠兒立仆。梁貴去已渺。夫人初頗怒。然心亦內媿。則抱之起。寘之於牀。珠兒無聲而泣。夫人目憚之。珠兒遂不敢泣。以被蒙面而臥。

梁翁病十餘日。病勢固劇。幸軀幹健。卒乃戰勝。病魔驅之出舍。半月後。已杖而能行。自是梁貴亦不復入內。夫人待梁翁乃婉媚有加。梁翁之樂幾謂非此。一病殊不足見伉儷之情深。則病之於我。殊爲良友。一日擁裘偃坐。夫人方手調薆湯。且調且微歎曰。今日日飲寢。猶不驟健。設當日不飲茗者。則爲益良多。梁翁微愕曰。茗耶。茗何與我病瀉症。初不必由茗也。夫人冷笑曰。若胡知。若謂茗固但茗而已耶。設入毒品者。奈何梁翁大詫。思夫人之語。頗奇特。乃窮詰之。夫人不答。梁翁堅詢不已。且謂果不言者。力足使我復病。夫人始歎曰。我本不欲言。以傷汝心。茲汝乃迫我至此。且我思果不言者。爲患。

方未有窮今不得不言矣若寵好兒子乃彼不知感因而毒汝言之使我至今心猶爲悸十二齡童子凶殘至此梟鳥破獍無是烈也梁翁張目曰誰誰趣言之夫人故呐曰珠兒耳梁聞頹然倒椅中面灰白不能出一語

評

鵝雛爲稗官言家輒好入雋傍冷繞之筆自謂此訣實得之英文家却爾司迭更司氏往往卽物據情深刻入微草木花鳥皆能開口衣履几席不難作語余謂施之中土文字微嫌非類鵝雛曰余取其奇恣詼諭而已類與非類正不足計但食江瑤何愁發病余亦無以難也

鵝雛不甚喜爲定情之作偶涉微襲尤怫然拒不入目茲篇敍梁氏婦乃稍稍粧點眉挑目語間矣雖復手揮目送意在筆外犁泥地獄之墮正復難免鵝雛曰衆生盡入犁泥我獨不入亦復何樂余尤無以難已

第四章

梁翁震怒氣塞喉。頑疾上湧喘聲大作。幾欲填咽而死。經夫人爲之按摩。始略平。夫人。

則。茲。然。欲。涕。曰。君。無。自。苦。兒。子。不。孝。天。命。耳。且。珠。兒。固。幼。未。識。道。理。君。亦。當。寬。之。適。我。言。太。過。致。君。如。是。暴。怒。是。誠。余。罪。梁。翁。面。作。鐵。色。曰。夫。人。弗。言。我。能。宥。之。彼。不。更。宥。我。矣。立。呼。珠。兒。珠。兒。病。少。瘥。方。偃。息。於。牀。聞。呼。嗽。應。支。撐。而。入。目。梁。翁。復。目。夫。人。芒。然。不。知。所。爲。梁。翁。大。叱。曰。趣。跽。珠。兒。立。跽。呼。曰。阿。父。梁。翁。摑。以。掌。珠。兒。庭。瘦。慘。白。之。頰。立。作。紅。痕。然。猶。弗。哭。俯。首。而。跽。夫。人。曰。珠。兒。汝。好。自。承。以。若。所。爲。果。成。人。者。當。置。之。於。理。碎。割。無。赦。茲。若。父。寬。汝。汝。好。自。承。弗。更。觸。若。父。怒。珠。兒。失。聲。曰。母。兒。弗。知。也。梁。翁。斗。起。坐。間。蹴。以。足。顙。數。尺。外。梁。翁。故。多。力。雖。病。良。劇。特。此。時。盛。怒。則。病。亦。若。失。珠。兒。伏。地。泣。不。成。聲。梁。翁。取。煙。管。痛。抉。之。於。是。珠。兒。泣。聲。間。以。梁。翁。之。哮喘。喧。闐。一。室。婢。媼。皆。奔。入。但。遙。立。戶。外。勿。敢。勸。夫。人。起。一。手。掖。梁。翁。按。之。坐。徐。曰。弗。更。抉。之。奚。益。此。皆。若。平。日。寵。之。之。過。須。知。恃。寵。而。驕。不。如。其。意。則。陰。謀。起。矣。天。下。大。抵。如。是。君。不。自。責。乃。責。此。兒。梁。翁。厲。聲。曰。我。過。我。過。夫。人。弗。更。誚。我。視。我。立。逐。此。不。肖。於。是。大。聲。呼。梁。貴。夫。人。以。事。已。妥。帖。亦。卽。甯。靜。不。言。有。頃。梁。貴。入。垂。手。待。命。梁。翁。命。牽。珠。兒。去。逐。之。門。外。卽。弗。復。問。珠。兒。泣。甚。哀。梁。翁。譬。益。亟。夫。人。亦。彈。淚。歎。曰。珠。兒。行。也。我。至。不。捨。汝。特。若。父。盛。怒。

命不可違。若年已十二爲人傭。不患無噉飯處。更數月。若父意平。卽歸未晚。嗟乎。珠兒我固不能舍汝也。語至此亦嗚咽。以帕拭淚不已。顧夫人之哭愈摯。梁翁之怒愈烈。珠兒呼曰阿母。阿父兒語至此氣咽幾仰。而梁貴已如主人。指捉珠兒臂出矣。

珠兒被逐立而長號。知此世界中無我父母矣。時則朔風如刀刺膚。欲裂天地。黯澹道傍枯樹僵立似憫其無告。相向含愁。而第一入珠兒之目者。卽爲自梁宅至貞婉家之道。珠兒昏憊中似見貞婉挾書包。姍姍自道中來。卽慘呼曰。婉姊弟無家矣。張目立審。其非則號咷不已。鄰舍戶咸嚴閉。道上乃寂無人。獨一牧兒被短褐。方牽牛自田次飲水歸。一手曳繩口。則咀嚼其新摘之梨。翕唇作嘯狀。似甚樂。卒覩珠兒。嘻曰。若哭胡爲。亦得梨耶。珠兒不答。但微搖其首。牧兒曰。未得耶。若然。汝父母必不如我。父母善我。每日牽牛出。父必賚我兩梨。果刈稻勤者。尚有他賜。汝乃無之。語次。則慙跳曰。阿父兒歸矣。卽至數十武外。一草舍中。有一斑髮黧面之老農。推扉四睭。口中似微微自語曰。耕田不及當兵樂也。牧兒曳牛力奔。老農張目而笑。

珠兒覩此中懷不審。何故忽觸異感。心中謂此非人子耶。而何以思至此。則不復更能。

忍。乃。亦。掩。淚。而。趨。此。時。悲。苦。交。并。行。時。初。不。辨。徑。特。信。足。所。至。梁。家。固。渺。親。戚。故。舊。有。之。亦。率。城。居。又。皆。疎。遠。非。至。親。珠。兒。心。中。乃。不。知。何。適。而。可。躡。躅。間。斗。一。仰。視。已。至。秦。宅。之。畔。初。不。自。審。胡。以。至。此。或。曩。時。日。日。伴。貞。婉。返。行。之。既。數。則。唯。此。爲。熟。路。乃。不。期。至。此。心。中。固。念。貞。婉。自。被。創。後。乃。久。不。與。面。不。審。其。居。家。耶。在。塾。耶。爾。時。僵。臥。牀。次。合。目。卽。夢。與。貞。婉。嬉。醒。時。張。目。四。眄。覓。之。不。得。似。聞。人。言。貞。婉。小。病。則。心。中。微。樂。謂。吾。病。而。渠。亦。病。則。亦。可。不。至。塾。庶。免。渠。一。人。爲。玉。弟。所。凌。侮。也。心。中。軸。轄。首。及。其。父。次。卽。貞。婉。顧。此。時。行。抵。其。家。乃。趨。趣。不。敢。逕。入。垂。首。自。念。果。婉。姊。不。家。居。者。或。且。更。爲。人。所。斥。逐。欲。決。去。初。不。知。將。何。之。心。中。尤。不。能。忘。貞。婉。於。是。倚。牆。而。立。掩。袖。微。泣。泣。少。時。雙。扉。陡。呀。然。闢。一。中。年。之。婦。外。晒。曰。誰。耶。乃。泣。於。我。戶。視。珠。兒。衣。尙。楚。楚。眉。目。姣。好。而。色。慘。喪。曰。汝。乞。兒。耶。腹。餒。不。得。食。耶。然。殊。弗。類。珠。兒。聞。語。益。縱。哭。忽。一。女。郎。之。聲。曰。母。乎。此。何。事。天。乎。此。珠。弟。也。

秦。母。聞。語。愕。然。貞。婉。已。自。其。母。身。後。力。奔。而。出。捉。珠。兒。袖。曰。弟。弗。哭。然。胡。以。來。此。則。以。巾。拭。珠。兒。之。淚。珠。兒。遽。以。首。偎。貞。婉。肩。暈。矣。秦。母。詫。曰。此。何。事。此。兒。卽。梁。氏。子。耶。貞。婉。

微呻曰。然暈矣。母盍助兒扶之入。秦母無語。以臂承珠兒背。貞婉掖之同入寢之竹牀之上。貞婉搓手四顧曰。母乎。何許可得漿者。秦母顰眉曰。阿貞殊多事。然老母亦不忍此兒漿。即可得。語次則入廚下。爇火沸水。貞婉視珠兒頰上。擗痕猶隱隱。顧次墳起作巨塊。血泄出。則搘之以手。而淚續續。乃奪眶而出。珠兒衣單驟受。朔風已中寒。觸貞婉手。如以指撥冰也。秦母旋至。手沸水一盞。授貞婉。貞婉飲珠兒。此時珠兒已微醒。遂受呻。盡一盞。張目顧視哭曰。姊我茲在。何許貞婉執其手。復撫其髮。少時曰。姊家也。珠兒忽微笑曰。姊乃有家。然我無家矣。貞婉詫曰。何也。珠兒止淚。一一語。貞婉以被逐之故。且語。且呻。貞婉則坐榻傍。堅執其手。聞語至誠。愕不已。秦母視此二雛。狀至親愛。忽復微喟。然亦弗語。但以目注視。二雛冥想似癡。忽聞貞婉呼曰。阿母。此事乃大奇。珠弟爲其父所逐。弗令復歸矣。母曰。何故。貞婉曰。其故。我亦弗審。特珠兒謂其母責其以茶飲。父病。罪在弗赦。故斥去不更承爲子。且言行時。梁貴曳其臂。顛頓而出。梁貴力巨。珠兒臂骨幾脫骱。今猶隱隱作痛。噫。此何如事。母謂梁家人。不甚惡耶。母歎曰。然。然梁家固多惡人。雖然。此可弗言。特此童子將如何。我視此兒似非梁氏子。然梁翁安得。

有此子。面目殊弗類。貞婉笑曰。母瘋耶。明明梁翁子。胡言非類。且母平素不出戶限。又何從識梁翁者。秦母笑曰。兒弗煩言。汝輩當饑矣。言已。卽復入廚下治餐。仍自語曰。決非決。非此兒。非梁氏子。食之固當。

秦母旣入室中。僅珠婉二雛。貞婉以目盼珠兒。微蹙其頰。笑曰。弟胡弗拜我老母。珠兒曰。然竟忘之。特我首楚甚。殊不任起。則以手索貞婉手。貞婉授之。珠兒曰。我殊不審。頃間似睡。實則我固楚甚。惟惘惘然行不見。一人心中亦不覺楚。迨一見姊似已至我家矣。驚懼已忘。則百痛交作。昏然竟不知人。且姊又胡知我哭於室外而出視。貞婉笑曰。弟真癡矣。嗣後至我家。當疾叩門。則姊自出應。勿徒倚壁而哭。珠兒愕然。微語曰。嗣後至姊家。然從今弟已無家。則復胡能至姊家者。貞婉搖首曰。無家胡害。姊家非卽弟家耶。珠兒曰。否。姊言我殊勿信。男子胡能依女子之家。此事我早審之。卽如我母固自有手。自理其襟。微語曰。弟勿亂語。我與弟又胡能比之。若父若母。珠兒忽悟。亦微羞。迴面向壁。曰。姊言然。我特偶思及之耳。然姊母來矣。

秦母治餐既貞婉則助之佈碗箸。遂呼珠兒進飯。珠兒此時已能起。仰首向秦母曰。母我當以何名稱母者。我憊甚。乃未拜母。然姊呼母以母。則我亦母母矣。言已。卽踴神態。乃類成人。秦母初似不慊於意。然視珠兒婉變之狀。心亦爲動。則笑掖之曰。郎姑進食。更言其他。於是三人遂飯。一母而二雛也。飯次。貞婉殊樂。進食乃多於往日。旋曰。母今茲珠兒無歸矣。兒意母當留之居我家。母愀然弗聲。貞婉遂亦不敢更語。卽輟匕而起。夜分。秦母仍燃燈而織。貞婉則展其書。此爲母女歷日之課。寒暑初不少變。貞婉取書忽憶一事。詢珠兒曰。弟居梁家亦夜讀否。婉兒曰。未也。我固思讀。乃母不允給燭。且時使我伴玉弟嬉以玉弟時擾母。母喜獨居一室。則以我伴玉弟。貞婉笑曰。若母乃大異人。殊不類我母。然弟今夕可讀矣。我母爲我購孝經一冊。我讀書少。苦不能上口。弟亦曾讀之。未珠兒欣然曰。讀也。曰。如是可教我。於是二雛並坐。貞婉先讀。偶有誤。珠兒輒自誦。以正之。遇所領解。復口講指畫。以告貞婉。是時秦氏之家。春盎於室。覺竹籬茅舍而慈祥之氣溢。著者曰。天下極樂世界。固在華門圭竇。而不於朱門。若畫棟連雲。而乖戾之氣滿之。亦復何取。梁翁之家是也。

漏二下。珠兒以額痛先寢。初秦母欲爲珠兒另設一榻。貞婉執弗欲言。願從母寢。而已榻寢珠兒。秦母亦遂聽之。珠兒夢中輒驚囁。呼阿父阿母。又呼痛。間及貞婉。則呼婉姊。貞婉聞之。輒輶讀。怔怔若有所思。夜半母女始寢。而珠兒睡已酣。貞婉陰念珠兒居此。母意似弗欲何耶。如吾意。則願得與珠共讀。至於老死。思至此。被甚。以被亟蒙其面。實亦不復成寐。破曉秦母先起。治早餐食二離。已。秦母曰。今茲郎可行矣。我非逐郎。然郎居此殊非便。設郎父母以詰我者。我將何辭。貞婉呼曰。母。秦母怒。以目曰。妮子。胡知。染家。非他氏。果使非梁氏子者。我卽留之。何害。今梁氏子必行。言已。自入珠兒癡立。以手理襟。曰。行也。我固知當去。阿父且不留我。何問他人。回首面貞婉。曰。姊吾去矣。貞婉見母怒。已淚不可仰。聞珠兒言。立哭。曰。珠兒弟若行。我願與弟偕。珠兒笑。曰。姊不有家耶。從我何爲。我行將入城。依我父之友。言已。卽出戶。爲狀仍如老人。貞婉遽倒於榻以巾掩目。嗚咽不已。珠兒回首微喟。曰。姊弗哭。我行卽歸也。陽光初升。薄霧已散。珠兒出戶。四盼。欲覓入城之徑。所由然苦無人蹤。於時天仍嚴寒。霜着地。如撒鹽。乃有吟諷之聲。自遠而至。珠兒詫曰。何耶。

評

口蜜腹劍足以殺人於不覺。梁氏是已。我聞婦人之行真悍者必僞仁。真淫者必僞貞。真忍者必僞愛。一身而三善備。不圖於梁氏見之。要之梁翁狎暱少婦。遂演此變。枯楊生梯。所以爲家之不祥也。

絞被逐後二離相遇一段。真摯纏綿。却恰如小兒女口吻。所以爲難。

男子胡能依女子之家。卽如我母固自有家。然長日居吾父家。不見我父居阿母家也。妙語解頤。冥目思之。如聞梁燕啁啾。爲之神怡竟日。

第五章

來者爲一僧。黃衲芒履。龐眉如雪。長寸許。蒙然欲掩其睫。口中狂吟。而行步矯健。飄然有出世意。珠兒思呼詢入城之道。然不審其名。虞爲所楚。欲前輒止。僧已覩之。溫語詢曰。郎君爲誰家子。如此嚴寒。乃立道傍。珠兒卒然曰。我乃無家僧。笑曰。郎君弗謗。老僧觀郎君衣履。非乞人子。胡至無家。珠兒曰。然我誠無家。今茲欲入城耳。僧佇立凝視。有頃笑曰。郎君入城。胡爲且胡勿以人伴。郎君行。珠兒悲曰。我父逐我矣。僧大驚。曰。若父

爲誰我意天下當無爲父而忍心若是者珠兒曰我父梁姓居此村中其他則我殊弗知僧搔首踟躇有頃自語曰梁姓居此村中若然非曾爲迤西總鎮梁軍門耶珠兒曰然我聞我父固嘗爲官者僧笑曰是我寺檀越也然郎君語殊支離殆未嘗至迤西耶然則郎君生幾年珠兒曰十二齡也我憶三四歲時曾之一地且語至此乃呐不能出口老僧復曰然則尊翁遂郎君矣郎君入城胡爲我稔尊翁非此間人城中人與往來者殊渺郎君將焉投耶珠兒無語而愁慘之色可掬老僧曰我視郎君年甚稚非宜踽踽獨行者臨安繁囂之地何類弗有誤墮奸人手不可危耶老僧實告汝老僧未濟昭慶方丈僧也偶思閒遊信步遂至西溪不期遇郎君信非無緣郎君盍遂從老僧行老僧當能禮款郎君老僧視郎君慧尙能餉郎君以學問不甯佳耶珠兒仍無語然視老僧善氣迎人度非害己者珠兒固弱齡初無觀人之學不審何故視老僧彌悅若可相依爲命者於是遂從老僧行讀者誌之自是吾書將與珠兒小別蓋珠兒已坐魚鐘粥鼓中與妙嚴世界接矣

梁翁自逐珠兒後數日氣已略平亦頗心悔以爲過忍然無如何此時病已痊可惟精

神。輒。恍。惚。不。甯。以。梁。翁。宵。來。輒。感。異。夢。夢。一。黑。衣。之。人。破。璧。而。入。蛇。行。近。臥。牀。力。掣。梁。翁。之。領。每。宵。輒。夢。每。悸。而。醒。則。一。燈。如。豆。人。影。已。渺。於。時。梁。翁。已。與。夫。人。異。室。居。或。者。醫。謂。老。病。同。室。不。宜。其。軀。命。梁。翁。惜。命。乃。不。得。不。出。此。實。則。匪。是。梁。翁。起。居。別。室。中。已。有。年。日。間。與。夫。人。談。笑。夜。分。思。寢。必。返。己。室。室。常。嚴。鑄。即。夫。人。亦。弗。得。入。鎖。匙。皆。梁。翁。秘。藏。之。不。審。其。中。何。秘。即。夫。人。屢。詰。亦。不。以。告。然。病。中。時。時。聞。梁。翁。夢。囁。有。黑。箱。云。云。夫。人。則。傾。聽。之。或。夫。人。已。洞。此。秘。亦。未。可。知。然。梁。翁。之。嚴。秘。不。洩。如。故。是。時。慮。夢。兆。非。佳。心。至。悒。悒。弗。歡。夫。人。已。覺。即。曰。若。胡。思。果。以。畏。噩。夢。故。者。曷。弗。移。居。此。室。梁。翁。贊。盛。抱。耶。梁。翁。但。笑。復。曰。此。不。宣。言。舍。此。吾。無。不。可。告。夫。人。者。獨。此。秘。萬。不。宜。白。夫。人。怒。曰。誰。欲。調。汝。秘。者。果。弗。釋。於。心。但。嚴。鑄。之。可。矣。胡。必。以。身。守。如。吠。夜。之。厖。趨。爲。我。移。居。不。者。汝。亦。弗。履。我。室。夫。人。盛。怒。之。作。梁。翁。固。不。能。勝。立。唯。遂。遷。臥。具。入。於。夫。人。之。室。晚。餐。已。竟。圍。爐。閒。話。梁。夫。人。笑。睨。翁。曰。汝。謂。我。強。汝。移。室。於。意。胡。居。梁。翁。笑。弗。語。夫。人。煩。忽。絳。淺。笑。曰。老。奴。弗。涉。他。想。汝。病。初。愈。在。法。不。宜。失。眠。緣。汝。屢。噩。夢。意。爲。病。後。心。神。

虧耗之故。余意當以遷爲佳。果病愈者。聽汝復遷梁翁笑曰。夫人固愛我。然語至此頓止。默然若有所思。夫人以肘加梁翁肩。指壁間外洋時計。曰何時矣。梁翁復笑。夫人亦笑。顏忽全頰雙波益明媚。如貯水欲滴。遂寢。果如夫人言。梁翁竟夕安然黑衣之人。不復入夢。如是可數日。梁翁顏益腴。神氣亦復。梁翁感夫人無殊再生。乃置珠兒不復念。日與夫人坐室中。調笑爲樂。玉兒故不悅。學自逐珠兒。玉兒遂不至。塾貞婉又病。塾師長日無事。但有健飯偶聞己聲。亦足生駭。

一日者。梁翁失意之時。至矣。飯後無事。循廊閒行。忽至己之秘室。於是距初遷已匝月。居臘盡矣。梁翁自受夫人教。已置此秘室。勿復念。至是偶值忽思。一入於是。探囊出匙。啓鑄而進。室中塵封已滿。尤有手印數處。見於案上。梁翁麤疎。亦不之異。但奔牀次。探其枕函。頃之縮手。張目大聲而呼。遍體乃慄不可止。梁翁健將。當其鋒鏑如雨之際。初不曾爲是態。今日之狀。足徵其震驚之烈。移時。神復則力投其枕。觸玻璃之鏡。鏡片片碎。盡毀。几案陳設之屬。厥狀如狂。夫人聞聲奔視。掖之出。梁翁憤恨交集。又苦此秘不可告人。荷荷而已。旋即集訊家人。誰入此室者。卒無端倪。

梁翁家故有園卽曩日珠玉及貞婉讀書之所既歲將盡師亦捲帳歸梁翁之禮師初無賓意特蓄之如僕隸師旣寂寥又稔知梁翁家事來歲未必需已於是喃喃嘗梁翁夫婦不置小題文萃亦輟不復讀終日枯坐力吸其煙無論何人入者悉遭其斥讐人乃不敢更近師旣行夫人命僕洒除移陳雜物於其中云將爲新正款賓之所顧有弗可解者夫人置百事弗理獨注意及此或者夫人好客乃異常人梁翁之習午餐旣罷輒偃臥數小時以此數十年衝鋒陷陣之筋骨在理宜加以休養顧梁翁每醒輒不見夫人在側初亦弗疑以詢婢云弗知積久微覺其異又以己之秘事故心常惴惴虞爲人發其覆歲事匆匆新正已盡一日梁翁晝寢醒顧視玉兒方嬉於側夫人仍弗在梁翁詢之玉兒曰母往語至此頓止梁翁愈疑苦詰之玉兒弗告梁翁威以杖玉兒泣曰母戒我毋告父父杖我者我必告我母梁翁曰若弗言者我且撻若至死玉兒懼乃曰梁貴作母與父之狀言時以手作勢且曰母見我遂戒我必弗告父否則死我茲我不告父又欲死我然則我必死耶語已大啼梁翁顏立赤如火力奔至花園矣

梁翁顛越至園次且行且怒。很之狀可掬。鬢皆怒張。石磴着霜履之滑不留趾。隨仆磴臨小池。翁顛遂輾轉墮水。巨聲立發。乃驚破室中人之癡夢。夫人至警立覺。曰且止。此爲何聲。梁貴笑。笑甚而喘。曰無聲殆殆爲狸。奴夫人曰必非我園固無鼠。狸來胡爲。且卽。狸亦無作聲。如是之巨我意人也。梁貴吃吃。曰聽之卽人。胡害夫人推梁貴曰。我姑視之。乃微捲海絨之簾。卽窗次外眺。微呼曰殆矣翁也。且墮水。梁貴大驚。立起欲奔。夫人面赭如濃脂。且以手按鬢。且曳梁貴。亟曰。若何往。設爲翁覩者。我儕事。且立發。若姑止我。姑往視。則揚聲呼汝。汝乃繞小戶。出自外戶。入乃共我出。翁於水。夫人言已立行至池次。梁翁已掙扎起。立池中。水及其肩。沾濡及眉鬚。淋漓下滴。如珠吁喘不已。欲呼。乃氣咽不成聲。覩夫人。至但有瞪視。夫人故失聲。曰翁耶。胡至此。立連聲呼。梁貴。梁福。不應。久之。梁貴始自外奔入。垂手詢夫人。何役忽目。梁翁大驚。亟解衣入室。曳梁翁出。梁翁方盛怒。氣壯。幸不寒慄。乃亟入室。易衣履訖。頹然而坐。夫人故聞。曰若何事之園。乃致此。仆梁氣結曰。何事。何事。若至園。有事安知我。至園。乃必無事耶。夫人夷然曰。然我固有事。我之園稽會計耳。且若日在房。乃擾我無暇治事。我不得已置帳籍園中。

日往勾稽。我奚無事者。我姑問若。復奚事語已。乾笑。梁翁覺其詞辨。乃驟不能發。但歎曰。汝弗辯。我口給才。具良弗汝若。特汝當自知。復胡詢我。夫人笑曰。我固自知我罪。固鉅。弗論其他。卽以嫁汝。後論以我才色差不後人。自問胡嫁不可。而必嬪汝。汝蠢若鹿豕。家事弗知。問兒女弗知。問親戚慶弔。弗知。問會計出入。弗知。問我自嬪汝乃事。事操勞未數年。遽增老態矣。復爲衆矢之謫。蒙怨之府。兒女以我嚴則怨。我親戚朋友以我儉則腹誹。而背議我。僮僕婢媼以我明則謠諑咒咀我。此固悉我之罪。今知罪矣。無以自懺。行當祝髮遁空門耳。語未已立哭。以帕掩面。哭聲大。縱梁翁無策。怒氣立餒。又親見梁貴自外奔入。意亦解。則姑隱忍。不復言。心中固弗疑。夫人意此或爲玉兒之妄語。乃轉以溫言慰之。百計溫存。始得夫人收涕爲笑。

評

小鳳新有博愛一篇。自謂用筆幽細。跳脫實以紅樓之筆易爲文言。然特寥寥二千餘言耳。此章敍事用筆之細緻。亦不易覩。而於長篇中不礙著此閒筆。細寫一婦人之貞行。以使其才使君故自非凡。世人那得知其故。

雅山林。俗市廛。夫人能知之。夫人能言之。每見屠沽擊筑之中。不少義烈犢鼻。賣漿之內。不乏文士。則前一說爲非。確最自在者。莫如名士罷官優遊林下。乃偏喜結納官府。武斷鄉曲。幹出許多醜事。最清高者。莫如蒙林中堂頭大和尚。乃偏喜譚說貴人。睨傲寒賤。幹出許多怪事。所以昔人有和尚既如是忙。何不出家之謠也。今書中敍未濟和尚爲上上人物。乃見珠兒先視其衣履。卽斷定其非乞兒。類此以推。則衣履敝裂者。卽非乞兒。其爲乞兒無疑矣。稱梁翁。則又兼及其官銜。類此以推。則其人之無官可言者。其去不足挂齒之倫。非遠矣。甚矣。勢利之見之中人深也。敍上上人物。且如是其他。更復何說。作者蓋深有感焉。固不僅爲書中人物發尤。不僅爲天下僧侶大衆發也。

鶴雖文無褒語。此篇敍書房一段。其事微。敍其文。則甚雅。且故爲趨避之筆。使忠厚人。讀之一時。不能明也。鶴雖曰此正余之忠厚處。如此却保全天下忠厚人。不少。雖然。禹鼎鑄奸。以辟奸也。必使并鼎辟之。則奸復何可得而辟哉。

第六章

貞婉視珠兒去。伏榻而悲。秦母固憐其女。特獨茹隱痛。亦不欲白之。幼女之前。心中之悲。亦正不減其女。微呼曰。兒當聽母言。梁氏子不宜相處也。果兒年長復不斂而冠者。阿母尙當語兒以故。兒茲可弗悲矣。貞婉舉首以首枕母股。顫聲曰。兒今茲胡能母悲。阿母忍甚。逐珠兒去。如此嚴寒。不饑死亦當凍死。是阿母殺之也。阿母殺之不啻卽兒殺之兒今茲胡能弗悲。秦母潛然淚亦欲下。曰。雖然。阿母終非忍兒。他日當知其故。語次。則以手摩挲貞婉面。熱淚濡手。貞婉仍嗚咽而哭。正於無可爲計時。忽來排難解紛之一人。卽聞有叩戶之聲來者。爲程嫗。程秦母之戚。秦母身世茲尙弗能告閱者。特言其初來之時。此嫗卽爲居停主人。嫗爲臨安人。世居此村。夫業農。讀者尙憶第一章荷鋤之野。老蓋卽爲此嫗之所天。嫗言與秦氏爲戚行。然仍稱秦氏以夫人。秦母則呼以嫗。頗不類戚也。秦母之來。賃居摒擣。一切皆嫗任之。秦母不與村人通所與往來者。惟此嫗。嫗每至必與秦母絮譚。或助秦母勾當雜事。輒竟日始去。而執禮甚恭。於分似爲主僕。然弗能詳也。此時偃儼而入手鹹鑿一小甕。行次手冰。則就口呵之。且呵且笑曰。夫人老嫗久不至。夫人當盼我矣。良以我家兒子大頑劣。日牽牛出。必薄暮始。

歸老程又病門戶無人守是以弗至茲老程略瘥得齧一甕囑致夫人語次則喟曰貞姑何事耶夫人笑延之坐且謝其饋續曰妮子大癡我正無如之何姥來幸曉以數語彼素信姥姥一言或足立止其哭程嫗笑曰貞姑姑不聞夫人言乎盍告我果爲何事者貞婉仍泣然以目微睇程嫗似不深拒程嫗知旨卽亦不言爲繙述田間瑣話及城市近聞以解之程嫗固健譚粉飾多詞妙緒泉湧母女皆樂貞婉固生小多情然究爲鬢齡之女子不期神移立止其哭程嫗乃取梳爲貞婉理髮且梳且語良久貞婉悲止始辭秦母去

新歲既過貞婉年十四矣秦母爲之綰髮作髻風鬟霧鬢態猶苗條見者輒詫其艷然次年梁氏之館已散貞婉遂不復從師但日從母習女紅入夜則母授之書貞婉慧甚又得母教遂能學作小詩然仍不忘珠兒每凝坐沉思卽及珠兒亦不自審胡爲至此偶程嫗至與秦母坐譚語次浸及梁家事秦母言珠兒固可憐我視之殊不似梁翁子程嫗忽曰夫人言珠兒亦知珠兒已死耶秦母驚曰不知誰語姥以此者程嫗曰老程也老程負擔入市售其柴聞湧金門外枯井中喧傳得一死兒尸初梁家逐珠兒村人

固有知之者。老程亦微聞其事。聞訊卽奔往視。果赫然珠兒也。面目青紫不可辨。然衣履款式似大家兒。修短亦同。是爲珠兒無疑。聞梁宅亦已知此事。已遣梁貴往視矣。夫人驚曰。是或然我聞珠兒言。亦欲入城也。顧不審何以。乃自投於井。程嫗笑曰。夫人此不難解。弱齡童子投其親。弗遇或遇而弗見。留饑不得食。寒不得宿。復奚能不自投於井。卽非自投而饑寒昏瞀亦或顛頓墮井。要之梁家兒亡其一矣。我欲合掌呼佛號。以酬佛之佑。乃夫人反不爾胡耶。夫人歎曰。姥姥不知此兒秀雅溫宛。殊足令人生悅。果非以彼偷故者。實相告我。殊願蓄之。若子矧阿婉與之。至莫逆前日之狀。姥姥當憶之。今茲但願此耗非確耳。程嫗詫曰。夫人胡詎忘語至此。秦母亟止之。曰。弗言。弗言。此兒我固赦之矣。語未竟。隔室忽發巨聲。似有重物觸几案。而碗磁碎聲亦作二人大駁。奔視則貞婉仆矣。

貞婉方倚牀理舊課。偶翻書帙。忽得一紙。卽爲珠兒之畫幅。忽憶此時不知飄流何所。而書房共嬉之景。亦歷歷在目。忽發幻想。似珠兒已披緇。目之而笑。笑絕冷澀。不期淚落。微呼弟。弟弗怨我。是阿母意也。我今亦何敢諉過阿母。特弟當知我弟行時。我作何。

狀者忽聞秦母之聲曰珠兒也貞婉悚聽乃歷歷聞程嫗之言心中似木惘然魂似已脫其軀但有奇痛澈心遂暈而仆秦母程嫗入視貞婉面灰敗如紙合目臥淚痕滿頰而手足奇冷欲冰咸大驚秦母已哭以手按胸心脈之搏動乃躍躍弗止程嫗聞事多尙弗哭止秦母曰夫人弗驚此特偶暈耳當無事老嫗爲取沸漿來語已立入廚下頃之持漿至貞婉已不省人事弗能飲夫人哺之程嫗抱以臥於床按摩其手足逾刻貞婉始蘇立哭而咳秦母則堅抱之亦哭曰兒何然兒不欲死阿母耶貞婉搖首喘曰兒忽氣哽茲喉乃腥癟語已立吐色鮮如桃華血也濺秦母衣點點作殷至是程嫗亦驚甚手足無所措貞婉微呻復反枕合目而喘秦母急凝其神呼程嫗曰姥速啓我箱有皮紙裹之丸桑皮紙裹之丸將來速將來程嫗立諾以丸至復調以水飲貞婉喘始稍止秦母撫之曰婉兒盍少睡兒今日驚煞阿娘矣

淒風挾雪灑窗櫺作聲敂敂長空迷濛如天女撒鹽時爲正月之十九日斗室之中秦母偕程嫗含愁而坐寂不作聲隔室一小牀帳四垂中寢一妙齡之病女貞婉也時已入寐然香息仍促秦母屏息聽之夢形於色程嫗問曰貞姑向染此疾乎何發之暴也

秦母搖首微歎曰此事良不可解殆卽頃間我儕所語之事有以致之特阿婉稚女耳卽珠兒亦才童子胡遽如此是中殆有夙孽然我苦阿婉矣語至此則淚落不止程嫗張目外視曰然此事滋怪我從未聞小兒女相處乃病則咄然不復出口程嫗之所以不語以貞婉忽微歎似醒立躡足入室聽其動靜貞婉口喃喃似有所言顧聲弱語低不可辨亦仍未醒于是程嫗復坐如是可三數反有時貞婉忽自夢中哭而醒張目視母及程嫗勿語亦勿哭目光之悽怨秦母至于每視其女卽自疚不已終宵二人皆弗寢貞婉屢寐亦屢醒程嫗尙時時以沸漿及藥飲之藥者秦母所藏云得自名醫秦母早年喪偶亦得是疾于時方亂烽火流徙中忽遇此醫授以藥服之果立瘳緣是遂珍藏其餘藥以備疾發乃至今日以藥藥其愛女秦母之心云胡弗碎程嫗尤焦灼時時合掌誦佛口喃呐不知所云似曰秦氏尙有大事嗣續已絕僅得此女願鬼藉之捨之也。

侵晚二人之憊已甚視貞婉亦熟寐乃各就一榻寢頓勞之軀首才着枕卽復蘧然入夢秦母夢中聞貞婉呼聲立醒起視貞婉以被裹身起坐牀中面色如死目眶則較巨

方低聲呼母秦母急起就之曰兒何須貞婉曰兒無他須特須外出秦母驚曰如是曉寒兒又病乃思出耶貞婉曰然母須尤兒并以程姥伴兒行秦母曰兒出胡爲曰入城耳復哭曰母當允兒一往視珠兒尸嗟乎珠兒真死矣秦母知貞婉已痴不復可強制卽詭言曰兒胡知珠兒死者程姥年邁多妄語頃言固非穡也秦母語時固亦自知其女必弗信生平未嘗欺其女至是亦爲之顏絳貞婉果弗信曰否母弗誑兒且兒知珠兒必死亦不盡信程姥言兒月來屢夢見珠兒皆似珠兒已死有時浴血而立有時披袈裟視兒作慄笑有時衣鐵甲如畫上狀以利刃刺兒屢夢屢易終未爲曩日好兒之態兒思珠兒怨我甚故不復好兒必已死故欲殺我令我同死嗟乎珠兒必死也言已身顫立仰復臥仍哭曰母弗泥兒行兒必一往視珠兒死狀也且兒日日得依母後此則不復能見珠兒珠兒必已死也

時程嫗亦已醒聞貞婉語知病固起於己之一言心亦自疚不當多言以取戾卽攙言曰貞姑姑誠多稚氣者老婦近得惡癖好讛語讛語老婦之常也且老婦固言消息特得之吾夫老程老程日酬酒安知非彼爲妄語而我爲妄聽且梁氏已令梁貴往視矣

得真消息必在旦夕。姑姑弗哭。凡此皆老婦之過。夫人遭家難。避迹于此。姑姑又幼。老婦不能慰。人事姑姑。乃令姑姑病。夫人憂老婦非人也。言已作合。十向天狀。因茲老婦祈天。速賜祐于姑姑。姑姑愈。即足延老婦之年。至一紀。言已復笑曰。姑姑幸弗更哭。果弗病者。老婦當能爲姑姑覓得梁家子。挈以歸。卽居夫人家。或老婦家無不可者。姑姑而病。老婦且日佐夫人求神禱天。量藥稱水。之不暇。復何能覓梁家子。然則姑姑果念珠兒。當以弗病佳也。夫人亦領曰。姥姥言然。兒須念母。母年漸老。所恃者唯汝。勿當更自斬傷其軀。兒卽念珠兒。亦當念母。秦母言時頓觸十年來茹荼餐冰之痛。亦大哭。弗可止。貞婉注視。亦心傷。母言則強笑曰。母弗哭。兒今茲愈矣。程嫗諧笑曰。老婦今日之舌尖殊可割也。出言必傷人心。才止姑姑淚。又使夫人淚矣。果老婦欲致富者。則當日侍夫人及姑姑側。搖唇鼓舌。以致夫人姑姑之淚。我聞仙女之淚。皆爲明珠。夫人及姑姑皆仙女。轉身也。老身日得珠數斛。售之此生。當不愁貧。夫人及姑姑以爲何如。者語已笑曰。弗多語。姑姑已笑。老婦不可食言。今茲當往上天下地。爲姑姑。債梁家子矣。

評

此章全敍兒女纏綿之情。本鶴雛擅場處。特卷首自敍。謂不復入哀情一路。此章則仍以寫人之眼淚爲樂耳。我謂彌綸天地者一情也。顧有哀樂則譬之于日月焉。萬象昭蘇。白日寫麗。人亦知其爲可樂也。然而熙熙攘攘。息息逐逐。視若無覩焉。獨至碧空如洗。樹影欲流。蠻吟砌庭。風鳴簷鐸。而明月如白玉盤徐出于海。清輝萬里。誰則對之而不感慨低徊者。此其故正可思也。聖歎之言曰。每至皓魄當頭。長空一碧。任是楚重瞳亦當倚闌長歎。余則謂哀情治情之二種文字。正復類此哀情者。月色也。此文人所以有憂愁易工歡樂難好之言歟。

寫程嫗自是一積世老婆婆。然熱腸未冷。天良未泯。其事秦母之誠亦有足樂。此等人三姑六婆中今日何處可得。天下固多非程嫗然不能謂遂無程嫗也。

程嫗上場。微覺突如其来。隨手拾一首章之野老以爲之夫。則線索貫串矣。其實程嫗之有夫無夫。與書中全無關係。不特野老可無。即嫗亦可無。不特嫗可無。即秦夫人亦可無。梁翁夫婦玉兒塾師染貴。皆不可無而可無者也。

第七章

天下惟寒熱二途最足以趨人有若二扇風輪人觸其扇卽爲之旋轉回皇無以自主。朔風者最勢利之具達官巨富深堂溫室圍綃金啜羔兒卽避弗敢入惟張其威力以窘蓬戶之嫠稚空山之幼衲耳今茲吾書當敍梁夫人矣夫人挑燈坐手銀製之鑪傍以薰籠麝馥四流甜溫醉人晚飲初撤夫人故不近酒以寒故略傾葡萄頰上嫣紅已作臙脂之色欹坐微慵以手支頤斜睇簷際之冰籜忽作聲曰小紅卽有一垂髫之婢奔入立夫人側夫人凝思久之忽曰主人何往矣小紅微笑曰主人不入城至錢鹽商家乎上午臨行時曾告夫人詎夫人竟忘之夫人面忽頹曰我固憶之若胡多言因怒以目小紅乃垂首弗出聲夫人徐曰小紅若往若往語乃久弗續小紅仰首詢曰夫人命何往也夫人曰若往呼梁貴至小紅喫應立行夫人俯其首以玉釵搔鬢次微笑曰我何健忘乃爾彼固言入城將留一二日不遽反也。

梁貴者故曾爲盜以劫官庫爲梁翁所獲翁時官總鎮愛其悍而多才赦弗殺留給遣使梁貴工便佞久之遂深得梁翁歡及今夫人來嬪亦賞異之不數年遂居綱紀之長

面亦白皙修碩駢偉而目光至奸黠既聞夫人召卽隨入立夫人側夫人以目睨小紅曰汝姑去闔我戶弗論何人不聞我呼弗令至小紅遂出方夫人語時梁貴佯侍立陰以手拔夫人簪上之釵夫人已覺陽怒睨之斥曰速將出梁貴笑曰夫人何愛一釵乃弗使入梁貴手顧旣如是卽以還夫人語已出釵曰吾爲夫人簪之乃簪釵而手直摩夫人之頰旣簪手遂據夫人之肩勿復下夫人曰事如何矣梁貴曰絕得手从此主人無如我何矣夫人曰何也梁貴笑曰夫人言之絕長顧夫人不命我坐梁貴立譚殊不耐且我覩夫人已骨醉不復能立夫人淺笑曰汝欲坐誰則令汝立者梁貴笑曰諾已曰天寒卽茵亦非溫我視夫人溫榻殊廣又近薰蕎蓋分一席與梁貴夫人無語似移坐梁貴亦坐夫人乃曰今茲可語矣梁貴笑曰諾特夫人胡必亟亟主人頃言出須三四日方歸也言時固多今夕者梁貴殊不暇及此夫人笑曰然則若將何爲梁貴曰此耳夫人笑微推之曰勿以冷手冰人頰又曰酒氣殊醺人若今夕已飲耶鼻間作臭殊令人勿耐梁貴笑曰終勝主人如戟之鬚且夫人曰勿爾我喘弗屬矣梁貴曰我檢主人之黑箱夫人知其中所儲爲何物者夫人曰我唯弗知知則又胡詢

汝者梁貴曰其中爲物絕夥茲且言我竊箱之時主人之箱殊夥初我入時亦弗審胡者爲鑄秘件之黑箱模索數次均弗得嗣乃見主人之枕函絕巨疑箱必在是顧主人日日臥此室我每伺其睡酣則自牀下地板之竇匍伏而入此竇固我所穴汝已知之可弗贅言入後輒引手抽枕函顧不可得主人非言每得噩夢輒見有黑衣之人以手挈其領耶實則非夢均我也惟以地穴之故主人每驚醒我即縮身入牀下穴以故主人張目而我已渺乃疑爲夢嗣後吾知不可驟得卽轉告汝慤恿主人遷入內室語至此則睨夫人而笑夫人曰我腰將爲汝斷趣言趣言梁貴曰自遷入我遂匝月不復入此室我心固弗欲然無如何也第一日我卽入秘室力舉主人之枕函其重乃不能勝叩之爲鐵製非枕函去枕衣乃一箱耳箱鏹至固我力毀之乃發見寶藏矣夫人詫曰寶藏也耶此僉胡貪家產如是乃猶不足儲寶於此而身守之梁貴笑曰非也然以下語殊秘雖並坐尙不可語夫人笑曰並坐猶嫌遠耶然則必何如始可梁貴笑附夫人耳作語夫人微笑曰汝鼻峯之冷乃如冰刃今姑如汝言梁貴曰汝軀之輕乃如提孩然烏縕解矣夫人笑繫其烏復斥梁貴曰押索何爲汝可語矣梁貴曰箱中有冊籍有

行樂圖一有婦人所書之絕命書一紙其餘鉤飾數事則非至要者綜言之皆主人一生罪孽之證據也冊籍皆記行軍時擄^掠所得刻扣軍需所得及賄賂所得數纍纍幾巨萬足知主人平生作孽之夥惟不審何故主人必存留此蹟似預爲吾二人之謀之地者此則不可謂非出之神佑其中最足注意者爲左師入浙江後掠一故洪軍參謀之家其家得瓊寶無數後書徐績夫死母女不知八字不審何解以我意度之則徐績夫者殆爲此被刦者之姓名必爲主人所殺母女不知者一母一女皆在逃未獲也此事強半已得苟我知徐績夫家母女二人之踪者則據以出首主人首級不難立分卽今茲雖未卽然已在我掌握中矣其次尤有一事則爲珠兒之由來夫人驚曰珠兒耶梁貴笑曰弗聲弗聲汝仍以煩我聽我詳語珠兒姓徐氏居鎮江丹徒之某鄉其父讀書爲名庠生亂起閉門不復出曾軍攻金陵師次丹陽飽掠乃主人適掠及徐氏夫人盈盈離梁貴身略整鬟裙帶微寬則緊之持柴窯小蓋先以纖手試茶鐺之溫卽斟之復微自啜乃以蓋授梁貴梁貴咽之殊甘曰徐氏子卽珠兒也徐母被略堅不從

主人。主人。欲。强。汚。之。則。服。窮。袴。衣。皆。密。縫。蓋。備。已。夙。矣。卒。乘。隙。自。經。而。遺。一。絕。命。之。書。備。述。身。世。不。審。主。人。何。以。又。未。焚。此。書。而。藏。之。篋。中。今。日。乃。爲。我。得。夫。人。曰。珠。兒。非。梁。家。子。我。固。知。之。特。未。詳。耳。茲。聞。若。語。乃。了。然。於。此。中。底。蘊。無。怪。老。奴。每。及。其。秘。事。必。色。變。不。寧。然。茲。此。物。安。貯。者。梁。貴。曰。我。已。埋。之。後。園。花。紋。石。之。下。此。物。至。重。要。胡。能。任。意。遺。置。若。謂。然。乎。夫。人。忽。不。語。以。目。注。地。而。微。蹙。其。蛾。至。於。久。久。卒。然。曰。梁。貴。梁。貴。微。笑。曰。諾。夫。人。悄。語。曰。曷。不。以。此。物。入。之。官。中。語。未。及。竟。突。有。一。彈。自。門。次。飛。入。中。梁。貴。之。顧。梁。貴。立。仆。宛。轉。於。地。血。濺。夫。人。之。頰。作。猩。斑。夫。人。驚。極。反。顧。則。梁。翁。也。目。睜。如。環。鬚。怒。張。以。手。扶。扉。而。立。夫。人。驚。呼。亦。立。暈。於。地。

梁。翁。環。視。室。中。氣。涌。於。喉。卒。不。能。作。一。語。引。目。注。其。手。中。之。鎗。喃。喃。曰。此。物。殊。佳。非。是。我。又。胡。能。斃。此。賊。若。是。之。速。顧。視。梁。貴。彈。已。洞。其。腦。髓。出。如。漿。死。矣。梁。翁。戟。指。夫。人。斥。曰。惡。婦。夫。人。微。張。目。視。梁。翁。平。日。馴。擾。茲。時。乃。猙。獰。如。天。人。殺。機。已。動。立。復。其。行。伍。猛。摶。之。態。夫。人。微。呼。曰。死。矣。而。軀。已。顫。不。可。止。梁。翁。叱。曰。惡。婦。我。自。從。軍。以。來。殺。人。至。多。歷。剖。其。肺。肝。當。不。若。汝。之。狡。險。汝。誠。惡。婦。乃。欲。戕。我。命。據。我。產。以。從。賤。奴。我。待。汝。恩。意。

尙薄耶。惡婦且視此爲何物者。則舉其手中之鎗。梁翁語次亦喘不可止。然仍矗立以手捶胸。目眦欲裂。夫人哭曰。翁弗殺我。我尙有言。梁翁獰笑曰。殺汝耶。事誠有之。茲尙非其時。惡婦速語通奸。何時。夫人啜泣不已。若蒙重冤。曰。我我固未失身也。梁貴此皆梁貴之惡。我特爲所逼。梁翁厲聲曰。止此讒語。我皆弗信。速言通奸。何時不實語。則怒汝者或有此物。乃以手扳鎗機。續曰。若我則決不汝赦。夫人此時心膽已落。機智盡墮。引目視鎗作光。閃閃鎗口正對其額。卽有萬種狡智。亦弗得逞。但哭曰。容我實語。但乞視數年。情幸弗殺我。我吐實矣。梁貴之奸固我一時之誤。實亦梁貴非端。乃成此局。通已數年矣。梁翁聞語切齒。頓足目仰視曰。嗟乎。數年然則我命之不戕於汝手。直幸生耳。速語惡婦夫人曰。初我見梁貴。卽愛其白皙而頤偉。時翁方在官軍務。頗繁。時或率師出我孤寂無憊。乃時挑梁貴詎。梁貴亦垂涎我已久。磁芥適合。特署中耳。目衆輒不得隙。一日我方浴。偶忘鏘戶。梁貴忽至。遂與合。自是伺翁出。卽相歡會。久之漸爲僕輩。所覺我乃遍以金錢賂之。得無洩顧梁貴時時聒我。欲得錢我。幸知書。乃令翁以簿計。畀我會計出入。皆我司之糞。弗洩也。未幾解官歸居。此翁乃不復他出。我與梁貴頗。

以爲苦乃相約幽媾於後園。一日爲珠兒瞥見我乃恨甚且虞其洩諸翁因設計逐珠兒巴豆之茶實我令梁貴所爲初不涉珠兒也。梁貴一日語我翁異室而寢胡爲我答以翁甚秘此室殆有奇物梁貴忽生異謀欲得翁所秘以簪制翁則庶幾我二人事不虞發覆乃百計盜翁箱茲尙埋之後園花紋石之下茲梁貴已死秘箱仍在幸翁勿殺我我誓洗革一意事翁卽爲妾媵亦所弗怨但留我微命爲翁給役使之婢妾於願已足語訖哭不已以首枕梁翁之股梁翁初意已稍動見夫人枕首於股之狀忽憶頃者門罅所見夫人以煩餓梁貴而首枕於肩與此正復相類乃怒不可遏立拔鎗機彈發夫人仆矣。

此時婢僕輩已聞鎗聲惶駛奔至聞梁翁及夫人聲乃弗敢入環立室外屏息而聽衆中一廡獨排衆言曰主人狂易發矣吾輩趣入救人乃梁翁已出立奔後園頃之持一黑色之小箱復返斥衆人曰速埋二屍毋揚於外違者有死

評

用筆得一避字訣則所入咸宜不獨寫貞淫兒女也。南面皇者冕旒執笏一妙相

也寫之者縷繪鬚眉細描衣褶則俗矣天仙化人翩翩獨立一妙相也寫之者粧點釵鉢濃塗髻鬟則死矣乞兒鶼衣百結行冰雪中一妙相也善寫之者乃能傳其唱蓮花落之聲關西大漢手鐵棹版銅琵琶一妙相也善寫之者能傳其唱大江東去之狀綜之一避字訣而已避者避熟就生避實就虛避貌就神如是而已此篇是也不然蕩婦黠僕凶淫悍毒何足以著之楮墨哉

第八章

山雨初過林巒淨碧麗日斜映色如黃金老松作花時有飛鳥啣之而去於時一童子披白衿徘徊樹下凝盼若有所思聽霜鐘出林山谷迴應作響如呼則蹙其眉微語曰時又暮矣童子年可十三四眉宇之間時壓沉愁已無復童子天真活潑之狀深谷無人樵者亦不時至以童子居此致足生人疑讖實則此童子居此已爲極樂其家良無若此間優也童子所居爲昭慶寺後之一小舍舍與方丈至邇方丈僧未濟則別給一侍者侍此童子童子日用起居雖不腴然略無缺老僧視童子如子姪行諷經入定之餘則教之讀書作事尤暇作繪事老僧故多能於文藝無不通曉則悉以授童子童子

又絕慧無弗能習然每獨坐輒流淚不審其胸中何思以竹紙日書日記語雖淺稚然意絕沉摯無一日或缺茲時既歸而暮燈已上則復作日記至此兒胡名亦弗煩著者道讀吾書者盍一觀此童子日記中之數節

十二月二十一日我居此寺中已十有五日我病漸愈能握管作字師見之大喜謂我字殊秀拔文理亦通順師後此將授我讀矣我居此樂甚晨從師啖松花粥啖竟舉體爲溫我創痕已平以師有靈藥治創綦速特時時撫我創因而下淚念阿父也父創我身我身無痛茲創愈乃足益我心痛矣師午後授我一書甚奇書名曰妙法蓮花經問我能誦否我視之字殊習見特義不可通耳師曰趣誦之日以十遍爲程弗必求解但誦之自有益也我從師言已誦遍今晚寢殊適

十二月二十九日大雪天寒甚晨起我室中供花之小磁瓶已碎作片片瓶水皆成冰獨蠟梅一枝愈盡開此理殊不可解飯前侍者送一絲綿製之襍一襲至云師恐吾受寒特以賚我嗟乎師何愛我耶卽衣之顧視几案硯中宿墨盡凍孟水浮薄冰而以舌舐毫毫端細冰簌簌手僵亦不成字我念阿父甚思作一書詢平安而無從覓寄書郵

寺中冬間香客殊少。卽有亦不至。余所居余亦不能面之。師約余弗至前殿。以寺中僧侶絕衆不盡。如師善也。余本多病。自居此間。病不復作。獨時時苦念阿父及婉姊。嗟乎。令余回首遇師之第一日矣。我出門時。婉貞顧我。淚落如瀋。我知婉姊愛我。特迫母命耳。果母允我居其家者。我日伴婉姊讀或嬉。不較居此間佳耶。

正月初一日。今日爲元旦。我憶居家時。今日之日。竟樂阿父命。我易新衣。偕玉兒弟拜阿母。復拜阿父。拜已。隨阿父阿母至影堂。拜祖先影像。玉弟輒伺父母拜。亦拜於後。我則必時父母拜。已始拜禮。如是玉弟年幼。不知也是日舉家茹素。獨玉弟不欲食。阿母爲具肉餚之。不托食之。玉弟始喜躍去。阿父平日不攝肉食。獨是日茹素甚虔。云元旦食素能祓除。一年之不祥。但我視寺中僧終年皆茹素。以日計之。茹素一年不將祓除三百六十年之不祥耶。婉姊家云。亦時時茹素。然婉姊殊多病。不獲天佑。則又何故不審。今年婉姊復何如。能不病否。我身雖弱。恆願代婉姊病。也是日下午。師衣紫色之袈裟。此衣師云得之上賜。大內物也。傳三世。不敢輕服。惟元旦一日始服之上堂侍者。大鳴其鐘。我亦往觀。諸僧衆皆集。師高坐。念數語似爲詩。句然不甚可解。似憶有去年貧

今年貧。香。慶。錐。也。無。作。麼。生。數。語。復。大。聲。一。喝。然。視。諸。僧。衆。皆。無。語。我。視。諸。僧。衆。衣。皆。嚴。整。袈。裟。之。色。五。色。咸。備。燦。爛。如。雲。錦。霞。裳。然。則。殊。不。貧。耳。宜。諸。僧。之。不。作。答。也。師。少。頃。卽。下。座。余。亦。自。入。午。後。師。呼。余。至。前。問。不。寂。寞。否。思。家。否。余。皆。對。曰。無。其。實。余。日。日。思。家。及。婉。姊。卽。夢。中。亦。復。如。是。尙。何。得。謂。弗。思。特。果。實。告。虞。師。或。怒。我。謂。我。不。知。足。故。不。如。逕。答。曰。無。師。聞。余。言。無。頗。色。喜。與。余。以。糕。餌。蜜。棗。龍。眼。之。屬。且。命。侍。者。以。茗。飲。余。是。晚。余。夢。婉。姊。作。新。嫁。娘。狀。醒。後。大。疑。

正。月。二。日。是。日。有。至。奇。異。之。事。爲。余。生。平。所。未。見。者。以。寺。中。通。日。來。往。之。人。甚。衆。聞。皆。貴。家。紀。綱。及。衙。署。輿。隸。率。肩。禮。物。至。供。佛。齋。僧。以。祈。天。佑。師。皆。一。不。之。視。獨。一。老。貧。嫗。爲。人。傭。者。以。己。傭。資。斥。錢。百。市。梨。十。枚。供。之。佛。前。旣。撤。供。師。乃。命。侍。者。傳。諭。火。工。道。人。汲。水。至。滿。二。巨。甕。每。甕。投。五。梨。搗。之。盡。爛。復。命。鳴。鐘。集。諸。僧。衆。余。謂。又。將。說。法。耳。乃。殊。不。然。見。諸。僧。侶。各。以。杓。入。甕。取。水。飲。之。人。一。杓。飲。畢。始。散。師。亦。自。飲。余。大。駁。異。以。爲。如。此。嚴。寒。飲。之。必。病。師。殊。憤。憤。梨。水。胡。奇。而。珍。異。若。此。繼。悟。十。梨。不。能。食。大。衆。師。之。爲。此。以。示。弗。私。也。然。昨。日。糕。餌。龍。眼。蜜。棗。之。屬。又。胡。以。不。攬。以。水。與。大。衆。同。食。而。獨。饋。我。思。

久之不得解。意婉姊在是必能語我以故也。寺中風景至清幽。出後戶百餘步。有奇松數株。傍蒔花石小池之中。遊魚鱗鱗可數。有巨石磴足供坐憩。苟婉姊居是者。我日與把臂遊嬉。是間譚別後情況。日色既盡。共歸剪燈。婉讀我和其樂爲何。如然不可得也。此地師亦愛之。云明年將築一精龕。以爲退老後休居習靜之所。茲已命寺中工人集料。將興工矣。

初五日。日來我勤習繪事。師謂我進境甚速。殆有夙慧。授我畫譜數冊。其中山水花鳥之屬。咸備。云出諸惲南田之手。南田少時。亦嘗爲沙彌也。師以我寄居寺中。雖不披羅。而亦幾於沙彌。故以南田相況。我思習畫。亦何需乎。譜山水花鳥之狀。居此寺中。則諦拾皆得。不較古人之畫。佳耶。一日我偶遊後圃。見苦菜一株。肥甚。青翠可愛。適有甲蟲飛集其上。蟲甲色黑。而有鬚。飛時甲開。則露淡黃色之翅。余心謂此蟲可以入畫。歸卽構燈圖之。明晨持以視師。師大賞異。謂余何許得此譜。果爲我所畫否。余曰然。且無譜也。師獎異倍。至視其意。蓋眞欲以惲南田期我矣。然余習作山水。殊不能工。畫山似土。饅頭樹枝如亂草。積久不能工。乃憤甚。一日忽發奇思。果我習畫成者。則當取一幀。

寄我婉姊。卽繪當日臨別之狀而題詩其上。以寄我情愫。余本不知所謂詩者。顧我師則酷好之。盡日吟哦。積橐盈尺。余無憀時。輒復讀之。積久亦微有會。今夕當竭吾思力。以成一詩。卽畫不成。他日亦當以詩示我。婉姊乃就枕。亦不成寐。輾轉苦思。思力雖銳而苦無辭。以達乃久。弗成繼益昏惓。得一句。輒復遺其一。用力至於漏三下。我詩始告成。曰月上廻廊。樹影斜山居。無伴苦思家。不知鏡裏如花女。何似薔薇鬢上花。花字句思久不就。成後自視。亦終不自愜。此爲余學詩之第一首。特擇擔師集中字成之。亦頗苦也。何日當寫以寄婉姊。

二月一日。今日益無聊我苦思歸茲。不能更隱。弗告師矣。然每語師。輒端相吾面。謂我歸家之時未至。果至者自有湊合之緣。茲語我殊弗信。我時之至否。師又胡從知之。師卽能知。而所謂湊合之緣者。又胡自來也。空山無人。阿父婉姊皆久久弗見。思之令人心痟。顧師遇我厚。彼不遣我行。我胡敢行。卽欲行。亦不識徑。

一月三日。今日遊池邊歸。心中苦念婉姊。不已。我……珠兒方書。至此而侍者突入。言有客在方丈與長老語。長老命我呼郎君至。謂客欲面

郎君也。珠兒無語。思自居山寺。師初不命余面。一客茲客爲何人。得弗。郎師所謂機緣耶。且思且行。見長老坐面向外。方與一客對坐。會齋珠兒入室。呼曰。師何事呼我。未濟大笑曰。郎君此檀越呼汝非老衲也。復以手指客示珠兒。曰。郎君已見生父。胡尙弗拜珠兒視之。坐上客非他梁翁也。

珠兒以手牽梁翁衣。踴而大哭。弗可止。梁翁亦微歎。旋曰。若可起我。今茲當挈汝歸矣。前者我固誤信人言。乃以冤汝。茲若母已死。一切可弗言。復顧未濟曰。幸有師不然。幾殺此兒。師之德不可忘也。未濟笑曰。檀越胡言。及此老衲偶出。無心豈望報者。復撫珠兒曰。公子可坐。且進餐。更偕檀越歸也。珠兒哭曰。師我已得我父。且聞阿母死我心已亂。茲不欲餐。但思歸耳。梁翁笑曰。茲事殊異。余之至寶刹。初無他事。特自婦死玉兒。又以痘瘡絕煩擾。思出遊。而所當遊。又似必寶刹。此冥冥中若有主之者。使我復得此兒。豈非天意耶。未濟笑曰。檀越言然。吾儕入世。蓋無往而非隨緣緣之既至。自然而然。茲檀越。且挈公子歸。當謝佛力也。

小鳳曰。長篇敘事最難。以隸事既冗涉筆易複也。此篇乃別以日記數條敍之體。例既變。則入目易醒。故佳。

打梨汲水一事暗用儒林外史而不覺其襲者。以妙在後數語。以幼男之口吻寫之。口角如聞。涉筆生趣。讀之不覺令人畧然。

作小說難於作史。以史爲紀實。此則憑虛。憑虛之言。而草蛇灰線。結構謹嚴。是何心思。作小說難於作史。以作史紀千百人。千百事。而小說則僅紀數人數事。乃至數人數事亦僅爲一人一事。也。紀一人一事。而揮寫連竚。奇趣橫溢。是何力量。

第九章

程嫗窒息而入。且行且呼曰。姑姑。將得好消息來矣。秦母笑起逆之曰。姥弗急。行防戶限蹟汝足。然所聞又何如者。程嫗四晒曰。姑姑何在。秦母曰。臥耳。然果消息惡者。幸勿揚聲語。不則又足致此癡兒。於死嫗張吻曰。那得惡更惡者。老嫗更敢來此觸夫人及姑姑怒耶。實告夫人消息至佳。梁家珠兒固未死。前日之傳聞誤也。夫人微笑曰。嫗何從知之。茲且坐語。語已。卽移椅讓嫗坐。嫗搖手曰。勿須。勿須。我將入房一視。姑姑老嫗。

不至此又旬日矣。夫人笑曰：「若然亦佳。且茲事須姥自言之，否則癡兒又將以我爲謠。」姥乎此兒近竟不信阿母矣。嬌癡之性，卽余亦無如之何。余又止此兒殊不忍視其顚頷。以死姥今且去。慰以數語。余且烹苦茗飲姥也。程嫗笑曰：「夫人弗以客視我，雖然延頸盼數日，僅得此好消息，亦值得一盞茗也。」大笑而入。

貞婉蓬鬢不梳，顏益清瘦。然娟媚之態愈足，動人之憐。方擁被坐牀中，微合其目似睡。實則非睡，以委頓已甚。故作是狀。聞程嫗笑聲立醒，遙呼曰：「姥來耶？」語出口，顧視間嫗已入室。笑容可掬，貞婉不審。何故？一見程嫗笑心中亦不期而生其樂。亦笑曰：「姥胡連日勿至？彼語至此，自覺其詞之過急，以日心乎其人不期其脫口而出，乃急轉語曰：「彼老程健耶？」程嫗搖首作僂笑。旋曰：「我知姑姑意不如此。」彼老程蠢然一醉，人胡足辱姑。姑問姑姑之所謂，彼特梁家郎耳。梁家郎事盡在老婦藏菜根鹽簷之腹中。老婦不以語。姑姑果亟欲知者，當對老婦作一粲。貞婉聞語，佯微嗔，回首向內曰：「誰欲知人家事者？我自病不暇耳。」旋曰：「姥亦大癡。幾見人笑，可以強爲者，乃以強我。」言次不禁嫣然微露其齒。程嫗笑曰：「可矣。」姑姑固已笑矣。

貞婉微羞。遽合其目。程嫗笑曰。姑姑我語母亦弗欲聞耶。若笑我。即勿語。亦得忽隔室。言曰。程姥勿更嘔。癡兒其語之。此兒面覩甚。勿耐嘔也。蓋秦母聞程嫗語。虞其過謔。貞婉將生嗔。慈母之心殊不欲其女之有微惱。程嫗聞語始笑。曰。諾。姑姑聽之。梁郎固未死。我家阿牛與梁家之小僮三多善。阿牛者我兒也。姑姑或未嘗聞其名。頃阿牛歸言。聞諸三多。梁貴歸矣。梁貴本亟歸以夫人命之。購雜物爲數至夥。因濡滯至於三日之久。歸卽言井中兒尸非珠兒已有人認領。而珠兒者寄跡其戚串某氏家。亦至安樂戚某氏。且言少須梁翁之怒。熄終當言之。使父子釋憾而歸。珠兒於其家梁貴之言如此。三多方侍其主翁。盡聞梁貴言而吾子阿牛者又聰穎絕倫。能一一述三多之言以語我。姑姑聞之亦莫怨老婦否。語已。張吻吃吃作鶯鶯笑。貞婉仍弗聲。然曼目已張目光。之中生氣滿矣。

逾數日。貞婉已如常。亦能進糜粥。逾於往日之量。愁容已盡。失偶值程嫗至。與其母坐。譚貞婉。雖傍侍無語。而剝果進茗。殷勤逾昔。秦母及程嫗皆覺。則相視而笑。貞婉往往聞秦母及程嫗語。輒及梁家事。然殊不及某氏戚。貞婉殊忍俊。不自禁。一日者。秦母留

程。媼。共。飯。程。媼。嗜。酒。秦。母。爲。之。沾。每。引。盡。貞。婉。輒。從。傍。爲。滿。之。程。媼。已。醉。絳。其。綉。額。醜。乃。無。似。語。益。汨。汨。不。可。自。休。貞。婉。曰。姥。日。言。梁。家。事。亦。知。某。氏。戚。已。至。未。程。媼。張。目。誰。也。我。乃。不。知。有。語。至。此。秦。母。以。目。憚。之。程。媼。忽。悟。乃。力。咽。其。酒。壓。餘。言。同。下。貞。婉。幸。未。覺。然。仍。詢。曰。姥。胡。不。知。姥。言。某。氏。非。耶。且。彼。固。寄。居。語。未。旣。又。立。審。已。誤。以。他。之。爲。稱。似。過。親。穩。實。則。貞。婉。心。中。或。有。親。穩。其。人。過。於。稱。他。之。一。字。者。特。闕。之。弗。使。人。知。耳。程。媼。此。時。始。憶。曩。日。之。言。卽。曰。某。氏。耶。我。尤。聞。人。言。某。氏。以。顯。要。力。將。之。官。他。省。故。一。時。不。暇。與。梁。翁。晤。且。某。氏。固。愛。梁。郎。甚。而。已。又。無。子。彼。謂。將。摯。郎。同。行。卽。爲。己。螟。蛉。將。不。復。以。珠。兒。反。梁。翁。也。女。聞。言。無。語。而。顏。色。驟。沮。喪。媼。尙。啜。啜。曰。此。消。息。至。確。我。固。得。之。梁。貴。者。梁。貴。以。夫。人。命。時。往。來。城。市。故。女。曰。然。則。彼。殆。將。永。不。至。此。間。矣。程。媼。曰。然。忽。悟。女。顏。色。欲。哭。卽。更。之。曰。否。否。我。未。嘗。云。彼。云。不。至。也。且。梁。翁。或。不。允。以。其。子。嗣。某。氏。亦。未。可。知。顧。程。媼。之。言。雖。旋。轉。如。環。而。女。已。深。致。其。疑。卽。曰。姥。言。殊。模。棱。殆。不。可。信。非。醉。卽。誑。我。耳。言。已。愀。然。自。入。室。臥。矣。程。媼。秦。母。相。視。不。知。所。爲。母。歎。曰。此。兒。墮。情。網。入。深。處。矣。他。日。不。知。如。何。況。乃。梁。氏。子。耶。

次日晨秦母方炊程嫗又入貞婉見程嫗仍起承迎然神情微落漠蓋怨程嫗之語不盡乃使已至於髡髡不甯程嫗旣坐卽曰老婦今日又得新聞矣不審夫人及姑姑亦欲聞否夫人笑曰何也貞婉則曰姥果爲確聞者趣言之果又如昨之醉語呶呶者則我殊勿之欲程嫗笑曰姑姑乃怒我耶嫗之言則胡弗確者實告姑姑嫗爲第一誠摯矢信之人西谿之人殆無弗知茲且語我所聞夫人及姑姑聞之必且愕跳梁家夫人及梁貴皆死矣秦母及貞婉果皆大愕母曰死耶以何疾者程笑曰無疾也蓋爲梁翁所殺二人聞語乃益驚秦母乃微呼曰天乎此豺又殺人矣然語絕微貞婉亦弗之聞程嫗續語曰其死乃在一月前梁翁亦不發喪但草草埋之托言夫人歸甯梁貴則已遣去嗣其僕婦稍稍洩之外乃知實爲翁殺其死也梁貴亦在夫人之內室殆有暗昧情事故翁殺之翁旣殺二人乃日坐秘室如得狂疾弗語亦弗笑者凡數日秦母曰此事出已久也西溪固有里甲奈何不聞之官程嫗笑曰聞之官耶亂事初定民無王法者久矣梁翁又起行伍官至軍門跡其一生殺人何止以萬計區區一妻一僕之死將奈之何卽聞之官亦決弗敢究梁婦又無母家誰則爲發其事者秦母曰嗟乎天下乃

至。於。是。程。嫗。笑。曰。尙。弗。止。也。前。三。日。玉。兒。亦。以。痘。殤。蓋。玉。兒。卒。發。天花。而。主。婦。已。死。無。人。爲。之。保。抱。將。事。病。發。乃。延。醫。即。已。無。及。一。晝。夜。殤。矣。貞。婉。默。然。心。念。玉。兒。乃。遽。死。然。則。珠。必。可。復。歸。特。究。亦。稔。玉。兒。心。爲。之。慚。然。而。秦。母。忽。發。異。狀。睜。目。合。十。向。天。曰。天。道。天。道。此。乃。稍。見。天。心。耳。語。已。復。坐。

程。嫗。語。竟。則。索。茗。飲。之。且。曰。老。婦。茲。述。已。畢。今。日。老。婦。殊。多。暇。可。竟。日。勿。歸。我。已。語。老。程。自。飯。可。矣。我。不。歸。飯。今。我。且。出。爲。夫。人。市。得。魚。蝦。來。乎。語。已。挈。籃。而。出。貞。婉。方。執。火。於。竈。見。程。嫗。已。行。微。呼。曰。阿。母。今。茲。珠。兒。當。歸。矣。秦。母。曰。然。貞。婉。曰。果。不。歸。者。詎。不。使。梁。翁。枯。寂。以。死。我。思。梁。翁。亦。當。已。以。人。呼。珠。兒。歸。秦。母。目。注。釜。中。答。曰。然。也。兒。言。無。少。誤。珠。兒。必。歸。貞。婉。曰。然。我。頃。見。母。問。玉。兒。及。梁。婦。梁。貴。死。似。有。愉。悅。之。意。此。復。何。說。秦。母。太。息。曰。兒。胡。知。者。此。事。言。之。甚。長。姑。待。他。日。兒。已。成。人。而。語。至。此。聞。有。叩。門。聲。秦。母。曰。程。嫗。歸。矣。貞。婉。外。盼。心。念。程。嫗。往。市。魚。歸。何。速。也。

秦。母。既。啓。屏。來。者。乃。非。程。嫗。乃。一。華。華。纖。弱。之。幼。男。貞。婉。一。見。其。人。立。張。兩。手。驚。駭。歡。喜。之。情。一。一。自。其。眉。目。輔。頰。之。間。流。露。而。出。方。欲。呼。而。淚。已。寘。塞。於。喉。兩。頰。之。絳。可。以。

炙手手中之鉗乃立墮於地其人珠兒也珠兒覩貞婉三月之別已消瘦至甚頰削而目巨娟秀無減而彌顚頰可憐卽亦欲泣呼曰姊姊一何瘦回首見秦母立而似癡卽曰母母恕我無禮我亟欲見姊語已卽前把貞婉之袂貞婉雖大頹然竟任珠兒不復斥拒但期期曰弟已歸耶歸自城耶我語次頓止而淚盈於睫珠兒曰弟未入城頃歸自山耳誰謂弟自城歸者弟在山無日不念姊姊乃絕不念我亦不以人迹我貞婉哭曰我胡能以人迹汝者汝謂我勿念我之血帕猶在言已立奔旋出手一物擲之地卽反身面向壁語曰視之珠兒一見驚曰姊咯血耶奈何至此則亦立笑吾書至此此二離乃以一笑爲復合之始著者固爲二離笑然二離雖哭其心亦各美滿無倫此淚之來初非以悲特哀樂交迸乃成此狀此時秦母傍徨於側意似欲止二離顧乃弗可稚齡固未審禮法卽在此時而審禮法者亦棄擲不以爲意二離乃至相抱而哭貞婉固至易內羞者然此時久離之魂復歸於軀卽有利刃亦莫能勝其膠黏之力一切弗顧但有眞誠之情之流露彌縫其間即使相抱哭罷退而大慚閉門不面人十日者亦爲貞婉所弗憚程嫗市魚歸覩之喟曰何耶

評

此章敍二離復合。而夫人梁貴之死。玉兒之殤。一切情事皆借程嫗口中帶敍而過。略不費力。而層次井然。此史家互見法也。

程嫗述消息一段。小兒女略解情事。尙含羞澀。老婆子天花亂墜。信口開河。情狀如見。貞婉聞語後。乃感嫗勤。剝果進茗。殷殷逾於往日。於是秦母程嫗亦爲相視而笑。以中年以後人。默察小兒女心理。滿腔情芽。方將怒發。而回念自己當年。亦何嘗不如是。思至此。安得不爲之笑。

女兒家之胸中。一寸芳心。乃如百寶箱。無奇不有也。然其發也。又故爲紓徐曲折。使人不知其心中之所蘊。苟一言直中其隱。必弗自承。弗論情愛之大。卽玩具器物。愛憎之微者。其用心發語。亦莫不如是。知此然後可言好色。知此然後可言情。知此然後可作言情之小說。

第十章

嫗曰。姑姑及公子且坐。公子旣歸。姑姑當不復病。卽老婦爲意得矣。特公子數月來寄

跡何所。此中情事必大。有可聽茲老婦且熟魚作羹。公子可以語夫人及姑姑也。貞婉笑睨程嫗曰。是胡庸言。我蓋已盡悉之。程嫗且行且言曰。姑姑欺余哉。珠兒曰。然。姊語我殊不解。我事固未語姊也。則姊又胡從知之者。貞婉曰。坐矣。我將詳語汝。珠兒無言。自坐。秦母傍坐。但有愕視。復引目四睐。似寫其胸中之焦憂。良不如此二雛樂也。二雛並坐一長櫈之上。貞婉俯首而珠兒側視。時時引帕拭其目。貞婉乃詳語以別後情狀。既而至問訊驚病之事。則大賴然。仍語弗止。珠兒曰。姊亦夢耶。然我亦如之。特所夢各復不同。是復胡說我意。兩人之夢設並作於一時。則彼此夢中當能覲面無異。今日不較佳耶。貞婉笑曰。是胡能者。我居家若乃居山寺。我思卽夢中行路亦不能至。若是之遠。珠兒曰。否。我聞師言。夢者精魂也。精魂之爲物。飄忽而奇靈。勿論何物皆能致之。故師言精魂者。常存之物。此身卽死。精魂不滅也。然則何遠不可至者。貞婉笑曰。若從和尚遊。乃作此不經之語。然則若亦和尙耳。珠兒笑曰。弗然。我師固言我非和尙。特如憚。南田耳。貞婉曰。何也。且憚復何人。珠兒曰。此爲姊所不知矣。我山居數月。於學殊大進。且能畫。復得詩語。至此程嫗以茶進。貞婉笑啜。茶微搖其首。語程嫗曰。嫗聽之。珠兒出。

數月乃習爲大言矣。頃語我其學甚博。言已復笑。珠兒辯曰。姊弗輕我。固知姊決弗信。我乃扶成績以俱來。言次探手懷中出畫數頁。及書數紙以授貞婉。貞婉一一審視心乃大詫。以畫固佳。而設色用筆尤栩栩。欲活婉貞曰。此皆弟月來所爲耶。此甲蟲及菜尤美。甚甲蟲不飛。則翅內斂。僅見黑色之甲。飛時黃翅乃全張。此畫作翅將斂而未斂。微露於黑甲之外。乃逼肖飛來乍止之狀。弟果何從得此。稟本者又曰。此詩耶。珠兒曰。無詩。瞥見一紙。卽已枕上之作。不知何時。乃雜入畫幅之內。煩乃大絳。不可自憊。貞婉曰。月上迴廊。樹影斜山居。無伴苦思家。二語固佳。弟真能詩矣。不知鏡裏此何語耶。則頓微嗔而邪盼。觀其母不之視。迺遽圍其箋。入之衣袋之中。微語曰。弟誠無賴。作此等語。直當打殺。幸爲我語至此。遽咽而手中畫箋已貢。貢墮地。珠兒亦不覺。乃以足踐之。凝視者半晌。

是時程嫗烹魚。秦母炊碌碌。甚二離並坐細語。喁喁乃了無人覺。貞婉曰。弟今復家居。耶。珠兒曰。然特貞婉攬言曰。老父果更不見。逐耶。珠兒曰。此時父頗愛我。殆必不更逐我也。貞婉曰。我思弟弟居家雖精美。終不甚安。不若我家也。珠兒曰。然姊家殊樂甚。惟

我。乃。尤。天。不。生。我。於。姊。之。家。姊。姊。而。母。姊。母。則。長。日。居。姊。家。樂。乃。無。藝。貞。婉。忽。微。愕。似。思。曰。否。我。思。果。真。爲。姊。弟。者。亦。未。必。能。長。相。處。弗。離。此。時。珠。兒。亦。立。悟。曰。然。然。則。貞。婉。知。指。矣。乃。微。以。肘。觸。珠。兒。曰。弗。言。弗。言。防。我。母。聞。也。

治。具。已。邀。珠。兒。同。飯。珠。兒。亦。弗。却。盤。桓。數。小。時。垂。瞑。始。去。貞。婉。目。之。曰。弟。行。耶。何。日。更。至。珠。兒。曰。此。時。必。歸。防。阿。父。盼。我。若。更。至。則。以。明。日。茲。阿。父。遇。我。甚。厚。我。無。妨。日。一。至。視。姊。特。姊。得。弗。有。事。須。我。貞。婉。凝。視。吞。咽。其。辭。曰。無。也。特。我。亦。嘗。學。作。詩。明。固。視。弟。今。茲。可。歸。耳。珠。兒。喜。曰。姊。乃。亦。能。詩。然。則。我。必。欲。一。觀。貞。婉。以。目。視。秦。母。復。視。珠。兒。曰。誑。若。耳。去。休。去。休。明。日。果。天。雨。者。亦。可。弗。至。道。行。殊。滑。也。言。已。珠。兒。已。出。貞。婉。亦。闔。其。扉。此。時。霍。然。宿。疾。脫。體。永。永。不。復。作。矣。寢。甚。酣。噩。夢。亦。罷。秦。母。輶。織。但。與。程。嫗。敍。語。爲。事。似。甚。要。聞。程。嫗。曰。夫。人。言。然。茲。事。良。不。易。解。我。視。二。嫗。之。狀。兩。兩。齊。肩。如。斑。鳩。詎。有。弗。愛。者。矧。年。事。亦。皆。長。夫。人。似。微。歎。曰。此。事。我。早。慮。之。珠。兒。爲。狀。殊。溫。婉。且。聞。其。劬。學。而。慧。增。之。亦。胡。不。足。特。爲。此。事。耳。程。嫗。曰。固。不。甯。唯。是。卽。無。此。事。二。嫗。亦。萬。萬。非。偶。梁。富。而。我。家。貧。也。夫。人。歎。曰。然。則。無。可。爲。計。矣。我。當。以。遷。徙。爲。住。程。嫗。急。止。之。曰。否。甯。便。徙。

遷夫人十年蹤跡而僅得之者乃宜復失去耶。

次晨貞婉起甚夙餐已秦母入廚次貞婉則坐而拈管不知何思乃凝神至專秦氏之室本匪廣柴扉之後卽爲空庭可半丈廣耳庭次爲屋三楹卽起居之所而庭旣偏仄陽光所不屑照往往亭午猶似蕭晨貞婉坐以背向窗以方書故不得不就光線貞婉書甚疾頃刻已滿幅方欲起更取他箋斗有一手自其脅次入立攫案上之箋笑聲囁然則珠兒也貞婉紅漲於面立奪之珠兒笑而退以身倚牆而箋則納之懷中貞婉頓足曰必以箋反我不者我且怒若珠兒曰今茲怒否聽姊矣我必讀此箋言已朗誦曰小院無風獨倚櫺宵來無寐伴薰籠行人一去無消息恨殺燈花隔夜紅蝶蝶無心故故飛春來取次換寒衣舊家燕子知何處盼斷霜天總未歸永夜無眠聽曉鐘滿庭殘月影濛濛無端驚斷香閨夢惆悵芭蕉葉底風綠髻頻時憇不梳怯寒耐病總關渠最憐阿母關心甚偏問晨來強飯無取次燈前懶學書偶拈斑管寫芙蕖舊時竹馬渾閒在作意禁持總不如何處飄零自去家春來芳草滿天涯儂家自媿原頭草猶得風前宵落花魂夢相尋總不成相逢何日話新情讀至此貞婉遽以手攫之箋立碎珠兒笑

曰何耶。姊詩弟已盡見矣。僅此兩語。乃斬不示我。貞婉曰。我詩何嘗言必示汝。汝自乘。我未備。攫之。且卽我所書。亦何必。遂爲吾詩。珠兒曰。姊昨不嘗語我耶。貞婉笑曰。我特用以誑汝。至珠兒曰。誑我。至復胡爲我今至矣。貞婉不能答。旋曰。我不與汝語。汝出門。三月乃學爲尖嘴利口之人。非昔日矣。珠兒笑曰。卽我爲利口。然姊必告我。以此詩之末二語。貞婉笑以碎箋示之。曰在是特吾不言奈何。珠兒立反身行曰。不語可矣。貞婉亟止。以手曰。弗行。我茲告汝。珠兒笑曰。我固知姊必以告也。究何語。珠婉行近珠兒附耳曰。不如梁上呢喃燕。猶得雙飛過一生耳。語次大頰首不能舉。惟引手整其襟角。曰。今茲汝可坐矣。

珠兒返其家。面梁翁。卽侍梁翁同飯。自是珠兒每日必一至貞婉家。歲月如流。復閱數月。已入夏矣。梁翁茲時遇珠兒至有恩意。以翁固愛珠兒。若已出向者。特阻於夫人。又生玉兒。翁乃不能不潛視珠兒。茲夫人已死。玉兒又殤。梁翁蕭然獨居。但憾其婦不已。既憾其婦。自益厚珠兒。梁翁鑒於其婦。亦不復更爲膠纘之想。意已一旦不諱者。則悉產以畀珠兒。顧家事叢脞。梁翁身歷戎伍。知有刀劍耳。殊不耐持籌握算。此時梁貴亦

死庶內外集於翁之一身。翁乃大不樂。顧曰沉思咄咄者尙不止此一事。一日父子飯罷。梁翁吸煙珠兒則傍側爲淪茗。梁翁目光時注珠兒之身。口中則微語曰兒漫長矣。矧我家事如麻。內外皆不得理。果爲娶恩至此。大樂不期手擲其煙管。視珠兒而笑。珠兒曰阿父何樂也。翁笑曰我心中正思及一事。乃樂不自禁。兒知我何思者。珠兒笑曰父何思。兒胡得知。兒意父將復官耳。梁翁扯鬚曰否否。我老矣。朝庭簡命人才。自需英年之將帥。若我衰朽。復安用之。卽得官而以我屢瀕於危。之身。復試鋒鏑。亦殊不以爲樂。兒蓋誤也。珠兒忽曰兒得之矣。梁翁曰得之乎。試以語。而翁珠兒曰殆兒將復得一阿母耳。以我父年高無侍。卽兒意亦以復娶一母爲得。梁翁愈笑。點首曰差近之。然尙未的也。娶則有之。特非爲兒娶。阿母翁意將爲兒聘耳。珠兒立絳其頰。期期曰兒尙稚也。翁曰翁豈不知。特自汝母之死。我不堪家務之擾。果我不亟爲兒娶。婦者將立。促我之年壽。兒不視阿翁半年來。髮已白逾於昔耶。珠兒無語。梁翁曰我意當亟爲兒了此事。曩者在城某君言。今杭城守某。有一女。頗韶秀。年亦相當。家世亦復相類。適時汝尙居昭慶寺。我思爲玉兒聘之。以病殤故。遂罷。茲當重議。及此矣。珠兒仍無語。梁翁笑曰。

爲兒娶婦顧弗樂耶。聞阿父言兒之心果爲樂否。珠兒微語曰兒不。梁翁愕然。珠兒心中方念貞婉之詩不如。梁上呢喃燕猶得雙飛過一生之詩反復不已。幾忘梁翁所語爲何。翁曰兒不欲耶。噫天下人安有不欲娶婦者。阿翁當日起貧賤年三十餘猶未娶苟得聞將爲娶婦之一言者欣躍欲狂矣。兒曰弗欲兒真稚子不知人事者茲當弗抗父命。梁翁語時至溫靄不審以是翁粗暴胡以乃爲此態。當知天下暮年之人久豚暮鶴相對怡然自生其舐犢之意不僅。梁翁然也。珠兒素柔順然似有難白之隱故期期終不成語。梁翁迫之再始出一語曰果欲兒娶者必秦氏女舍此皆非兒意所欲。梁翁張目曰秦氏女耶我戚黨中素無秦氏汝又從何處見此女者。珠兒笑曰非戚黨也。蓋卽梁翁曰蓋卽誰氏之女汝何呐呐爲對。老父亦不能盡言耶。珠兒力掙爲一言曰蓋卽曾同學之秦氏女貞婉也。父亦嘗見之。胡過詢爲梁翁張眉而笑荷荷不已。曰。然。然。我。固。嘗。見。之。苗。條。一。好。女。郎。也。然。則。汝。乃。戀。戀。此。女。耶。怪。得。汝。每。晨。卽。出。必。午。始。返。若。有。日。課。殆。卽。共。是。女。嬉。耶。又。拊。掌。曰。天。下。男。兒。一。至。成。年。自。然。生。其。情。愛。此。事。至。不。可。解。珠。兒。微。賴。曰。父。勿。瑣。瑣。更。言。者。兒。卽。他。適。矣。梁。翁。曰。阿。珠。我。非。寵。汝。然。是。女。

亦殊娟秀可愛。果其家無他者。父當爲兒遺媒往其家。殊貧然亦無害。我家資以巨萬計。而翁物卽兒物耳。初不瞰望。嫁奩然則議定矣。明日當命人呼一業媒妁者來。以我家聲事當不患不成也。珠兒大喜。感其父之恩。至於入骨。特又虞其父爲一時興至之語。卽曰父言確耶。梁翁掀髯曰。阿父胡爲誑汝。珠兒笑曰。然則兒謝阿父矣。乃立跪。自是時後。以至夜分。梁翁顏開狂笑不已。珠兒雖無語。然夢中亦時聞笑囁。明日遣媒妁矣。

評

說夢一段。確爲稚兒傳山僧口吻。雖支離不甚可解。而有真諦存焉。我憶林譯紅樵畫槳錄。毗亞得利斯唱歌一段。與下卷離魂一段。則真同夢如覲面者也。精魂交糾。自然感應。鴻都之召爲非情種矣。

寫相語數段。情文兼到。深情慾態。無一不肖。讀之楮葉生香。

詩七絕妙在有不佳處。才爲弱女初學韻語之作。

鵝鵝作裨官家言。有詩云。椽筆高扛。我不如。搜神說鬼。笑鬚蘇。無端兒女。啁啁語。

也似相如賦子虛讀鵝離小說者不可不讀此詩。

第十一章

貞婉於茲數月中無日不面珠兒面作捉襟細語攜手偕行爲狀至樂然二鶴究爲稚童兩皆心許而訂婚之語乃各斬弗出口貞婉嘗疑詎珠兒乃無情於己不則亦赧不勝耳然兩人之意實已交相喻於言表長日同處貞婉或持針黹珠兒則爲理其線珠兒之衣偶爲玫瑰花刺所裂貞婉卽以手中針爲綴合其裂痕見者莫不以爲一雙小偶也是日之晨貞婉梳盥餐已卽引目盼門次思珠兒殆當至矣然秦母是日殊不適以昨日之夕與程嫗絮語且治織幾至達旦途中寒是時猶未起秦母素多憂居恒悒悒若嬰重患邇日尤甚或與程嫗語罷啼痕已滿其頰顧所語至秘卽女亦弗之聞女殊勿解屢舉以詢母則曰兒茲尙幼待兒長成當爲兒言之女笑曰兒不幾已長耶秦母則深顰無語他顧微微曰天而果相秦氏者曷不生男子茲復何冀耶秦母旣病女則默坐反復思此語不已

日向午有叩戶聲貞婉以爲必珠兒亟啓其關乃殊非是來者爲一肥碩如豚之嫗亦

非程。嫗衣飾較程。嫗爲整潔然。女殊弗審。其面錯愕。而立嫗則睇其目。上下端相。貞婉。弗少。煦。旋張作笑。詢曰。姑姑此間爲秦氏耶。女曰。然秦氏也。顧嫗何事見過。嫗曰。老婦亦此村人。茲來特謁夫人。兼爲姑姑將喜信來也。語次作巧笑而醜。乃逾恆。女未悟。曰。然我母病奈何。嫗曰。何害。夫人卽病聞老婦言必喜。或將立已。其疾姑姑不知。老婦三寸舌。固足爲人家之喜鵠。姑姑盍許我入面。夫人女曰。諾。則先入至秦母病榻之前。白曰。母有一姥姥來視夫人。微聲曰。誰也。得毋程姥而肥。嫗已隨入。卽應曰。非也。老婦朱氏家去。夫人居非遠。亦足名爲鄉鄰。特夫人簡出。老婦又恆事集故。未相面。茲聞夫人微恙。特晉詢兼有語。奉白言已。自坐秦母微愕然。亦無由拒絕。是人則曰。姥姥恕我家門荒落。我又病。乃不能以禮延。姥姥弗以爲褻者。盍小坐。卽曰。阿貞趣渝茗。至女噭應。自出。朱嫗目送之。笑曰。姑姑誠天上人哉。夫人得此掌珠。十丈夫子弗及也。胡云衰落。且年幾何矣。母曰。十五齡耳。其父早背。我又多病。支持門戶。大不易。此女失教。乃嬌憨無狀。姥幸弗哂。已足。朱嫗拊掌曰。夫人何過。謙我視。夫人有福之相。晚景之樂。正無窮極。或在姑姑耳。秦母無語。微側其身。欲起適貞婉捧茶至飲。朱嫗笑謝受茗。執禮甚。

恭秦母卽令女扶己起擁衾坐於牀笑曰姥姥弗罪寒家衰落誰復見枉者姥之至乃出意外朱嫗亟謝不遑

有頃啜茗已貞婉仍傍侍微睇朱嫗心念此嫗胡碩意其飲肉多耳然亦甚詫其人聞此肥嫗發言曰夫人弗怪老婦言我視夫人子然一身貧居無倚持家教女不過劬耶果老身爲夫人計者當稍稍蓄婢嫗給役使彼其他無論不觀我村中梁軍門家耶軍門挈一妻二子居此今年其一妻一子相繼死而婢嫗仍多如雲彼雖富且貴亦猶人耳奈何夫人遂自苦如此女聞嫗語及梁氏心已微震然仍弗語聞其母曰姥姥此語殊非解人我與彼家相懸雲泥也且語至此乃不卽出朱嫗吃吃曰夫人弗言言者且使老婦作惡誰家家運乃無反覆且夫人後福正在桑榆老婦固善麻衣術言必非謬又微語曰茲固雲泥有時泥乃濺天足與雲齊未可知也則睂其目視貞婉復笑夫人卒曰姥姥非與彼梁家相稔者耶嫗曰然非特相稔且軍門視我至有恩意年時佳節以酒肴縑帛頒老婦自夫人在時已然亦時時命老婦以事茲來固亦以梁翁命者夫夫此時已微諭其意卽曰乃以梁翁命來耶然則嫗何事嫗笑曰夫人試一度之老

婦爲月老替身。凡二十年。慣以紅絲繫世間男女之臂。然無若茲行之樂。梁郎及姑姥。一雙兩好。固孰得而似之者。且語未出口。此時夫人已洞悉立止之曰。姥姥弗言。我已審。姥意顧視貞婉。已不在側。蓋肥嫗語至紅絲繫臂之一語時。貞婉出矣。

秦母以手拊胸沉吟。至於久久。卒曰。姥姥厚意。固可感。然自審家世。萬不足以偶梁氏。子茲語。姥可弗言。語至斬截。朱嫗仍笑曰。人謂夫人孤潔自好。此語誠非虛然。梁氏郎殊可兒。老婦聞擇婿。以才若梁郎。才不十年。行見大魁。天下易其父之揚武。爲右文耳。果在他氏者。以梁家富貴承認之。且不暇。老婦知夫人固不以貴賤易者。然擇婿如梁郎。才亦至可矣。且聞姑姑與梁郎夙同塾。又甚相得。則夫人爲兒女他日之幸福計者。似弗可失之交臂。夫人笑曰。失之交臂耶。然我固自欲之。他日弗怨姥也。乞姥弗言。姥久坐。諒已饑矣。阿貞速以點心來。語時。胸次起伏而顏慘白。似已鬱怒。朱嫗覩之。乃駁愕無已意。以如是貴闋而乞婚於寒賤。乃反爲所斥。則吾自業我業。以來所未嘗或覩。此婦非風亦必病。久而失其心。且思且笑。覓所以進言之隙。顧不可得。而秦母逐客之令。以下款之食者。實不啻爲促其立行。不得已。趨起。母曰。姥行耶。我病不能興。奈。

何。阿。貞。速。拔。關。送。姥。姥。行。也。數。呼。弗。應。嫗。遂。自。行。

朱嫗既去。秦母欠申微呻。微曰。是人行耶。然我殊弗耐。其擾特阿貞語。至此乃連呼貞兒。而貞婉已入。頰淚痕瑩然也。朱嫗之行女弗見。亦弗聞。但知珠兒之使已見拒於老母。此時心中惱然。不審爲哀爲樂。而涕不可止。目似眩。則扶壁微息。懊惱中聞老母呼聲。乃忍淚而入。默然侍立。下其目不敢睇。母防一視。其母淚即將奪眶而出。母呼曰。婉兒。兒頃何往。母乃累呼汝。不得。貞婉泣然曰。兒未他往也。特母驚曰。兒泣耶。泣胡爲。噫。貞婉強笑曰。兒胡嘗哭。特淪茗目爲煙氣所薰耳。今茲母倦矣。盍少休。言次。卽扶秦母復臥。秦母以面向壁歎曰。我悔甚。悔當時耳言已闔目似睡。

自是三日。秦母病不少瘳。且進益劇。始僅體微熱。繼增喘嗽。而顏益絳。蓋虛火上也。貞婉驚甚。日夜侍床側。遺之睡。亦弗睡。而淚眦。泣然亦無敢縱其哭聲。以驚老母。女此時茹苦。蓋萬狀矣。幸程嫗至。見而大駁。遂止。不復去。亦爲延一村中之醫。村醫雖知醫。然其爲醫。醫牛多於醫人。故值醫人。亦一出。以其醫牛之法。幸村人之蠹。亦不下牛。不然將盡爲此醫所盡。閱日。秦母病危矣。然秦母之危。初不以醫。以數十年嬰憂蒙難之。

軀生氣已戕伐至盡復安恃延其軀命數日中貞婉之淚乃無乾時此時幾盡忘一切亦置珠兒不復念一心祈天願以此身代母疾顧天憫秦母不欲復以其憂患戕伐之身置之塵世聽其呼籲乃不得不力促其乘化歸盡以去一日之夕時爲初夏煦風拂庭繁星滿天程嫗坐秦母牀次手調漿飲目則注秦母秦母似寢已熟然痰聲格格然隨呼吸上下貞婉則以手掩面伏案而嗚咽特聲甚微程嫗低語曰姑姑弗爾如是適足以增若母疾且姑姑不寐已數日盍少憩息此間有老婦在也貞婉無言仰首以目視其母復視嫗曰我可去耶程嫗曰少憩不妨果需姑姑者老婦當呼姑姑至貞婉乃起立然仍遲回不遽行忽秦母張目微呼曰阿貞貞婉立趨至牀畔俯身曰母何言秦母凝睇其面淚已溢出復曰程姥程嫗立置其藥椀曰吾在也夫人何語母曰我思少坐久臥覺骨節之酸殊烈言已卽支撐欲起程嫗亟止之曰夫人是何可者天氣雖煦然不宜病者秦母乾笑曰我尙爲病者耶卽死者亦何害且我語至此已歟不可止貞婉立爲按摩其胸秦母長噓其氣曰我命近滅矣從此當得見我夫子吾固甚樂然吾心中之秘今日當言矣貞兒聽之母語汝汝勿怨若母程嫗歎曰夫人姑少息愈後言

之不甯佳耶。

秦母張目曰貞婉汝知若何姓耶。貞婉詫曰兒秦姓母甯弗知夫人喘曰非也秦固爲姓特爲我母家之姓非汝姓汝陳姓也貞婉大驚曰我乃陳姓耶若然我父殆陳姓非秦也母曰然陳績夫績夫嗟乎績夫卽若父之字諱益也貞婉諦聽恍然知此中殆有奇冤秦母旋曰若父歿久矣兒知若父何以死蓋戕於一負心之賊之手其人非他梁虎也梁虎從左宗棠軍爲裨將從征浙西一日邂逅若父時則我孕若才五月耳若父好大言醜詆左氏治軍之匪善梁虎聞之又瞰吾家富立動其貪時幼主洪福瑱方自金陵走至浙左分軍邀襲之梁以其隙乃誣若父曾爲洪軍參謀且言將爲福瑱響應起事於浙左氏已大怒梁復陳若父之語粉飾多辭以激左怒左果大怒立命梁以部下兵襲我家掠汝父去戮於市我時孕汝艱於行幸得程嫗負我逾後垣出時天已暮幸不爲賊得乃止於逆旅而生汝後三年梁虎以迤西鎮乞歸乃家西溪與程嫗家至邇我乃來此依程嫗以居固將圖萬一復我仇不幸我爲婦人又生汝弁而不冠我望絕矣茲汝已長我仍弗死亦無以對汝父於地下嗟乎陳氏之嗣絕若父之仇不復是

乃天也。語既則喘急益甚。汗如漿。頽然復臥。

貞婉且聽且悚。色灰敗如紙。此時萬疑皆破。豁然知其母之用意矣。心中微呼曰。天乎。珠兒乃爲我仇家子耶。天何酷虐。乃生珠兒於梁氏之家。然仍以手按摩其母之胸。弗止。程嫗則且聽且泣。淚浪沾襟袖也。移時秦母喘息忽漸微。頰上之絳已退。張目視貞婉而目神已散。強呼曰。貞兒我殊負我然汝必語未竟。溘然竟逝。時則漏三下也。程嫗驚呼立縱哭。貞婉倚牀而跽。不少動。視之暈矣。

評

父母子女之愛。天性也。男女之愛。亦不可謂非天性。子女於父母侍。則喜離。則憂。疾病。則驚以懼。人情也。男女之間。合。則喜。離。則憂。不可得。則相思。亦不可謂非人情。然二者。有時而並至。則胡者爲先。貞婉當秦母拒媒之後。忽值母病。乃能置兒女之情。不復念。一意以母病爲憂。貞婉眞天人哉。於此吾乃知肥碩如豚之朱嫗。其語。乃殊不虛。

鶴離爲文。於小說家言。絕似畏廬老人。此章中如「村醫雖知醫。特其爲醫。醫牛

多於醫人。值醫人亦一出以醫牛之法。幸此村人之蠢。初不下牛。不然將盡爲此醫所盡。」語如貫珠。新穎特甚。皆林門宗法也。

第十二章

濃綠撲窗繁花欲笑晨光煦和最足怡人神志頗會不幾剎那已漸漸入於曛黑或盛雨跳珠黑雲幕空景象百變矣我人披衣而起悠然玩賞曾何足以知有此後之變幻乃不可測珠兒姻事旣得父諾喜心翻倒尤不自持旣樂得遂所欲復虞所踐乃非眞境乃至入夢時時呼阿父或婉妹則遽醒醒時忽念斯事當以卽定爲佳果阿父一旦反汗者百事墮矣然用何策乃能使阿父無中悔思極乃不可得則憂懣不已珠兒固稚世途皆非所歷乃左右不知所可思以晨往面女母及女告以父言顧赧極乃不敢出卽使爾時女母面之詰以阿父何言者珠兒當亦期期弗出諸口輾轉反側晨曦已高逡巡下牀據榻而坐卽有侍童入啓盥漱珠兒却之但持一冊反覆展閱特初不知諦審其爲何書目光固注行間思潮上涌乃使手中冊立化爲汪濤之海其中魚龍曼衍百怪畢陳而於一微塵中無不有貞婉之影娟娟特立微笑相向嗟乎凡人一浴情

波。則。畢。生。意。志。五。官。百。體。無。不。瓦。解。舍。此。一。字。咸。無。足。以。當。其。一。顧。王。伯。輿。登。琊。琊。而。曰。甘。爲。情。死。珠。兒。此。日。特。初。步。耳。

有頃聞門外歎聲珠兒瞿然知其父至急歎其遊思恭立以待手中書不期而自墮於几此時父已推扉而入珠兒一覩父面立審其事之未中變父似已被酒雙頰盡絳而慈靄盎然旣入室則就椅自坐以手捋鬚先作微歎蓋翁將發言之前固無不如是者珠兒念自後母之來嬪父不入我室者已數稔今日之來殆爲特典而父言發矣曰兒起胡夙乃猶未洗漱晨來氣爽盍少涉園林以自疎散我園固非廣若用以居我父子則亦不爲湫隘我茲一無所恃所恃惟汝用以娛我暮年汝果鬱鬱以自薄其生則我復何樂以自排遣此溫語一發乃語語打入珠兒之心覺天壤之間空無所有惟有慈父之恩籠網縕薄於毛孔不期而淚珠已奪眶而出呼曰父兒聆父言乃不知所答惟父昨語語至此乃期期不卽下父已知旨卽張髯而笑引手作勢止珠兒曰兒勿言我已知之得毋爲彼女事耶父意已決必不使兒失望且以我門楣偶一貧女復何所求而弗遂者兒勿急急此事儘使老父任之兒年尙稚更三數年當授室此時貞婉亦

已長成汝二難相嬉逐於我前我志願畢矣語至此卽起曰我且出兒靈訖當至我許我將攜兒出行散也

珠兒飯罷卽朝其父角巾便服一手携杖一手扶兒遊涉林墅間日數移暑始歸父初不病足年雖暮彫然仍作健兒狀平生不解文義舉動粗獷儒巾雅服亦至弗稱特退閒日久慕林下士大夫所爲卽喬爲是狀猶之飾獵狗以文綺終復不類顧翁弗自知也珠兒傍侍遊目雲水心仍抑抑弗甯翁返顧曰兒何所思珠兒曰兒無思也因指點峯巒故與翁閒話且行且語涉一深林之次微風拂面一燕掠珠兒之帽而過紅襟沾泥其雌逐之語呢喃也珠兒因復默不語

行散移時翁倦欲歸珠兒仍侍行將及門次聞閨者老王與一村中傭者閒語見翁至皆屏息弗聲傭者尤悚惶欲遯去翁半昔獐膚僕婢咸嚴憚自以欲養威重閒居間出村中人尤罕接其面但有過其衡宇相與指點謂此天上神仙之府卽軍門之所居而已顧翁自婦亡其性質似爲一變其平日剛矯之甲冑包裹其身茲似加以巨鍼力刺而入立委其甲不復如昔平日不獨加愛珠兒卽下至婢僕亦接以溫諺覩閨者屏息

忽復微笑，霽顏詢曰：「若頃何語？」胡忽默也。語已，自將珠兒入，亦不待闔者之答。蓋翁固不欲聞闔者語，特覩其窘狀，欲以慰之而已。顧闔者得此殊恩之錫，驚喜交集，語乃不期奪喉而出，曰：「小人無語，適與此人譚朱家事耳。」此語既出，珠兒不期立回其首，顰然以聽。老王則指傭者囁嚅語曰：「適間渠語我朱家貞姑，忽失蹤遁去。吾意言未旣，傭者攙言曰：『若胡憒憒？』我曷嘗以失蹤告若者？」設或省親遠道，亦未可知。老王聞言，則點首曰：「言良是。」貞姑自渠母謝世長日，樓居汲水市物而外罕有得覩其面者。一昨我偶相值，渠斂避若不遑，雙眉下垂殆壓有無限愁思。弗克自勝，幾欲與睫相合，且其深碧之瞳，亦黯澹非昔比。微連日啜泣，不致此公子當知其遭遇苦也。老王言少歇，回顧珠兒，則已蹀躞入蓋珠兒驟聞貞婉失蹤，惆悵若有失縱，未能遽必而愁雲慘霧已羅布其心胸，以下數語雖盡聞之而實無所知也。

日之暮矣，殘陽與炊煙作戰，力弗能敵，逡巡避去，至無蹤影，而莫靄以起，微染黃色，瀰漫長空，景至蒨麗。復有微涼，如水襲人，裙袂正足，豁人神志。珠兒晚餐既竟，遽入書室，架上取玉谿生詩一卷，方欲展誦，而風姨忽破簾而入，吹燈光幾減少，頃光復如前，變

幻詭譎莫能言。狀對之不覺。悄焉而思。以爲兩間事物。莫非類是。卽以貞婉言之。十餘載。安居江邨者。一旦忽作彩雲飛去。其離奇正不可思議。繼忽自責曰。貞婉好女子。宿昔加愛於吾人。若形與影。永矢毋離。今三數年後。行且遂其畢生之志。願嬪於吾家。將忻忭之不遑。鳥忍作冥冥鴻飛之舉。老王讐言。又奚足信思。至此叢疑頓祛。若炎熇鬱蒸。獲飲冰水。胸膈間生無限清媿。則復展詩卷。無意間得銀河吹笙。一首甫讀數語。都無當意。乃錯亂繙之。則爲碧城三章。覺佶屈乃逾謨典。其涉想更不得領。解苦之亟棄去。實則此詩卷爲珠兒平日所諷誦者。無慮千百遍。嘗戲與友人競背誦。能不脫落一字。丹黃爛然盈乎其眉。類爲平日有得。而書茲何爲者。乃若驟覩生客。倉黃不能道隻字。夫亦以思所不屬其方寸中。若者爲喜。若者爲疑。若者爲應付。各分疆界。土佔據殆滿。彼詩卷乃逐千萬里之遐。無復有涉足之餘地。治奕而期鴻鵠之至。珠兒是時似之矣。

珠兒旣棄詩卷。乃坐室隅。沉沉然。若有所思。而簾外風雨大作。時復自檻底斜入。似展其能。欲以眩珠兒。顧珠兒初未之覺。少遷覩襟。際盡溼。乃知爲雨。以帕拭之。盡亟起去。

入膳室將朝其父顧闌焉無人僕隸亦均入睡乃迤邐入寢室翁亦已遊華胥僅燭奴危立桌端把影自喜珠兒乃微步出懼翁驚醒將有譴責正復不利旣歸書室而情緒萬千似漭瀁洪波洶洶以起頗欲驅之出吾心胸顧乃不能憮憮孤影又無可告語者不得已乃出素榻敝筦蘸墨書曰

臣叔年來自信癡詩歌吳體鎮相思黃梅細雨連三月紅豆繁春發幾枝書至此乃略止繼又書曰

小盞碧螺供渝茗明璫翠袖看壙詞幾多盪氣迴腸事說與簾風恐未知

悄悄嫩涼籠短夢雨風無賴意闌珊錦茵未穩烏龍夢玉柱初成金鳳彈似有微

波通膩語可曾古井起新瀾紅牆咫尺無多路欲與蓬山一樣看

吟旣竟折榆作數疊懷之臺中繼復探出振筆似欲塗改旋棄去取詩卷以榆納之起立微步時以指甲搔髮一若貞婉存乎其內欲出之以圖傾譚顧久久勿得第垢穢逐逐落而是時雨聲又厲滴階石作巨響若鳴鼓角若馳俊乘珠兒聞之類夢悟亟探時計視之忽失聲曰噫夜已深矣言竟乃滅檠入著者曰嗟乎珠兒愚也備者偶一語而

顛倒至此

翌日之晨珠兒起特早盥漱既竟侍者傳餐入珠兒怒斥之曰若胡爲是瑣瑣嬾人不速去將訴諸爺侍者聞言若奉丹詔亟鼠竄去珠兒則邁步入翁室翁方起星星之髮乃類亂蓬見珠兒則微笑眉宇和霽絕無贊盤氣即使吾人督遇之者亦能定翁爲慈祥之翁故此笑直可名之爲解渙忿怒之聖品珠兒覩狀孺慕之情大動其來本欲語貞婉之事是時已不期而棄之雲霓之外久久始欲有言顧其言盤踞胸中不願出諸口跼蹐有頃竟不得一語而出逕至園中則見銀桃數樹爲夜來風雨所敗片片墮泥溷墜粉狼藉游蜂時過竟棄之不復顧滿園春色黯然無主昨日之日猶向人嫣然作笑而今乃若此榮枯之迅令人莫測言念及此不禁悄以悲尤覺力疲不克自支就椅作小憩迴顧間翁已縱步至就其旁他椅坐坐時特微咳此情凡爲翁者類若是尤有數端均若與年事相維繫旣抵其境自能爲此非然者縱矯飾萬端終復不類翁旣坐則語珠兒曰兒餐未珠兒曰未也翁曰兒晨間果爲何事起久乃猶未餐翁爲此語不過視爲閒譚初非欲窮究珠兒而珠兒則復大窘一若晨起所爲事咸暗昧特甚不

可告語者翁覩狀復微笑攜珠兒入

餐頃珠兒復欲語顧覺艱於啓齒繼乃鼓其餘勇語翁曰父昨日之事旣許兒矣然頗聞老王言……言至此久久勿能續翁則徐語曰老王言何如兒有所需者父當鑒兒願兒言無害珠兒聰聽之膽爲之一壯婉語曰老王言朱家貞婉失蹤去耳翁離座奮起曰其言信耶言時翁微動其爲驚亦已不淺珠兒覩狀乃不敢復言其他第思有以慰翁顧良久勿得而翁顏色已漸迴復拂鬚語曰兒毋恐老王第讞言耳昨父已遣人召前鄰楊老來囑爲之介兒試思之楊老宿德父又敬畏父今諉以事烏有不竭其志者以吾家門楣偶彼女正大易事父昨已爲兒言之縱使微楊老亦復匪艱且爲彼女計生長貧賤蓬門未識綺羅香一旦來嬪吾家瓊閣瑤居錦衣玉食恬恬愉愉正不譖兩間有愁困事方之嚮日奚啻霄壤復何憚而不樂此翁詞鋒方縱珠兒大愉樂而老王已來報楊某至珠兒知爲適間所言之楊老念少須縱譚必將及己亟遂巡去

楊老旣見翁嫋嫋而前垂其頸至不能一仰視爲狀絕倫僂直可名之曰楊駝翁固坦然第作微笑其笑亦非哂楊第用以報其敬己之誠意旣入廳事翁肅之坐楊復作揖

遙移椅遠。翁殆自忖身分。莫敵翁不可與之抗坐。非避至暗陬者。將無以判貴賤之懸殊。然翁固未嘗以是爲懷。人生高下。本不能久。寒微之家。烏能必其不騰達。勳赫之第。亦烏能必其不彫替。故於楊老未嘗稍加蔑視。而楊則類下僚之謁上峰。恭維特謹。少選柔語曰。大人賜召得毋有所教。委翁乃具告以故。並述以閩者之語。楊唯唯聆竟。將告辭。猶懼翁或責其慢。則復略致寒暄。移時乃出。翁送之門首。一揖別在。翁意本視爲常事。而楊則若渥殊寵。以爲皇皇偉人。猶與吾致敬禮。蚩蚩者。氓疇復足當吾一盼。平日楊本桀驁所憚者。唯翁至是舉趾益復高揚。然亦緣是愈德。翁返家稍息。亟去朱家途中。默計貞婉一弱女子。易於爲功。設不從者。當劫之以勢。歟抑艷之以利。歟抑曉之以情歟。繼念貞婉夙善翁子。自非疎闊者。比又烏庸是幾多籌畫。不過兩家直行。恐滋物議。須有一介乎其間耳。然吾今日正復易爲力。事成復當得見許。於翁則他日之日。或緣翁以得躋顯途。亦正有望。非然者。事或不濟。翁必目吾以無能。渺吾若無物。則吾又烏能豪於儕輩。思方苦。而朱家已抵蹣跚而入。則塵埃積壓。杳無人踪。惟鼯鼴數輩。撲朔作戲。覩人影而誤以狸奴。則相將潛遁。若不遑內室。已鍵不克登。樓呼以聲。不之。

應叩之隣家則謂貞婉已先兩日去矣著者曰茲事無足異也吾人稗官家聲類取奇幻乃能綿延其說並以驚喜閱者貞姑此去正予吾人以臂助方忻幸之不遑而異云乎哉

評

此章爲上下兩編旋轉之關捩所謂柳暗花明之境也十章之末珠兒之家庭身事美滿無倫奇甘逾蜜自此章以下迺復入悲境而悲歡一綫之間乃在貞姑之失蹤與否嗟乎往事夢空春去後高樓天遠恨來時珠兒當日蓋如是矣中間摹寫珠兒想像之一段最爲細緻有致嘗謂西人小說惟却爾司迭更司能於空處著筆澹處傳神每一篇之出寥寥數百語可盡而衍爲千萬言語有奇趣沁人心脾鶼鷀此作蓋力效之也

貞婉之去如驚鴻有影神形無跡爲書中一奇境而此篇祇從楊翁之來澹澹一點其餘只寫珠兒家庭亦爲下文蓄勢地步文章無直筆固當如是

第十二章

桃花依然人面何在芳蹤既杳春光誰主秦樓弄玉乃等易水壯士矣楊旣譖貞婉去家亟返抵翁所告以適間所遇並慰藉翁使毋驚悸實則楊是時之驚殆逾乎翁楊之驚蓋爲斯事一去當不復能再得翁寵故其始以爲吾適間所默計或克有實踐之一日今旣無補於翁翁又豈再惄惄於我一切思慮不期而等諸夢幻然此苟鄙之念猶未盡灰則復告於翁願以覓貞婉蹤跡自任翁知非楊所能則低聲却之其意不第欲屏楊並將是事隱之勿使珠兒知蓋珠兒夙工愁與貞姑戲笑而外長日嘿然戚戚若有所失唯或於斂神衡慮之際覺目前所現觸處盡爲貞婉之影則亦爲之微笑設此消息而爲所知者其悲慟當復奚若故翁於款楊之際勿事張皇而孰知玉屏風底傾耳觀目者卽爲珠兒此古井波瀾長空霹靂且盡聆而無遺也

初珠兒在內室知楊至戲出竊聽初不期消息乃若是之惡失望之餘乃轉憾老王及楊以爲若輩胡爲苦以惡信見告而此無情之耳膜復頗願助二人爲逆遞入腦中勿能稍忘愈念愈忿竟欲出與二人鬪一若貞婉之去實爲彼二人逐之亟當以此科其罪繼復惝恍以爲貞婉猶在其家老王之言楊老之語盡爲我夢中所歷苟不吝行

數百武者即可覲我貞姑之面而聆其溫膩之語繼益迷惘似覩貞婉適在目前闕氏不施神光益覺曼麗對己展輔一笑並告以人之多言實不足恤樂益無藝亟以手挽其玉臂顧覺絕堅韌而其肥逾嚮日奚啻數倍掌中竟不能容迨細視乃知所挽者非玉臂實廳柱也有頃翁入亦不卽坐第以雙瞳諦視珠兒久久作微喟乃就坐則垂其頸以目注視其鬢似自喜其鬢之美憾無丁謂爲之持者實則不然翁是時方寸中方期得一善策使貞婉重來故土用以彌珠兒之憾或爲珠兒另得佳女其胸中所嵌之貞姑小影立爲湔滅則雖永永不歸亦復無害特此二策雖善遼而行之亦無要領思索旣勿能得則期鬢中搜出一奇計循以爲之或獲良憐之事徵雖然鬢猶是鬢也烏能臂助其事特翁之妄念亦正不亞於珠兒耳

茜窗晝萬花騰霧清馥中人若墮香海湘簾之底時有藥煙一縷雜裊其間卽珠兒所居樓也珠兒病矣珠兒之病醫士不能究其原藥石不能奏其用長日懨懨起居無恒縱翁至亦冷澹絕非昔比僕隸有語不置答者十之八九翁乃引以爲憂尋思無計胸中固明知珠兒爲貞婉故然亦不能招而致之牀第之側以暢舒珠兒無窮之蘊結

則轉悔。昔日不於未亡走之前先定有成約。如雀之中矰魚之入罟。今日之日欲倍無從甯。非大幸。既不能爲此而珠兒思慕之情曾不少。殺神志日。督戚戚以自促。其生小臥十數日。容光已大異。昔時苟長此鬱鬱。又如何而可者。計惟有令之少事游散。不作樓居。外象既呈內晦。或者可以稍已。而珠兒則又不願見翁至。必強自鎮攝。謂疾良瘳。實則其中心搖搖。正如迎風敗籜。無能自主。翁曲順其志。遂勿復語。惟時或入其闥。一覩其容者。必立增無限憂慮。如萬千麻絲交織。腸胃蓋珠兒清瘦竟日甚。一日雙瞳大遰往時而無光華。乃類龍眼之核。面龐亦現爲黃色。非復有鮮紅色澤。設再循此以作生涯者。其髮且亦將幻爲銀色。外觀若是。其精神之痛苦。當復奚若。嗟乎。情之蝕人。有如是哉。

一日者。珠兒晨醒。中心微覺清嫩。思潮盡止。然翛若遊天際。移時推枕而起。窗外小鳥弄其清響。婉轉若笙簧。心慮爲之一豁。餐既竟。念不至園中。且匝月矣。連宵風雨。若促東皇之行。紛摹繁英。當有離別。可憐之色。載思載行。已至園首。邁步入垂楊。數樹曉夢。方甦。籠煙含雨。淒翠無限。覩之不禁心中邑邑。愁來無端。乃入小亭就坐。僂休亭製絕。

少僅容數人。桌端復有文具。若硯若筆。若榆匪不絕精。然自珠兒之病。無人爲伴。日就荒廢。翁亦不加護惜。是日珠兒旣坐。乃復出箋。意欲吟詩。以稍吐鬱抑沉思。良久乃振筆書曰。

雲散風流可奈何。婆娑花底老。維摩難忘盟誓。當年事。今日茫茫淚又淹。
玉人舊夢倩誰招。莫問江南廿四橋。我欲絕裾歸割忍。此生無分比文篇。
鬻老春殘芳事非。江南詞客恨殘暉。可堪當日成追憶。剪剪斜風獨掩扉。
明珠珍重向誰投。不待言愁始欲愁。我代飛花深惋惜。淒風苦雨又當樓。
四絕既成。擲筆微歎。繼取榆再三雒誦。忽又撕去。銳聲曰靈鞠文退矣。構思良苦。乃絕無佳句。且吾來賞玩春光。又奚爲及。語至此。乃略止。少選復自語曰。吾言之而聽者。誰歟。吾唱之而和者。誰歟。韓老此言其等於吾。今日之景矣。言方竟。而翁至見珠兒。則微蹙其額。柔語曰。兒今晨起何早。小極新愈。當靜居避風。何忽促入園。得不爲風露所中耶。珠兒驟見父至。亟以旣製之榆投囊中。若不遑。故翁語實未聞。知而翁則憐惜良深。且語且以似蒲之掌撫其兩肩。曰。兒苦矣。容顏乃大異。昔時繼又曰。兒疲矣。盍入內。

室珠兒乃與翁相將入其心中猶恐詩榦爲翁所見將引無限悲戚故行時不覺舉趾之欹斜而翁又以爲珠兒病起無力乃携之以行

西陵松柏莫結同心洛浦微茫春深解佩縱予情其信芳渺名花兮何處珠兒之情洵篤而珠兒之遭遇亦苦矣蘸溯舊時短於離夢墜歡重拾邈邈莫期爲誦後主剪不斷理還亂是離愁之句甯勿令人惆悵雖然貞婉何如者設去家之後舊夢前情等諸流水故人天末勿復置胸臆間則珠兒枉用馳思豈不可憫而在珠兒之心度之則以爲貞婉十載相知深得其情其對己情懷之深縱揚子江不啻此時縱飄零人海當必有歸還之一日思君憶君情牽夢縈其相憶之苦諒必不亞於己故已而於是時遽忘之者實爲負貞婉秉此一念而神志益爲之惝恍書空咄咄乃類深源婢僕時背之竊笑都勿之覺蓋其胸中爲貞婉占據殆滿其眼中所見亦處處盡爲貞婉二字其大幾逾市招足使珠兒旣見之後勿復念及其他自餘耳鼻莫不類是時復力欲忘去顧乃勿能一日獨居無憇偶整書笥忽憶昔日亭中所作詩取衣探之固尙在粘合之猶未殘落適翁邁步入乃倉猝不及隱翁取閱之縱不能全辨其字然亦略解其情則語珠兒

曰兒甫病瘻母伊鬱自疚須知兩間不乏佳人若彼女者正碌碌無足比數矧丈夫生世甯當以小兒女故嚴畢生壯願耶兒自此以往詩宜作吉祥止止父雖不諳其義然亦知哀感慟哭非攝生之道兒乎兒其牢記此矣珠兒聆翁言雖鑿枘不相納然亦唯唯無他語著者曰嗟嗟翁言悞矣情之爲用實至深切旣有所注則其人之妍媸好惡均不能轉移左右之蓋其所默印者已遺形骸之外若翁之語幾何不爲深情人齒冷至於韻語則氣機互應聲類相求顧神一慮者易乎精純巒山浴波者時具清淑廣言之則正則湘君之吟皋羽西臺之歌類皆有觸而致強悲以喜豈所能哉

珠兒之病本不能謂病何能云繆越數日而懨懨復如舊態矣其始也眷念貞婉馳思特苦久而久之幾視爲生涯若非此不足以遺永晝而於是翁計施矣一日者珠兒危坐樓中忽憶往日與貞婉唱和之詩榆約數十紙非珍等隋珠襲以蘭麝藏之精鏤之檀匣中耶此匣實爲翁所賜少時嘗辨玩具之美惡以美者實此匣而以惡者拉雜置之他笥繼稍學書則復辨筆墨之美惡以美者實此匣而棄惡者於他笥今者復易而藏貞婉之詩榆要之此匣所藏雖逐珠兒年華以變易而必爲心目中最善之物是日

既憶及此。則自廚中取之。出啓其蓋。精箋數十。依然無恙。所書字體。格媚麗若好花。不必細察。明知爲貞婉所作詩固猶是。而人已不得復覩。則又悄悄以悲。頗欲滅裂之。以杜覩物懷人之念。顧念又良不忍。望寐止渴。聊療愁憂。非然者。他日偶一迴溯。渺等浮煙。欲覩其書。亦將不能復得。珠兒念方苦而翁倉黃至。旣入亦不卽語。又不作欵。久久始喘語曰。兒乎。兒亦知兒所媿愛之貞姑已非在人間世耶。此語實得之。楊老楊老。得之友人。謂實無訛。兒乎。兒今後可不復懷父。固語兒天下佳女多也。珠兒聆言。乃不知所措。頗欲於老父前強自支持。顧乃不能。則失聲曰嘻……言此乃勿能續神氣大督。目光上視。身搖搖。幾墮。噭然一聲。踣矣。

吾書至此。亟宜抉其真相。以告讀者。貞婉既冥。冥鴻飛。楊老又何力。以能得其確息。翁之語珠兒。本空中樓。靡有實徵。其意特欲珠兒不作盼歸之想。自是以往。方能無憂。珠兒驟聞此耗。神志大亂。不暇析其真僞。翁之計固已達。特殊兒對之觀念。又歧以爲貞婉於己親暱。無倫烏能永棄。苟在世者。終有把晤之一日。特此把晤之日爲緩爲迅。莫能預。必故用繫念。若今則已矣。如仙之眷。已歸華鬱。天上他生未卜。此生休茫茫。禹

壞無復同心。又乏臨印道士。疇能窮碧落黃泉。致魂魄以一遇。盃酒遙傾芳誠。莫格尋思。無計彌用。悲涼翁見珠兒益復顛倒頗欲以前言之僞剴切陳。明然又念一勞永逸爲事之常。譬之裂耦。斷其殘絲。乃無室累。珠兒此時悲慟他日當能少殺待其既忘。則空明之鏡不着微翳。正復大佳。於是而不告之策。乃定。翁本一念之慈。乃誑其子增其悲而不之恤。事之奇幻有如是乎。

幽花媚人。日光畫影。萬喧盡寂。若坐幽谷。使胸無惡念者處之。當覺兩間澄廓。在在足以娛情。白雲孤飛。若逐黃鳥。池光鑑鬢。乃作綠影。無非暢人歡娛之境矣。珠兒自得惡耗。萬箭集心。痛乃無喻。臥病十數日。至是乃稍愈。長日危坐書齋。對茲景物。渺若無覩。時已夏五。猶禦夾衣。對風。若颶颶之值。狸狔怯無倫。時或攬鏡自照。亦復大詫。又頗欲自養以慰老父。然一念及貞婉。則凡事都爲之忘。成爲慟哭。猶恐老父之知。則咽之。勿聲吟詩。以抒伊鬱。積數日共得十餘章。其詞曰。

紅心草萎。付誰憐。春盡江南水。接天回首亭臺新。月上墜歡成夢。夢成煙。
溪山向我。作深青。鄰笛山陽。不忍聽。生死舊盟。無限恨。夕陽殘照。夢初醒。

叢殘遺簡忍重看。淒絕狂風作晚寒。苦憶年時宵共坐。鑑前翠譴得多驩。
黃泉碧落共茫茫。照影池波夢未忘。應是奇才天共妒。曇華一瞬劇堪傷。
誰是猩紅誰是棠。背人偷淚不成行。湖煙湖水無窮碧。蓮露歌成欲斷腸。
天高日暮碧雲遠。夢斷歌殘朱鳥哀。我欲大荒山下去。爲悲人世有塵埃。
秦亭山畔夕陽斜。微覺聞歌百歎嗟。一自美人消息杳。河山終古是天涯。
紅蘭萎後芳華歇。那有閒情賦大招。猶記玉人明月下。悄無人處學吹簫。
檢點青衫舊酒痕。香魂睡影總銷魂。十年夢醒人天隔。紫燕黃鸝慘不喧。
不堪回首憶前塵。照夢池波供慘神。勝有綠珠身世感。刹那已作墜樓人。
搖落情懷只自知。誰憐數首斷腸詞。舊廂風月重相憶。十指纖纖璧荔枝。
珍重嫦娥白玉婆。人天携手兩無期。遺珠有恨終歸海。睹物懷人更可悲。

評

此章敍珠兒以失望而病爲此書中應有之一章。大祇敍小兒女悲歡情事。杏士懷春厭厭而病爲數見不鮮之事。獨能出以雅潔之筆。不甚蹈前人窠臼爲可喜。

耳。天下文字有奇常。相互之一境。如看山。然欲抱巒翠。不能不先行峭壁。讀者當知搖筆爲文者。亦有時而不得不如是也。

我嘗遍攬近人說部。善言兒女私情者。有若恨海。若廣陵湖。皆極一時之能事。然恨海之書。苦篇幅微狹。不盡所長。廣陵潮。敍雲麟事。可謂盡纏綿歌泣之致矣。其穿插以現社會情狀者。亦微病其不雅馴。若此書以文言出之。固無上二書之足動觀者。然文字雅潔詩詞斐然。是其所長也。

嘗謂作小說。如演劇。必使劇中諸角。一一配置得宜。於是聲韻神采。如頰上三毫。栩栩欲活矣。此章寫翁。則有翁之聲音笑貌。寫楊老。則有楊老之聲音笑貌。穿插得宜。雖情事不過如許。而閱者已覺玩索不盡。固知妙手偶得。不在事實也。

第十四章

今吾書當敍貞婉矣。貞婉自聆其母彌留時之語。大類冰水澆背。又若置身冰洋胸中。已無絲毫溫度。自念數載耳鬢廝磨。推誠相愛之情人。卽爲仇人之子。有仇而不能報。反覲顏出入其宅。第天壤之間。甯復有所謂羞恥事。一念之忿。幾欲自戕以殉老母于

地下。繼復自責曰。若胡念是。若既殲。若仇然後行殉。正復未晚。若縱自問。力不能敵仇。然苟有一息尚存者。卽不容不作。是念與仇同盡。不猶愈於奄奄以歿耶。念至此。又立欲操利刃入梁翁之閨。宰其肉而啖之。願之能遂。與否。幾不遑計。及著者曰。嗟乎。貞婉好女子秉此一念。足羞賤丈夫矣。

夏日薄暮。輕雷乍起。癡雲若墨。蠭惹來往。厥景似欲作雨。繼而微風習習。天容頓清。醞釀稍濡。則雨不驟發矣。貞婉初聆母言。繼欲立刺翁數日之後。乃漸澹漠。不過翁家終未涉足其實。貞婉何嘗一日忘仇者。特念翁爲武士。膂力邁人。旣非易與。之敵。矧婢僕又衆可集數十人。以隻身當之。直無殊以小筏遇狂風。死且不遑。烏能有濟。吾力旣竭。疇復能繼。吾志者。計不若養鋒積銳。以待事機。之至。特平日所能縫紾。執爨之外。祇治文藝。嗜之綦深。能拈競病。講格律。時復欲吐棄一切。專騖於此。技擊本非所知。尤非己所願。知顧復仇之道。靡此不可無已。我其學技擊乎。然邨中本無能此者。有之。唯翁。苟學於翁。而他日效逢蒙之死。羿亦良不忍矧旣爲仇人。亦烏能忍辱以尊之爲師。再思之。三思之。不得其當而行志。決矣。

殘月蒙霧。荒雞初唱。草木盡猶入睡。太陽之起較人特早。時方吐其赤色。少須漸升。不審其登何梯。以上時則西溪之濱。有一妙年女郎。略手行李。僕僕以行者。貞婉是也。貞婉既鮮姊妹。又乏戚眷。惶惶一身不啻無棲之孤雁。生長貧賤。極人世所不堪。而謀事未成大仇。未復填胸。芒角無能告語。其前途之黑點。正類風雨。中宵殘燼已燼。吾書至是幾勿忍再爲下筆。而貞婉義憤填膺。壯心躍躍。已身疾苦。世路荆榛。幾有所不遑計。及日午抵某邨市。塵荒落初無足觀。以半日行田野。故遇之殊覺繁盛。購麥餅數枚啖之。殊不足充飢。然神氣爲之略旺。游賞片晷。整裝復行。禾黍離離。時聞雞犬。途中乃不甚落寞。日暮幸得一寺。遂棲其中。貞姑往日夙畏神鬼。縱璀璨瓌麗之寺。刹略不涉足。是日乃宿於野寺中。牆垣頽落。遍望無人居。又無住持。僧乃反不覺恐懼。翌日復行十餘里。得一市。遍衢熙攘。貿易還衆。非復是昨遇景狀。貞姑心乃大慰。顧食必入市。樓臥必入傳舍。在需孔方兄所携。旣尠亦無所入。苟長此奔波碌碌。殆不爲街頭丐不已。則復大戚知人生兩間。高下貴賤之柄。不操之才藝。而操之錢。彼夫蠅營狗苟多方羅致。沒其齒。沉迷於斯物而不自恤者。嚮目之爲愚。今當謚之曰智矣。嗟乎。涉世之難。不

第足消英氣。墮壯志。且將易人心。志使盡趨於謠詐狡猾之境。質言之。則盡爲金錢所
顧惑而已。貞婉今日乃始知此情耶。

越數日。遂抵山陰城市之況。若冠裳禮服。壯人觀聽。與邨野之蓬頭跣足。冠履不齊者。
自別貞姑。驟覩紛華。縱非我思存而神志亦爲之稍替。生計既艱。乃效江北媼之所爲。
代人縫紉。不一日而主顧大集。街頭咫尺地。幾莫能容。僂薄少年類皆美其丰姿。樂與
嬉笑。顧貞婉靚麗中。有一種端莊氣象。勿可爲犯。則咸皇愧逡巡去。一日貞婉無事。與
某小語。旣去。眩於儕輩。以爲某今日乃得個女郎之青眼。與某通語。溫存馥膩。固非絕
無情者。特渠醜汝輩。以爲不足。語耳。衆則從而附和之。謔貞姑益甚。貞姑苦之。遂非老
年人。及女流。不語時或款譚。必詢是間有無善技擊者。咸曰無之。貞姑知不可久居。遂
復事長征。未幾抵會稽。資斧又竭。乃復理舊業。一日薄暮於街頭偶覩一少年容貌絕
類珠兒。舉動則不相似。緣是迴憶舊情。念珠兒夙愛已。數旬不晤。思念當復奚若。嚮日
母病。己以侍奉。故不履其家者三數日。及見卽謂三數日乃類年餘渴。念欲晦今。或知
我飄零異土。仰十指以自活。其爲慟惜者。當又奚若。又一迴念珠兒爲仇人之子。無論

其若何憐愛終勿踰私情以情故而置仇於不顧他日之日其將何以面我先人於地下權衡輕重遂復毅然本其初念此冰雪聰明之腸腑中向日居有珠兒之小影者至是立爲驅出而出悽苦生涯乃視爲分之當然轉無愧怍誰謂荼苦其甘如薺然而天壤茫茫竟無有所謂善技擊者夙志未遂甯處不遑而貞婉復行矣

吾書至是喋喋已甚乃不得不爲簡筆貞婉旣去會稽復事遐征數月之後離浙入贛繼復抵湘由湘復抵桂省其間蓋有數載滌滌水光巒屹山色疏浩之氣盪其襟懷轉覺雋爽迷陽遍地伏莽滋多臨危瀕死者殆十數次而方寸亦爲之壯直覺兩間無事不可爲義之所在當無不勝特素志未達縱有寶劍不能飛上仇人頭斯爲奇憾旣抵桂一日由永寧行獅子嶺駐足仰視山勢峻削特甚若蠶屬之獄蹲峙於前白雲繞乎半腰其意殆欲岐嶺爲二而嶺之現乎雲上者益偉恠發奇彩貞婉念是間必當有一奇士誕山靈秀澤而生特不能覩方榮思間突有颶風起於山左一斑虎咆哮出兇戛甚見貞婉揚爪而前貞婉亟遁顧迅速不逮虎未幾將及矣貞婉皇遽甚爲荆蕪所折遂踣自念當不得生倏虎額前來一矢洞其腦遂斃道旁貞婉喜甚念發矢救吾者其

藝必不弱亟欲起覩其人顧足創甚不能興少遲竟暈去不復自知著者曰嗟乎以一
弱女子欲復大仇蹈白刃中鋒鏑而勿爲挫其志可嘉而其遇亦足憫矣

未幾貞姑醒矣啓目一視乃又不禁大訝蓋已身已在迫於虎折於荆榛之道周而在簾幕低垂雙扉靜掩之人家之臥榻上室中陳設璀璨特甚不亞珠兒之家啓窗以望則庭中繁草若繡秋棠數株低其十五之鬟媚人欲語景物至爲幽蒨而里許之外巨山矗立空中爲狀若怒固猶是適間所遇之獅子嶺也時足脰猶作奇痛心中至煩憂乃不遑玩其風景則掩窗復臥繼又入睡迨悟則長天黯然若潑濃墨此厄人之嶺已不能復辨其端倪室中紅點已上特仍闇然無人自念我旣踣道周烏能抵此豈此間卽爲隣媼常稱之鬼域耶則適間固猶見此可憎之嶺抑已身乃在夢中耶則所見所遇歷歷在前非是恢奇縹緲思之再四終不審其何以抵此而扉呀然關矣入者爲一叟叟濃鬚被頰而頰際縠紋猶未多年事當在四十以上貞婉初覩叟大駢不審其將何所爲而叟則顰眉注視貞姑若甚憫惜良久乃語曰姑娘適間暈臥道周此時覺痛苦何似老夫適微行林間見姑娘爲虎所困意良不忍今虎死矣姑娘其毋驚貞姑

聞言乃大慰而叟已邁步出瀕行復語曰姑娘亦需晚餐耶貞姑亟謝却之叟既出貞姑自念飄零若我貧賤若我疇復能加以憐惜而叟乃旣生我於死復居我於家憐愛倍至世道日漓若叟者甯能多遇感佩之餘復念生何不辰不能庇慈親之廬乃仰陌路人以爲活則又潛焉欲涕

翌日之晨貞姑旣醒覺足疾稍痊乃關窗而望則炎曦初升宿鳥未起時爲夏末而桐樹數株已灑然生秋煩襟盡滌遙瞻獅子嶺若曉粧初竟眩其姿色渠本醜惡可憎是時乃大類老妓之施脂粉益彰其惡然以他人視之則淡粧濃抹當亦不減西子特貞婉以昨日故銜恨於山故覩之覺爲可厭玩賞有頃飢腸轆轤已不能耐復擬出室一覩叟方欲出而一嫗至手盥具並餐貞姑是時已不遑稱謝則亦逕盥盥竟卽餐繼乃叩嫗是間果爲何姓婦曰主人姓高主婦生一公子及姑公子早失所在姑亦嬪於他家矣言未竟而叟至嫗乃亟將具出懼叟責噤勿能聲叟旣至貞婉亟泥首謝叟謙遜若不違微語曰老夫憫姑娘故救姑娘非有他意姑娘謝何爲者貞姑初聞嫗言猶恐叟有妄念至是乃確信叟爲慈祥和藹之叟則更泥首謝繼以涕泣少選叟引貞姑往

見其婦婦方面窗而坐若有深思衣衣絕樸無紛華氣頭無髮乃絕類葫蘆額間縠紋較多爲數凡五苟以一爲十紀者其歲已得百之半然眉宇間亦時現誠靄之氣見貞姑則迎立若逆客復命嫗烹茗款貞姑坐有頃微語曰吾度姑姑殆異地產然而蒞此何爲同遊者幾人不幸乃幾罹於死貞姑方欲答而叟則攏言曰吾良憤憤乃猶未詢姑娘尊姓貞姑聞言則詳語其家世並告以復仇之意懇叟授以技叟曰姑娘纖弱烏能勝此貞姑則毅然語曰果得報其仇者縱死何恤叟聞言則起立曰偉哉姑娘老夫技雖未足以授姑娘請自明日始貞姑大喜乃復謝叟

翌日午餐既竟叟遂挾劍器偕貞姑入宅後廣場場大可數畝四圍圍以籬籬旁盡植雜草衆香爲和風所吹襲人裾袂遙視白雲碎者若急流濃者若疊巒又若縟繡其低幾與籬齊令人意遠貞姑旣隨叟至叟乃以劍授之並授以舞法貞姑初習自不能嫋熟特性敏往日居家時人有以物示貞姑者貞姑覩其所爲輒能仿之較原物不爲劣至是於叟講演時默試其法劍本難能遂亦略得端倪叟樂貞姑易爲教則授之綦明切約數小時始止由是習以爲常餘晷則佐婦執爨并治縫紉婦亦善其勤敏親之若

已出融融洩洩。貞姑亦幾忘其爲客矣。

越數月學劍既成叟復授以射術射本易於擊劍貞姑目光尤銳旬日而又成特怯於力時不能及遠一日薄暮叟偕婦至場閒望貞姑亦隨至遙見籬外垂楊一樹棲暮鴉數四叟語貞姑曰是可射也貞姑亟入取弓矢比出已失其三亟發矢而一鴉旋落叟若婦咸嗟賞而貞姑忽大悲戚以爲此鴉離羣孤棲正大類己不之憐而反致之死毋乃太不仁而天壤間人而盡類己者前日之日將早見死於虎再復能延此殘生思至此悲慚交集幾欲自掘其頰而雙淚珠已奪目而出叟覩狀大駁亟慰問曰姑娘何爲姑娘豈有所痛苦抑怒老夫禮姑娘太慢言此略止貞姑則亟止其淚潮斷續語曰儂無苦丈遇儂厚乃非人世所有特憾無以爲報惟期諸他日耳叟聞言亟遙謝言時微捋其鬢爲狀絕類梁翁貞婉覩之乃復憶珠兒向日嬉遊之樂若一一圖爲畫稿置諸眼簾之前縱欲逃目不覩顧勿可得心中復倏悲倏愉不自知所以然突聞叟語曰姑娘行矣貞姑迴視則婦已先入斜陽已卸任而去新月繼接其篆向人作作作芒知時已晚亟隨叟入而射鴉之後未聞叟言之前此數刻中迷離惝恍幾不辨所處爲何

境而所思復爲何事

晚餐既竟貞婉乃向叟假得劣硯敗筆及箋墨各一事叟本不甚知書第能作尋常往還函札猶時欠通順而視文具特重其尊幾等神饌間嘗語婦天下一切事均易爲獨是兩物者實爲無上之高品不容亵視故於貞姑之請不覺微詫念彼弱女子胡能爲書邨中能書者僅爲遠隣劉老渠本秀才自宜能此貞姑居家數月猶未嘗聞一誦書特渠不喜誑人旣請當必有故則姑假之貞婉旣得携之入寢室攤箋握毫沉思良久

乃書曰

江海浮沈夢未闌寓踪絕塞及秋寒聚萍散絮成常事過雨遊雲有我看颯颯秋聲來警枕荒荒殘月入憑欄河山爲遂平生願劍氣飛餘應未難

一律初成思潮驟湧譬之江波起伏不少已又若陟峻峰然愈高而愈險竟不得立捨之去詩亦勿復能就則假衣逕睡而窗外風大作聲吁吁然猶若代叟言此神聖之硯不容輕易視之也

評

詩有比興。惟文亦然。如此章之夏日薄暮。輕雷乍起。癡雲若墨。蟋蟀來往。厥景似欲作雨。繼而微風。習習天容。頓清醞釀。稍濡則雨。不驟疾矣。之數語。雖爲寫景。實卽一篇之綱領。是也。

貞婉射鴉。洒淚寫出小兒女心慈。而曰天壤間人盡類己者。前日之日將早死於虎甯復能延此殘生。癡念如見。然此一念仁之端也。充其量可以位育萬物矣。肅順之語。人曰。咱們旗人多是渾蛋。懂得什麼。漢人是得罪不得的。他那支筆利害得很。不意斯語乃有一同類之高叟。叟之視文具。特重其尊。幾等神仙。而語婦謂天下一切事均易爲。獨是兩物者。實爲無上之上品。不容亵視。斯卽肅順之旨也。蓋天下事無難易。惟自門外而窺堂奧。則覺其闊深邃不可方物矣。

第十五章

翌日貞婉晨餐初竟。亟返文具。甫抵叟許。則見隔鄰邵某。方與叟縱譚。邵與叟絕知己。所謂當是密語。不容他人聽者。乃仍携具歸室。復展箋續書曰。

歷亂。穩情入杳冥。雲高雁斷。共淒清孤花。已有重陽意。

畫甫三語而叟倉黃入往日叟過貞姑必謙敍若客是日乃大異往昔旣入則逕旁貞姑坐喘息語曰姑娘亦知事危耶貞姑聆語若聞太虛清磬莫得端倪然一見叟皇遽之狀固知必有巨事則詢之曰丈何語者叟曰適間邵兄來爲語夷人入寇然途遠不足爲慮所慮者皇師且下將沿途劫掠此間爲要道行兵所必由恐浩刦且至殘生將不得延耳卽曰得延與姑娘亦恐無再晤之期萍蹤偶值獨雁其飛人生離別亦良可憫言次幾欲泣下貞姑木然癡立勿復能道一語良久始徐語曰杯弓蛇影言當不確耳貞姑語此不過欲以慰叟亦自知風鶴之驚必非無因而叟已徐步出貞姑憶詩猶未就則蘸墨續書曰

越笛何堪帶雨聽萬里遐征愁似絮一宵殘月夢初零未能覩勉酬知己羅袂何年有血腥

續竟思緒萬千因之復起念吾技旣克有成是間又不遑寧居且仰人以食終非久計遄歸之念於以勃發特久飲叟德一旦決然舍去無以爲報於義亦良不忍梁翁年已富其存世與否正莫能必設吾歸里而仇人已在墟墓中者甯非徒爲是碌碌轉輾用

念而志莫能決。

有頃。豐然自語曰。得之矣。叟良厚。我居是間。徒厚其賜。云能何報。而梁翁年事已暮。機不可失。非然者。黃土一坏。豔碑三尺。仇且不得而復。天下甯有秉慈親遺命而忍坐視仇人保首領以沒者。計既定。遂至叟。許叟方與其婦籌。刦之計覩。貞姑入。則曰。姑娘此後將何如。貞姑曰。吾今日行矣。更有說於丈者。丈其以劍若刃。各物賜我。叟笑聆其語。不覺大駭。而貞姑則續語曰。吾此行實爲仇人。故請丈毋阻丈。賜吾恩終期。一報。唯俟諸異日耳。後會有期。丈其勿念。言竟載拜謝。叟及婦治裝。逕行。叟莫能止。遂贈以所欲得。各物偕婦送之門首。縱非一聲河滿子。雙淚落君前。而南浦綠波亦復黯然銷魂矣。嗟嗟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此溫文奇俠之貞姑。遂復飄零人海。重尋舊夢。日將一試其瑰瑋特絕之技矣。

逃楊必入乎墨治俎。不復代庖。誠以既治其一。莫遑兼及吾人。作稗官家言。毋乃類是今貞姑一方。且將暫止而專及梁翁與珠兒矣。當貞姑跋涉關山之日。正珠兒懷人感物之時。翁旣造作僞耗。以誑珠兒。珠兒信之不疑。始以慟泣繼以賦詩。久之乃漸澹忘。

若微雲河漢疎雨江波略具端倪非復有實迹可尋翁乃竊幸計之得達一日者珠兒方由杭省親回覓翁不見乃入園憩坐亭中見左側有綠蕉一株旗幟高舉涼襲衣袂忽復黯然興悲念是蕉爲三載前貞姑所戲植時無刃乃以衣剪發泥相與大笑已復效貞姑所爲更植數株於竹籬之側競榮枯以爲勝負今則已之所植已泯然無好而貞姑所植繁茂獨甚樹已敷榮而人獨杳然冥想有頃潛焉欲涕微步出園入內室則見父方坐檻次翹其鬚有得色珠兒旣入翁語曰兒乎兒亦知父又將擁旗旄秉節鉞指揮萬衆耶言時起立行其舉趾乃不類行而似跨馬作馳騁狀珠兒則急言曰父言兒良不解翁曰兒方省親回宜未之知今阿父且爲兒詳述兒其聽之珠兒唯唯有頃翁乃語曰前日之晨父往晤老閒譚渠言今夷人造反邊塞有事朝廷將興師掃蕩久魔傾譚良久乃歸有頃聞門外衆聲喧闐若萬鑼齊鳴千乘並馳果使聞其聲至三次者耳將爲聾亟命老王探視之則天使至也言至此乃略止繼復曰天使旣至父亟冠裳拜迓迨展誦聖旨則簡父轄三軍往征法人也兒乎父家居有日矣刀斗之聲牙蟲之影鍪鎧之服駿乘之嘶久已勿覩勿聞茲且重策故騎爲國竭忠其愉快爲何

如兒乎。兒當知家居悶損誠不若出入鋒鏑之爲嚮爽也。言既乃微捋其鬚復坐檻次少選復行蓋中心喜悅而行坐勿自安矣。

旣而復語曰前日之盛乃爲吾家所恆有。天使至時觀者籌集庭中莫能容頭顱纍纍其數實較後園之瓜爲多。比事歲散去咸嘵嘵爲我家榮親好之來賀者更莫能勝數渠輩所言類爲諛媚之辭。父大苦之強與周旋時復不致食渠輩猶忻然若被殊寵迨至日暮至者猶絡繹不絕乃逕屏之勿與語兒乎兒須知此輩實非誠賀我蓋不過欲丐父餘瀝以自榮也。珠兒聆言竊念渠輩固可恥特老父一旦得官卽夸奢至是亦殊無當第不能宣之於口則唯唯勿置辭良久乃語曰阿父年富矣崢嶸之念乃猶不遙壯年旣而曰然而阿父固以何日行哉戰事旣亟恐不得久。稽翁曰若言良然父且於三數日間首途矣。然而舊弁無多新募之弁未能及格終當略濡數日耳言旣乃邁步出俯視緣階之少被風作揖大似賀已得將也。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豈曰無衣與子同仇募兵之令旣下應者雲集顧我華宿習以入伍爲可羞應徵者乃皆貧不自存江湖聊浪之徒佝僂之輩煙霞之客錯預其間飾以

軍裝佩以白刃。亦復自命壯士。編制既竟。遂整隊啓行。旌矢載途。貌驥連續。黃塵昧目。神光黯澹。此鬚髮蒼然之梁翁。遂挈珠兒去家鄉。行荒塞。重試其偉烈。身手翁平。昔所乘騎曰紫衣駒。性絕狡憤。特馭之。有方服習其道。故唯所納之無不如志。是日忽策之。不前。翁怒力鞭之。駒忽張脈憤興。一躍數丈。翁幾踣近侍亟奉護。然爲驚已。非尠而新。軍又大譁。行伍凌亂。若旣敗之殘隊。翁揮前隊亟行。自鎮新伍。始免潰散。平日本酷嗜術數。喜議休咎。一切朕兆。是日縱勉力奮興。然心中實不無畏懼。循良之駒忽起顚躡。新就之隊又復張皇。兩者似均非美徵。踟蹰審志。幾莫能決。著者曰嗟嗟。疲怯之民。微特不嫻軍事。機要卽叩之以進退攻備。恐亦茫然無所知。濫竽充數。以備臨陣潛遁。之需。而主其事者。又復舉步趨靡。有毅力。雖欲勝之。不可得矣。

湘騎。田嶺之麓。壁壘巍然。大纛高舉。時已過午。炎曦方熾。兵弁咸憩息。或攀峻嶺。或臨深流。怒馬時嘶響。入長空。乃類鶴嘯。而帥營之內。有一老人。撲鬚默計者。卽梁翁也。久之。鬚乃屢斷。而翁翹首遐思。如故意者。此鬚足以梗其機畫。故竭力剗除之。亦未可知。少選。一少年入。時方服重鎧。顧溫文不相稱。其人蓋卽爲珠兒。珠兒見翁深思。亦不敢。

卽語而翁則大聲曰兒乎兒曷爲來此父餒矣兒其速侍者將餐入珠兒遂唯唯出而餐旋踵至翁乃復語曰兒餐未兒覺此間苦乎珠兒曰樂甚前日之日登山臨水自謂樂已不淺及今覩嵯峨之嶺泥漭漾之波然後知嚮者之爲培塿池沼也翁曰兒言然見鉅而知細覩美而知醜正事理之恆卽以父言之嚮者所韓不過數旅今且數倍之其大小亦正不侔言時餐已竟乃携珠兒微步出帳遙見二十武之外有一楓林時已秋深紅光爛熳絕類天半暮霞翁指以語珠兒曰兒不憶吾家園中亦有楓林爲狀絕類此耶珠兒目時方他矚聞言亟迴顧旋語曰肖也微特其多寡相埒高下亦正相似其色絕璀璨吾家之林亦當似此矣翁曰萬類咸同初不以地之遼迥而殊言竟邁步入而珠兒忽大不懌口中微誦王仲宣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之句不覺鄉思黯然矣

無何一軍官入侏儒特甚而兜鍪絕大行復嬌嬈爲狀實至可笑見翁則再拜語曰啓大帥明日拔隊行乎翁若無覩良久始語曰明日行否當以晴雨爲準若其告之列伍侏儒聞言亟退去退時且復叩首翁不之顧猶欣欣然若有所得實則此侏儒心絕狡

險既。能。媚。人。復。能。傲。人。時。而。卑。時。而。高。靡。有。定。見。既。出。自。翁。許。即。集。碑。將。及。上。弁。巍。峨。
赫。奕。出。語。若。雷。霆。較。之。適。間。培。僂。嬪。妮。之。狀。正。大。不。侔。少。選。珠。兒。微。步。過。其。前。侏。儒。復。
大。奢。幾。欲。棄。座。而。逸。珠。兒。固。未。之。見。也。維。時。長。空。陡。起。霹。靂。電。光。明。滅。景。至。奇。幻。軍。士。
咸。知。將。雨。逡。巡。避。入。一。弁。獨。踞。坐。危。石。謂。衆。曰。若。輩。亦。知。雷。之。爲。用。乎。雨。伯。好。居。坐。
不。願。時。出。必。雷。公。往。請。方。能。出。而。一。試。然。亦。須。數。請。方。能。出。也。此。語。既。發。衆。咸。譁。笑。指。爲。
臆。造。其。中。尊。神。僊。者。尤。多。謂。雷。能。殛。人。電。能。鑑。心。先。以。電。鑑。之。繼。以。雷。殛。之。正。天。帝。剪。
滅。奸。邪。之。爲。若。好。詆。語。且。謗。天。神。將。有。不。利。踞。坐。者。果。大。懼。亟。入。內。坐。暗。陬。復。欲。以。帕。
掩。面。藉。避。電。光。之。照。同。坐。者。語。之。曰。若。爲。是。無。用。也。電。能。鑑。心。不。鑑。若。面。果。使。鑑。面。爲。
者。則。覩。若。絕。醜。之。面。且。將。不。屑。殲。汝。其。人。果。復。棄。帕。衆。更。葫。蘆。又。絕。不。與。較。蓋。其。心。方。
冀。免。天。譴。已。不。遑。計。及。其。他。此。固。不。第。一。弁。爲。然。也。凡。人。當。恇。怯。及。忻。喜。時。莫。不。類。是。
迅。雷。旣。至。長。天。盡。黯。若。澀。濃。墨。若。在。長。夜。少。選。豁。然。復。明。顧。其。明。不。類。陽。光。亦。異。夜。月。
別。具。輕。蒨。波。蕩。之。景。而。盛。雨。至。矣。翁。方。坐。帳。中。珠。兒。侍。坐。於。旁。更。有。一。人。坐。於。左。側。時。
方。爲。翁。草。奏。摺。翁。授。以。意。渠。乃。書。之。簡。既。竟。乃。以。精。箋。莊。書。之。苦。光。暗。不。便。書。翁。乃。命。

近侍燃燭奴入良久始既遂呈於翁逡巡退去翁本不甚知書然亦不欲使人知其隱
閱一二俟其去遂置之案端與珠兒作閒譚今吾不妨乘翁閒譚之時略敍其人
其人龐其姓隨庵其字潛其名桂永寧產擅文章尤善作莊書能不脫落施之奏牘適
稱其長暇時復好作韵語雖不盡工然雄深峭拔自非凡子可幾與珠兒尤善交相稱
重晤而不及於狎車轔馬蕭刀光劍影之間時雜有推敲賡和之聲亦韵事已

翌日新雨旣霽仰視歸田嶺衆綠蓊蒨若新粧甫竟出沒乎雲靄之表弄其姿色珠兒
忽動登高之興乃偕隨庵携酒餚相將上勢本突兀不易緣升又復泥濘汙滯使人不
前時有怪石阻道若猛獸之獸揚爪攫人曲紓其徑登之益艱抵半峯珠兒力竭乃命
壘小等塹行人直類穿穴之蟻江濱草木大者若箸小者若針萬物攬目白雲盪胸
振衣干仞大有遺世獨立之概酒酣珠兒語隨庵曰適間忘携箋筆弟有詩數語予其
爲我聽之隨庵唯唯珠兒乃抗聲吟曰

秋到疎槐墮葉邊年來昨夢熟燈前誰能磊磊如吾子

吟止復語曰吾渴甚思又竭予其續成之隨庵復唯唯少選朗聲曰

微覺堂堂是醉天祇許酒闌成坐睡

誦方竟珠兒曰若無再語吾得之矣遂傾盃誦曰

多慚詞客號飛仙數峰到座與搖兀風雨蕭騷一惘然

隨庵吳然曰佳佳聲振天際閒雲幾墮有頃珠兒玉山頽矣隨者亟扶之下隨庵復傾樽大酌良久始歸舉步欹斜類蟹行面色復赤幾等江橘羣弁見之咸嗟以爲狂也

評

梁翁之爲人蓋在善惡之間粗暴剛很可以爲惡而率性逕行磊磊落落又可以爲善平情論之亦所謂質美而未學者也斯類之人於我國社會爲至衆然其撫

脾自喜是翁矍鑠固是可人文筆亦雅能狀其據鞍四顧之概

此章敍梁翁復起珠兒從軍有雅歌投壺之概鶴雛爲文不善狀武夫而獨能寫

儒雅之輩遂使此殺人如草之梁翁亦幾若胸有詩書者一笑

結尾以珠兒登高聯句事爲引起下文之地而語語從羣弁旁觀著筆故覺其詼

諧可笑而不落猥鄙此仍得力於迭更司之文者也

第十六章

朝暾既上林薄間羣鳥雜唱清揚流轉絕類笙歌珠兒曉夢初醒念昨日酩酊大醉使氣高譎狂態若在目前不禁啞然失笑少須推枕而起盥餐既畢步至隨庵許隨庵方以素紙亂書某行爲篆某行爲隸某行爲眞某行爲艸某行爲八分書龐雜無次大類貧夫百結之衣見珠兒至則擲筆勿復書並微笑語曰梁兄若憶昨日之事耶珠兒曰思之良可笑第詩爲何語則忘之矣隨庵曰吾猶未忘乃朗誦一過語曰梁兄詩良佳氣格高俊直當於古人中求之近日名宿無能敵也珠兒曰隨兄何謙有未妥處正不妨直言隨庵曰梁兄言良是弟竊有問兄能食我乎珠兒曰弟固知者當以告君隨庵曰弟往日讀雙井詩覺艱澀矜鍊初無奇致東坡天才卓絕詩尤奇逸不能控馭時復有着手成春水流花開之概後人乃舉以並稱竊爲不解珠兒曰天下事物初無定論此亦有一是非彼亦有一是非要以性情爲轉移若弟所見適與兄相背涪翁詩堅勁莽蒼之致若老幹危石正不必嫵媚令人自然生愛其險峻處讀之若赤手捕虎驚悸

無。主。咀。嚼。既。久。自。然。有。味。大。類。諫。果。先。灑。而。後。甘。較。之。東。坡。自。有。異。趣。各。不。相。謀。亦。不。
相。下。也。隨。庵。聆。言。不。覺。首。肯。繼。復。語。曰。義。山。爲。西。崑。鼻。祖。顧。人。咸。稱。其。善。學。杜。杜。之。格。
律。謹。嚴。與。義。山。之。詞。華。繁。縟。以。表。視。之。似。不。相。侔。而。雙。井。詩。又。謂。出。自。義。山。此。中。微。妙。
果。何。以。明。之。珠。兒。方。欲。奮。而。侍。者。入。傳。翁。命。召。隨。庵。隨。庵。遂。至。翁。許。珠。兒。逡。巡。他。去。蓋。
翁。每。於。閒。譚。時。作。無。謂。之。訓。書。故。珠。兒。雅。不。欲。就。翁。也。

珠。兒。旣。出。隨。庵。室。負。手。微。步。徯。徯。何。所。適。起。復。較。蚤。乃。覺。微。倦。歸。寢。室。隱。几。假。寐。恍。惚。
己。身。在。幽。巖。邃。谷。間。野。風。四。嘯。不。見。天。日。厥。景。至。爲。可。怖。忽。有。一。女。子。暈。臥。道。周。援。之。
起。細。察。之。乃。爲。貞。姑。丰。姿。曼。麗。不。減。嶠。昔。久。別。重。逢。相。與。大。哭。孰。意。淚。珠。一。灑。貞。姑。忽。
幻。爲。虎。獮。厲。絕。倫。亟。覓。途。遁。虎。追。之。在。後。不。少。捨。路。轉。處。偶。一。回。盼。則。追。者。實。非。虎。而。
復。爲。貞。姑。亟。欲。與。語。顧。疑。懼。不。敢。前。少。選。訇。然。一。聲。崖。石。墮。矣。己。與。貞。姑。乃。同。壓。於。底。
軀。幹。作。奇。痛。急。啓。眸。視。之。則。己。身。固。坐。几。旁。此。大。聲。墮。者。實。爲。茗。盃。一。刹。那。間。悲。喜。雜。
出。不。禁。啞。然。失。笑。繼。復。迴。念。貞。姑。小。影。不。接。觸。於。目。前。者。爲。日。已。久。方。寸。中。亦。已。無。安。
置。貞。姑。之。餘。地。一。旦。忽。來。夢。中。正。復。可。怪。平。昔。嘗。聞。人。言。夜。之。所。夢。必。爲。日。之。所。思。緣。

其事銘篆於心。不能立釋。故復幻爲夢理。亦良似。今已旣已懺除。綺思何忽。夢美人而虎虎而美人詼奇弔詭不可思議。意者貞姑猶在人世。子瞻赤眼。遂起訛傳耶。愈思而神亦愈瞀。起立微步。搖搖幾於墮地。隨庵初至翁許。心中必料。翁將有文牘。須已起艸。孰意不然。翁本好矜張。至是語隨庵曰。危坐無事。欲與君閒語。君亦知用兵之道乎。隨庵亟稱不知。翁復曰。先生儒生。宜無所知。言次掀髯微笑。隨庵是時本不欲笑。特以翁故。亦和之作微笑。其心中尤厭薄翁。以爲其智解實牧豎之不若。出語除矜張而外。膚鄙無足味者。不若珠兒而腹有詩書。其言自澹雅可深玩。維時侏儒之軍官。復入隨庵。遂托故辭出。侏儒見翁亟叩首。面故作喜色。其一種卑鄙之態。至可醜。又至可笑。少選鄭重致辭曰。啓大帥。天晴矣。行未翁怒聲曰。若胡多語。苟行者自當告。若侏儒。聆言復匍匐叩謝。而出翁覩狀。作微笑。其意殆亦鄙其爲人也。少選門外。忽起大譁。金革雜鳴。槽中之馬復跳突。作嘶似助其聲。翁聆之。幾疑天使。復至令近侍探之。則匪徒數百輩在外揚言。欲取翁之元前營。與之激戰。匪寡不敵。已遁入深山矣。翁聆言微笑曰。鼠輩不量力。自取敗耳。言次以手中煙筒。

微擊地板似有得色。

隨庵旣出翁許遂抵珠兒室見珠兒蹀躞室中目注地若有思則語曰梁兄何思之深也珠兒初未見隨庵及聆言則大慌亂亟語曰吾良憒憒乃未覩龐兄之入然而龐兄果何爲者隨庵笑曰欲索兄詩稿一觀耳珠兒曰弟詩惡甚無足汚龐兄之目然而龐兄果欲閱者弟當猶醜言竟乃自篋中取之出復語曰弟所作類皆棄去是中所錄不及什一書尤潦少若秋蛇春蚓恐兄覩之將棄擲不遑耳隨庵旣得稿亟欲展覽已不暇與作摵謙語顧啓卷首頁乃爲一文題曰遊適園記隨庵念珠兒詩已略覩一二而文則未嘗一見姑試讀之亦良佳文曰

距杭城數十里曰某邨其地浮囂遠絕風景清曠有刹在焉刹之後有園曰適余以課暇時遊於此入逕數折輕衫不塵度林半畝空香無歇細山敷茵適於蹴踘幽鳥哢響和彼絃歌新綠幕天間露紺宇古藤礙路欲躡經幢名花千種四時俱開高柳十圍諸色所聚宅區旣邃攬景亦奇藤柳之間界以小橋過橋俯聽溪聲冷然緣溪溯源流於籬外乃通沕水繞若半環隔水眺望田塍相錯雲樹蒼蒼烟

墟歷歷野色萬頃恍展畫圖又當疎雨初過斜陽欲下水氣抱岸燦如曙霞竹烟
裏風輕弄暝色歸帆一片影落林梢漁笛三聲秋來葦際

隨庵讀至此拍案大聲曰佳哉狀物神妙至此縱摩詰之詩無以遠過繼乃復朗誦曰

孤賞自得遙情斯鬯中原多事歎買隱而無山寓蹟不常姑削牘以爲記

讀竟語曰結亦有力吾初不料梁兄旣能詩復能文刻深雄渾數百年無是作矣珠兒曰弟本不能文前日之日偕友數輩偶遊其地輒以此篇無足觀者偶錄於此乃不虞爲兄所見持布鼓過雷門甯不羞煞隨庵曰梁兄毋謙言時繼展下頁則爲七律數章隨庵一讀一擊節大聲叫絕珠兒亦張口作歌似和其聲果使翁聆之者或將復疑爲天使至也

日之晚矣長空黯黯若張黑幕僅有新月一彎大類美人之眉故故吐其清輝照見騎田嶺下連營數里毒霧爾漫而主營之內雜旂爲和風所吹翩翩作舞遙視之正類峽蝶繁燈燦若列星其光幾欲駕明月而上之顧一清一濁自不相侔時則一老將踞坐其中廓然自大氣絕傲岸者梁翁是也夜寒頗峭翁已服重衣復披戰服燈光映之乃

發異采離案十步之外兵弁列左右兩行各數十人翁先詢左行曰汝輩禦匪何若匪入營未衆咸謂匪未入營戰敗亟遁去僅獲一人翁曰此一人何在僉曰在營外翁於是審慎良久語曰汝輩當有賞姑退去衆遂叩辭而右行上翁曰汝輩奚爲怯於敵此語一出衆咸惶懼失色翁復曰匪至不知所禦而反潰散汝輩亦知罪乎徒糜餉糈無所用之在理當梟首衆聆言咸伏地求宥翁曰國法有在本無能恕特念汝輩初列戎伍未諳紀律姑縱勿殺他日與洋人見當竭力從事毋若此爲也言時特微捋其鬚復高其聲浪面色亦大慈藹殆故欲示恩於衆衆亟叩謝若不遑其中心之忻悅幾較得獎者爲尤甚譬之患沈疴者得國手以痊之生死肉骨之感宜有逾於尋常愉快事者而此沈疴之起實國手有以成之則不暇計及矣

右行旣出翁命左右以所獲匪入少須數人挾之至翁覩之幾欲失笑特人員稠衆未便霽其嚴厲之色祇得強忍之然亦幾弗克自掩蓋匪面特腴旨以意度之年事當不踰二十而領下濃鬚絕修鼻以下復叢叢若春草雙瞳本小乃以墨塗其外圍遙視之幾疑其目盡爲黑珠而無白者附麗於外額際復繪爲太極之圖若劇場上之丑角

翁亟注目譖視幾忘其爲匪無何復命侍者以竹杖挑其鬚髮果逐逐落廬山眞面於是乎現翁至是乃不克再忍失聲而笑旁坐者附之聲乃大振匪亦吃吃自笑翁乃故莊其容大聲曰若何姓曰陳姓若何名曰某曰若來刦營將何爲匪噤不語翁尋思向日嚴肅臣下誰不見憚今一旦以匪故輕易露顏將爲僚友所易不禁暗自愧怍繼更遷怒於匪遂命杖數十匪被杖疼甚不禁慟哭淚珠既出眼眶之外此深描之墨圈立爲融化黑痕滿面翁不覺復笑莊嚴之態又消滅至盡雖然此固不獨翁面爲然凡事之矯揉作者每能於無意中露其本原喜怒哀樂感於中者必發於外雖欲強易其道何從少選翁又詢問曰汝輩共幾人統汝輩者爲誰來此意將何爲能明晰言之者當貸汝一死匪仍不語翁曰汝果不願語者立梟汝首匪忽起立吳聲曰死則死耳何足畏我輩共有數萬人來此實秉將軍命欲取汝之元汝幸毋自大不日且將身首異處也翁聆言反爲所奪期期不得語良久始柔聲曰若所謂將軍者果何名姓某當聘之襄助國事匪又抗聲曰老賊毋誑語若非聘將軍之人將軍亦不屑與若伍老賊休矣死吾可耳胡復語翁至是乃勃怒命左右將之出斃之暗中復心口自語曰烈哉

荒郊一片細沙蒙茸時已黃昏乃有無數小光閃爍若燐火復作碧色又類流螢意者爲游魂殘魄所幻特設爲荒涼之景使人不怡郊之南燈光朗如炎日人語復雜迷若清晨之雞聲若唱若和若問若答已不能復辨未幾有裨將數輩明火執刃擁一人至其人蓋卽爲翁研鞠之匪時方俯首雙瞳齊注地上殆以被執爲辱故不願復面他人而假鬚太極圖遂不得覩既至乃羈之枯桐之下桐爲霜風所欺頭已盡禿僅存一葉適在匪首之上月光爲葉所蔽匪面乃終迷離不能細認或者此葉預知將有匪至復於知匪羞露其面故特暫存以蔭匪亦未可知少選一魁碩之將語衆曰可了之矣言旣卽有一校執刃而前奮力研匪頭顧婁刃不殊校乃大駭復於月光之下彷彿見匪面幻爲魑魅之形益大震懼苟非衆將督於其旁者且將反身而奔繼念魑魅亦正尋常矧我固有刃奚爲見怯乃復力研之而首果落桐樹受其連帶關係之影響亦搖搖幾墮而此爲匪掩羞之敗葉亦飄然辭樹降生於地與燐火細草爲伍功成而退理正宜然校旣斷匪頭遂取以奉諸將將乃携之入蓋將以呈之翁也珠兒旣出詩稿示隨庵隨庵且讀且賞時復起立向空作舞珠兒亦放浪形骸雄譚俊

辨一變平日徇徇之象。午飯既竟復聚譚室中。翁亦不來召。二人遂愈譚愈廣。縱橫雜出。天花亂塗。少焉略止。時已薄暮。帳外匪徒激戰。人馬雜沓之聲。乃都無聞。沉酣至是亦良可笑。迨晚飯之後。珠兒就翁許。聞譚翁乃告之。並極言匪徒面龐之奇幻。珠兒聆言。乃自悔適間不來。翁許未覩此可怪之匪。而某將忽呈匪首。至珠兒平日膽本恆怯。微特死者之首級。未嘗一寓其目。卽蒙傷負創之夫。亦不敢一逼視。是日奇翁所述之語。乃於首級呈時。趨近一視。則見血痕模糊。復雜以墨痕。詳不可辨。而雙目炯炯。大逾恒人。縱無光華。顧猶未閉。珠兒一覩。大駭。幾欲失聲。而號神志。亦復大亂。迷莽不克。自主良久。始漸清醒。覺悶坐不樂。邁步入隨庵室。則隨庵方枕已詩卷而眠。眠已熟。不便擾之。醒亟微步出入己寢室。平日睡時必閱書數十行。是日頭腦昏沈。乃解衣逕睡。夢中猶念翁描狀匪徒之數語。而怖人之雙目。亦時往來於目前也。

評

鵝籬於詩好言北宋而同儕頗不袒之。柳亞子胡樸庵尤不贊其言。樸庵屢作小說。以相非難。余偶舉以視鵝籬。鵝籬遂亦日有所作。其所著絮影萍痕第八回中。

一段云（作詩原本性靈感於外物醞釀於品性洗鍊以學問遂有所作無論漢魏六朝唐宋元明這性靈兩字總是一樣的外物之感品性學問之醞釀洗鍊也是爲人人所同的那麼那些分唐界宋之說本來一點沒有道理不過譬如天氣有陰晴寒暖之異譬如人體有肥瘦長短之分那便是各有所偏因有所偏那各人的眼光就不能不有歧異了於是宏麗者宗唐寒瘦者喜宋到底還是自己性質之偏不能以此判唐宋的好壞譬如天寒自然衣裘天暖自然衣葛衣裘的不能笑衣葛的不能笑衣裘的更不能說衣裘的必須先要衣葛衣葛的必須先要衣裘這便是性靈各人同具而氣質各有所偏的道理）亦復持之成理與此章所述珠兒之語大同小異樸庵則力主盛唐有詩鬼篇此二子日以小說爲詩話亦一奇也

第十七章

是晚翁治事竟微覺疲頓乃入室展衾而臥顧又不能成寐萬千思緒倏焉而興愈思愈棼亦愈清醒耳畔鬚髮猶聞金革之聲實則翁出師以來未嘗一戰士氣不挫車馬

不喪無用煩憂矧珠兒晨夕奉侍等於家居故園秋色亦無足戀特神志一歧遂湧出無數思潮若者爲過去若者爲未來若者爲人若者爲己類皆虛無縹渺無足深求者一盤踞方寸中不能立捨以去苟於是時而能自咎曰若之所念類爲人之所不念人之所不念者卽爲妄念則亦當爽然自失不能辯一辭少選諸思略寂睡魔且至忽帳外驂然一聲翁知風起且慮或將下雨衆軍復不能行則又大戚而孰知不然此聲旣起卽有白光一縷穿牀帳而入曇曇然若朗月使人覩之寒悚嗟乎此何物耶蓋爲七首旣裂帳而入旋中翁喉翁巨吼一聲喉際血漬湧而出若以瓶倒注而去其塞頻頻流出不止无何更竭力呼一聲而此出入鋒刃縱橫沙礪英姿疊鑠之梁翁遂氣絕以逝嗟嗟不死於疆場而死於途次不死於當然而死於非分梁翁何不幸之甚也翁平日遇羣弁本嚴稍有乖違痛責不可貸卽近侍亦然故非得其命者率不敢自動是日巨吼之聲列營聞之咸知有故特不得翁命乃不願妄動以速咎蠱未幾一聲繼起乃有親信者數輩執刃而入則見翁猶臥牀上一匕首深入喉中猶未拔去面目爲鮮血所湧迷糊幾不能認氣絕已久知不能重生然刃之者究爲何人殊不可解僅有

一。七。首。足。爲。佐。證。然。亦。尋。常。之。物。不。鑄。姓。氏。無。足。深。考。衆。將。集。議。告。之。珠。兒。珠。兒。寢。室。
本。離。翁。遙。且。其。心。中。祇。念。此。可。笑。之。匪。之。面。目。故。於。翁。吼。絕。無。所。聞。迨。得。諸。將。報。披。衣。
而。起。趨。出。視。之。則。此。華。髮。星。星。之。老。父。固。已。長。辭。人。世。返。魂。無。香。百。身。莫。贖。而。
矗。立。於。喉。其。洞。絕。大。幾。等。茗。甌。慘。惻。誠。人。之。狀。態。殆。不。亞。於。雙。目。耿。耿。之。匪。首。珠。兒。掩。
袂。而。泣。不。忍。再。視。念。適。間。爲。語。匪。徒。之。面。目。淋。漓。曲。暢。栩。栩。欲。活。若。在。目。前。老。父。此。時。
其。心。當。亦。甚。快。曾。不。知。一。刹。那。間。即。將。與。璀璨。莊。嚴。之。世。界。作。永。別。念。至。此。乃。號。啕。大。
哭。自。悔。已。無。預。知。之。能。適。間。猶。苦。老。父。瑣。瑣。與。語。強。與。酬。應。神。志。不。屬。及。今。縱。訴。諸。蒼。
蒼。求。諸。神。靈。亦。終。無。力。以。起。於。九。泉。與。之。一。語。此。心。歉。然。永。永。不。能。復。彌。其。過。愧。悔。既。
甚。乃。自。批。其。頰。少。選。更。痛。極。而。暈。迨。少。清。醒。始。念。及。刺。者。之。爲。何。人。思。之。再。四。不。得。端。
倪。謂。爲。兵。弁。所。爲。乎。則。在。理。不。宜。出。此。矧。父。遇。之。雖。嚴。亦。大。公。而。無。偏。執。謂。爲。匪。徒。所。
軍。營。馬。中。輕。一。嘗。試。也。嗟。乎。嗟。乎。是。何。冤。孽。而。乃。致。此。著。者。曰。刺。者。爲。何。人。珠。兒。固。未。
之。知。而。我。則。已。於。揣。測。得。之。矣。其。人。維。何。蓋。爲。貞。姑。

讀者諸君不憶我書爲言情小說乎以上所述類皆爲情海以外之波瀾在例當簡述之無庸喋喋翁逝以往兵旅之事當勿復敍卽珠兒亦將暫棄而專迴敍貞姑貞姑旣別高叟踽踽獨行生計之艱不亞於昔特藝足以自衛穿陌越嶺非所難能世途險巇人情鬼蜮亦復略涉其趣非往日之惄惄出門絕無經歷者比是夜復宿於古刹中刹頽敗已甚鴿蝠居之孤鼠宅之神貌腫嚙已不克辨識以意度之當爲百餘載前所建貞姑亦無所畏日間行數十里至是微覺疲困蒙頭而睡絕無怪異次日晨醒見陽鳥初升曼麗發奇彩大足怡人神志復念及身世報仇有望似與炎曦同其明朗非若前日之日徒有奢願無所憑藉一旦吾志竟償然後擇人而事亦未爲晚卽以十指所出自奉一人亦足資溫飽念至此乃復自致祝辭願所念盡成事實勿歸泡影顧是時腸胃忽起而大譁不願瑣瑣聆此祝辭蓋昨日所得之食物已運輸於他部其中枵然一無所有遲久不得且將下哀的美敦書於貞姑貞姑大駢亟縱步而行就附近覓食而腸中猶辘辘不止大類載運軍火之車之聲幸行數里卽得一市貞姑購麵餅啖之腸胃始復言歸於好略一休憩而整步復行矣著者曰貞姑初離家行時所志未遂故行

止猶不免。迴遲茲則匣中寶劍已躍躍待試其迅行宜也。

越十數日貞婉抵平樂某邨絕小僅數十戶其西爲香鼓山山巔林木葱蒨復有溪流環抱其陽每於拂曉及薄暮時炎曠赤等闕氏與此青青山色及沄沄之碧波相掩映朱碧錯雜爲狀絕瓌麗見者目爲之眩顧是山景物縱縱而羣盜出沒其間宅於邃谷軍弁不敢深入故其聚僅十餘輩而聲威頗盛邨人相戒裹足不敢前而此佳麗之湖光山色遂無人玩賞貞姑初至是間人情風土都未之審一日薄暮遙望此天公特繪之好畫稿愛賞不至時已孟秋煩熱猶甚因念至江干小立一攬此漭瀾之波而聆淺涓之聲正足滌懊惱而豁塵襟少焉遂縱步而行將至江頭而衆綠蔚然之香鼓峰而已先突入眼簾途亦驟暗不能辨面目蓋貞姑所行爲山之陰太陽旣低復被山所障其景狀自與山陽不侔貞姑方細辨途徑縱目雲樹忽聞有聲淒而復厲意者其爲羣衆校獵之聲乃驟步而前行數十武聲漸明晰則大呼乞命之聲也貞姑知必有異益奮力行則見一提孩及老嫗踣於細草中而修鬢華髮年事當在五十以上之老人方被二人強曳以去此二人者各執利刃腰際約以黃帛貌至猙獰可怖其爲匪徒無疑。

貞姑念以一老者見厄於二匪徒竄有生理目睹其見厄而不援之以手亦良不忍然一人亦恐非匪徒敵老者又不足爲用計不如暗勝之爲佳策旣當遂繞道而行幸匪徒方着意於老人於貞姑之來初未之覺少須貞姑已抵其後是處石徑已嶮峻僅行一人遙見數十武外二匪以刃亂撲老人念此時而不救老人其已矣乃亟微步而前出匪不意突以劍斫其頸一匪遂斃其一駢甚方欲迴顧而貞姑疾如雷霆之寶劍亦已惠顧其頸一剎那間而兩匪已盡斃貞姑念巖谷間其羽黨必不尠苟同出而仇我者其何以禦乃亟援老人起促之速行復循舊徑覓老嫗及孩携之趣行老人時方昏迷行時幾不辨途徑覩貞姑及嫗前已而行幾欲反奔蓋誤以爲適間之匪也

相逢陌路奮勇莫遑見義能爲貞姑其古之游俠士歟老人行及村落始漸清醒見老嫗猶在提孩無恙則大喜少選忽柔聲詢貞姑曰姑娘何爲者貞姑乃具告適間事並問之曰丈豈家於此耶抑爲行旅而罹此厄也老者初聞言亟拜謝繼乃言曰某本家於此間又宿稔是山有盜前日雇一傭言時以指指老嫗曰卽此人也傭爲異地產於此間風土都無所知適間乃偕此稚子遙遊山麓某老年僅得此子宿加珍惜旣遍覓

村中不得乃不得已來山畔而孰意遂罹其厄非女菩薩拯救者某無生矣言既復拜謝命媼亦謝貞姑乃大窘欲別去老者不可強邀至其家出百金以贈貞姑慨然曰扶顛持危分所當然無足自異某之爲此初非欲得巨金願丈其勿爲此老人曰姑娘言良然老夫良佩姑娘之高義此區區不腆之儀非敢云勞姑娘聊助資斧何如貞姑聞言乃謝而納之老人復欲奉貞姑於其家貞姑曰丈厚義良感特吾此去尙有大事不遑迴遲願丈恕之他日當圖再晤也言既稱謝而別

吹笛秋山風月清誰家巧作斷腸聲風飄律呂相和切月倚關山幾處明胡騎中宵堪北走武陵一曲想南征故園楊柳今搖落何得愁中却盡生嗟乎風塵僕僕年華逐長途以俱逝爲誦杜老此詩與夫宋鹿溪慘慄兮若在遠行之句甯不動江湖搖落之悲哉貞姑旣去香鼓從事藍蘿者復數月乃抵永州之永明郡永州爲湘中勝地零陵黃溪諸境或爲奧或爲曠或以篠竈勝或以崎嶇勝兩間秀澤萃乎其中吾人有讀柳州諸記者當無不爲之悠然神往勞人遊子得暫優游其地致足豁濯煩襟解脫塵慮貞姑平昔本厭棄一切紛華綺麗之地而樂舒散於林木雲水以爲綺麗特被飾而山水

獨全其真飾者不克。垂久非若天然佳秀。歷劫而莫能礪也。至是既抵永明。苟取道以抵零陵爲程。亦已無多顧。貞姑無心玩賞。不願以逸樂致悞。所期略稽數日。遂復啓行。荒隴殘陽平郊。煙樹皆視爲途中消遣之品。復有翁仲遞相迎送。亦頗不覺寂寞。未幾遂抵江華。由江華而抵藍山。由藍山而抵宜章。乃復小住。征驟略事勾留。著者曰貞姑之由永明以抵宜章。其間歲月約有數旬。而吾乃以數而字了之。初非好爲簡省。良以事實無足稱敍。故甯棄而勿道。至旣抵宜章以後。則將復事揚厲矣。譬之坐二人於席間。一爲語簡靜。一爲語洋洋灑疾徐遲。迅參錯其間。彌覺可聽。吾爲是書。竊欲似此讀者。倘贊是言乎。

貞姑自得平樂老人。兼金之餽。囊中略裕。遂不復從事縫紉。及抵宜章。資斧已竭。不得已。乃重整舊轍。街頭方寸地。復爲其寶號。製造之廠。顧生涯。乃遠不逮曩昔。蓋宜章距騎田嶺。已非遙復爲入桂之要道。郡人咸恐皇師一至。從事劫掠。顯達之家。殷實之戶。咸紛紛適樂土。以致市賈彷徨。通衢寥寂。士夫相戒。非有事不敢微行。而貞姑之生活。遂亦隨之。以俱落。獨有乞丐數輩。失其往日仰倚之富豪。將無以自存。乃鎮日狂奔街

巷若癩狂之瘞狗。僕值行人。則若獲瓊寶。取致其哀怨淒惻之辭。冀動人聽。乃聆之者。避之若浼。絕無所濟。反不若歌幾疊俚曲。能博人之側耳。一聽羣丐。於是亦有吾道其孤之歎。時或集貞姑許。故爲轂觫可憐之態。貞姑憫其淪苦。必將所有盡以與之。不數日而丐黨大集。咸欲得助於貞姑。貞姑旣苦其纏擾。復無錢足以厭丐之欲。尋思無計。因歎爲善之不易。或有財而無願。或有願而無財。卽二者兼具。舉世亦祇以愚懶目之。相與姍笑。且咎其不長於理財。今丐雖得我財。亦未嘗感我之誠。第以愚懶徽號賜我而已。涉念及此。不禁浩歎。遂悉屏諸丐之請。不復一應。明日之日。整裝復行。豈知宜章不可久居。蓋長此爲愚懶人者。其生涯且將一變而爲敷衍乞丐之生涯也。

由宜章而東。數十里有鎮。曰赤石。鄰騎田嶺。尤邇其地。土沃民稠。縱不敵城市。然其中盛田產者。實非渺俗。尙尤質樸。居民率謹謹。無紛華。太古淳厚之風。其庶乎。猶有典型。貞婉旣去。宜章越二日。遂抵其地。覓逆旅。旣得位置。略就。乃與主人縱譚。主人黃姓。善譚笑。侍給尤周。至以是能得旅客歡。一見貞姑。卽款敍。若素識。寒暄移時。貞姑語曰。比聞皇師已至。騎田嶺有諸黃。返答曰。良有是。吾時心中正異。貞姑以一弱女子而亦能

作家國語是必卓絕乎。庸常脂粉無疑少須貞姑復詢曰然則統其衆者爲誰。貞姑爲此語不過尋常酬應黃亦簡語曰統衆者爲浙中梁翁家在西溪宿精韜略平髮匪時固策奇勳者也。昨有友過譚故能詳此並聞……言未既貞姑失聲曰語果眞耶黃曰言良不訛第姑娘張皇嗟咤奚爲者貞姑懼媿嬌洩於事將不利乃亟掩飾曰我無他不過晨間行太蚤爲風露所侵現時覺微寒耳黃聆語方欲有言適一叟施施來黃遂棄貞姑款叟貞姑亦深幸以下可勿再語翌日遂整裝付值匆匆而行途中自念梁翁此來母乃奇巧或者上天憫我勞苦特使之就此間以死亦未可知彌天忿憾諱諸厲鈔偶語無心沿吳有望貞姑之忻慰蓋可知已。

評

貞婉之刺梁翁此章初不敍明僅略點之遂轉敍貞姑事文字曲折揮洒無不從心固極盡能事。

慈善事業之難爲固人人能知之矣所以然者有養而無教則養不勝養而惰民且益衆此章中固慨乎言之矣。

第十八章

赤石之東。又有寶蓋山焉。其程與騎田略等。兩峯幾相毗連。過其間者。第見峭壁千仞。昏黑無天日。時有白雲彌漫其間。似欲爲兩峯作媒介。以全其缺憾。天風盪之。雲乃立散。始有幾微熹光。而婚事終以不成。貞姑既別逆旅。主人而行。其始也。甚喜。宿願之可遂。繼乃復鰥。鰥以慮。蓋梁翁旣爲將帥。自必有無數健男。隸於其下。而其起居治事之室。又必防護精密。烏容外人躡跡其間。卽曰入其闈矣。設一擊而不中者。渠必起而興我。抗在勢亦終不能勝。彼輾轉思維。計無所出。而兩壤鄰接之地。已抵微覺。疲困天復下雨。石徑滑滯。不良於步。乃覓巖石之平坦者。端坐少息。復困其慮。一其心以謀擊梁翁之策。馳思方苦。倏聞喧聲。貞姑念豈大兵過耶。亟返視。則來者僅三數輩。衣裳不齊。各執短刃。見貞姑。則厲聲索財。貞姑大憤。出劍一揮。斃二人。餘輩亟奔竄。少選忽又來。爲數約數百。當首者一匪。額際約以黃綾。策駿騎。手雙劍。狀若甚厲。貞姑覩之不寒而慄。自悔適間不速遁。致遷此厄。然事已至是。旣不能揮之使去。乃鼓勇而前提劍莊語曰。若輩將何爲死吾。吾亦甚願第恐皇師一至汝輩將無子遺耳。言旣復斜睨而笑。態

更鎮靜絕無張皇之象。策騎者覩之忽動妄念欲生致貞姑乃揮衆稍退柔聲語曰姑娘果能武藝者我欲與姑娘一角。我勝則姑娘歸我。姑娘勝則代我轄此衆何如。貞姑聆言念戰亦死不戰亦死毋寧一角之爲快。遂壯聲曰可第汝亦不能乘騎匪曰可遂下騎揮劍而來。匪之心以爲貞姑未必真能技擊。卽曰能之亦必不長於己。一舉手一投足之勞即可得貞姑而有餘。且旣欲生致自以不傷爲佳。秉此一念戰時遂不奮精神漫然應之。微特漫然應之且故意縱之若不足敵而孰知貞姑是時特爲背城借一之計外敵旣迫彌用激奮。曾不數刻而驕妄之策騎匪遂斃於貞姑玉腕之下。貞姑初料本不及此。至是乃爲之狂喜。而羣衆亦以貞姑有絕藝。請長其羣。貞姑遂諾之。向日溫文嫋媚之貞姑至是遂一變而暗嗚叱咤作山中女將軍矣。

貞姑之願長羣匪也。初非甘淪爲是。特欲假衆以助其復仇。耿耿苦衷。洵非庸凡人得而妄測。其窟宅本在寶蓋峯中。寥寂巖崿。行師之所不及。貞姑旣至部署略竟。卽於石室間行加冕禮。被紅綃之衣。垂霞彩之裳。端坐於中央。羣匪次第入見。見則拜跪維恭。貞姑乃各敍以職。旣得職則復謝。旣謝而出。則羣踞放謔。年長者仍爲哥。年末者仍爲

弟未嘗以職之高下而判低昂。謁見貞姑之頃，復不呼寨主而呼曰：姊其事體至蕪亂可笑。貞姑初不以是爲念，則亦聽之不之較。是晚更大宴，羣臣於膳堂者以亂幹爲壁，以密枝爲頂，天然構造，不假人力。堂中置木桌數事，犧牲之石環列其四圍，復以雜紙粘成小幡綴諸枝幹之上，以爲艷麗。平日本無此典，惟加冕大禮特需此，爲振新之象，少焉羣衆溢止，看饌雜陳，而盛饌之磁物咸精緻，絕倫用之於山林木石間，大類明璫翠羽，不幸而飾諸醜黑，郴婦之上，豈惟不稱而已？復有金銀杯數事，咸鑄鏤精，絕得自富家者，則供寨主及諸大將之需。羣衆固不可得而有，看核既列酒漿，斯傾蕪鄙之辭野俚之曲，縱橫雜出，幾不可辨。巖中獮猿尋聲而應，林間秋露助以新涼，時則正中高坐冠裳，皇裔停杯不語，顧衆而微哂者，貞姑是也。

執刃者數百，輦策騎者若干，輦壯稚，糅錯列位，凌亂復有一人，面頗皙，好佩寶鐸跨駿乘殿於其後，指揮羣衆迤邐而出，寶蓋山者，貞姑與其所轄之衆是也。是日爲貞姑入山之次日，其行也，蓋爲擊梁翁故。又恐女子入陣易爲衆目所屬意，乃復服男子裝，幻爲將士驅衆而行，夫以數百匪徒而欲勝數萬甲兵，其不可得，縱三尺稚子亦能知之。

詎貞姑智能之女而獨不解此。指特其心以爲斯行不過欲得途徑並略。譎梁翁所處之地他日行事當不至惆悵無所從以一人之身而往探虎穴。在勢既有所不可故共衆以行爲已脫逃計匪輩久爲人害自宜滅除置之死地良不足惜其機慮之深自非無知者比。復欲疑翁之心乃令匪徒面龐圖以種切可怪之狀既抵其地曾不數戰勢盡莫支遂力馳而歸劍光血影中雜有美人兒香踪玉影倘亦爲山靈生色者歟。

貞姑旣歸乃憩息石室中少焉羣衆咸至檢點亡失共百餘人得歸者亦疲頓不堪嗒焉若有所失各道所遇有蒙傷者呻吟不止一若其痛在口中一爲啓口呻吟則其痛即可自口中超躍而出者然此雖無益欲令其噤不之發則亦不能正悽愴之頃兩匪繼至並禽獲官弁一貞姑得弁大慄亟令左右羈之使毒叱聲曰若非朝廷命征法人之弁乎弁曰然曰若非隸於梁督部下者乎弁曰然貞姑至是思索有頃復語曰然則若當語我以梁督起居治事之詳情我其宥若非然者將裂若體斷若頭若其有以審之弁聞言大懼乃具告翁何時治何事何時理何業晨以何時起夕以何時寢治事在何室起臥在何室滔滔若江水流數時不竭貞姑曰止若可勿復語梁翁矣弁乃立噤

其口急流驟止。又若提孩既獲果餌。則哭聲立息。少須弁欲歸營。貞姑叱曰。咄若敢是。今我更欲詢若。若究隸何營。弁乃復語。隸鄰翁之某營。復屬某號。貞姑曰。可矣。乃命左右取衣出與弁衣相易。易既復命。幽之馬廐中。弁至是乃大失望。自恨竟爲貞姑所枉致。洩機情既洩。而後猶使之與羣馬爲伍。怨憤之餘。幾欲自殺。著者曰。弁伍羣馬。宜也。弁有膝。用以跪敵人。弁有口。用以洩機要。將不能言。不能跪之馬之不若。而又奚恥乎。伍馬貞姑。旣命左右幽於其間。復責之嚴範。不許稍越。是晚遂服弁之裝。詭爲某號。弁懷刃以入。迨旣死。梁翁乃復乘譁亂之際。翩然以去。至其死。梁翁之狀。則已詳我書上。章在例。不取繁複。故不復道。而貞姑二字。亦當與讀者暫別矣。

功名富貴。兩媧角險阻。艱難。一酒杯百體觀來身。是幻萬夫爭處。首先回信哉。雙井之詩也。事功赫赫。塵念綿綿。一日歸死。均泯然無所存。若浮萍之飄於波面。任風所之。莫能自主。旣去而後。不復有迹。梁翁者。亦其類也。梁翁旣逝。珠兒遂以聞於虜朝。復請有司至營。戡驗。信爲被刺。遂懸賞。購兇犯。顧都無實。據斧聲燭影。亦復不得。珠兒則中心憤懣。幾欲立得兇犯。手剝其胸。以爲快。大抵少年人外象。不侵真靈。未漓故意。氣易於

激發。父加以失怙之痛。其精蘊之宣。自宜異乎尋常。當是時也。縱塵俗卒卒畢其身於錙銖衡量者流。亦將稍抒其志氣。况珠兒遺世。拓落雋才。績學之流哉。翁平昔本不善交游。自督師南征以來。各省大吏以翁能見賞於皇。始稍稍敬禮。至是治喪之日。弔者盈門。雖盡爲錄。錄無材能之輩。然敍其爵秩。則若爲制軍。若爲巡撫。若爲御史。至微者亦觀察郎中之屬。巍皇赫翼。固足以震驚庸愚。而有餘。往日未與翁一謀面者。亦故爲咨嗟歎息。以爲檀道濟實國家長城。一旦傾頽。當爲蒼生慟惜。語絕純摯。縱故交不啻。而珠兒對於此類浮文。酬酢絕厭薄之時。復勉爲敷衍。顧終簡樸。不能周至。跡弛不羈。之士。宜其不與僉王齟齬之輩合也。

治喪既竟。珠兒遂扶櫈北歸。囊橐既裕。揮灑自如。自與貞姑流離。顚沛者不侔。復得虜廷之恩。卹大吏之拂護。途人咸榮之相戒。莫敢犯。地方有司尤衛謹備。至逆送爲勞。顧珠兒落落無當意。以爲此輩徒解迎媚。不以民事爲事。縱冠裳整飭。亦楚國沐猴之亞。於其殷勤。漫然不爲謝。一夕在沅江旅邸。中夜深無眠。不禁喟喟而悲。念別離。故里瞬已。秋盡冬來。鍾儀南音。之鼓季鷺。蘊鱸之思。天末微茫。甯不可念。矧矍老父死於非。

命灝行猶有功成卽歸之語今功未成而身已歿祇此遺蛻得返故里其可痛又復奚若對新懷舊愴然於懷未幾睡魔漸至恍惚間若見翁猶踞坐桌端曲摹匪徒可怪之面目得意時更拍案大叫掀髯而笑其狀絕類生時顧一轉瞬間而景物大異巍巍高坐之翁乃一變而匕首在喉已覩狀亟抱尸首而哭少焉首忽漸動大驚而醒則抱者實爲枕端始知適間所遇乃爲夢境則復大戚憾夢之易醒又憾既夢之後不能永永不醒乃閉目靜臥冀其入夢復覩一翁顧念愈苦亦愈不能成眠而窗外明明之月逗簾而入故展其新眉似哂人復似憐人也

洞庭之波沄沄森森瀟瀟無已時汎其中者第見茫茫碧波渺無涯岸若誦經典幽深之旨廣大之論浩乎莫可得而窺測君山矗立其中蔚然深秀俯瞰刀檝默默無語新雨來時白雲深處厥狀尤爲妍媚湘之四圍沅江湘陰諸縣環之爲狀乃類池邊之石欄珠兒旣抵沅江跋涉道途者已數旬古驛傳車峻坡走馬勞生情味已爲備嘗至是乃略住居於鄰湖之菜市一日薄暮新雨初霽晚霞煊麗若施脂粉珠兒忽動游湖之念乃買壹幅容與中流縱目四顧則東西二岸僅於叢葦中略辨一二行人之步於湖

濱者其長乃不及食指遙瞻諸峯空濛掩映黛痕不明乃似蒼梧之幹老松之枝又似美人明粧未就烏雲紛披不許游人窺其色相少焉風起諸峯乃一躍出於白雲之外而江波則跳躍尺外似怒風之繡其面致類鶴髮雞皮之枯婦實有傷乎觀瞻未幾怒益甚浪益高又似稚子失其既得之果餌頓足而哭珠兒覩之胸次抑塞乃排除略盡玩賞移時盛雨繼至黑雲若墨狂風益厲珠兒舟本小幾不能支亟命舟子鼓櫓而返及抵岸偶一回視則諸峯晚粧已竟霧鬢風鬟大類明璫靚服之佳人也

越數日珠兒遂去沅江無何入贛繼乃由贛而入浙其閒更歷數月苟吾瑣瑣以述者復可數萬言顧毋乃類於遊記吾儕造稗官家言縱非若古文辭之有矩矯然支離細屑亦當屏之勿道珠兒抵家正值臘盡門庭無恙僕隸依然回首前塵如煙似夢夫千里遠客一旦還里孰則不樂而珠兒則還家以後益復惆悵長日徜徉若有物憑之作崇雖然珠兒心中亦正欲自養不使過於傷感特一切什器類皆爲翁之遺物覩物而憶其人正亦事理之常其尤易於觸引者則堂中所懸書畫其款類皆署翁之名旣已覩之雖欲勿憶而不可得旣已憶之乃日中所見觸處盡爲翁之小影卽凡諸雜器莫

不有之。縱移其物於他處。卽有他物繼印其影。雖欲避之。勿覩更若。有薄於蟬翼。堅於石壁之障。圍之勿得出。出鬱悶無奈。乃蹀躞室中。左右來往數十百次。不覺疲亦不知休。僕隸遂時時竊窺而笑。有謂公子南行必悞服藥餌。或損悶太甚。故癡狂。至於此者。有謂公子實惡其鞋。故使之時時於磚石所磨擊。以速其損者。珠兒時亦有所聞。特念方苦。不解其爲譽爲毀。聽之不加斥。其尤可笑者。一日晨興。覩壁上塵尾。且誤以爲翁之鬚也。

評

貞婉遇匪事殊詭。恣可喜。然不有此。則以一弱女子刺手握兵符。貔貅滿列之梁翁譚何容易。加此一事。則使下文不致突兀。故貞婉遇匪。可不遇匪。亦可熒熒獨行。可長綠林。爲山中之女將軍。可要使文字從順而已。讀者固不必謂爲實。有其奇只當謂爲宣有此文耳。

弁伍羣馬宜也。弁有膝。用以跪人。弁有口。用以媚人。將不能跪。不能言之。馬之不若。而又奚恥於伍馬深文哉。此言不愁人。皆欲殺耶。

第十九章

貞婉二字不留存於珠兒心花肺葉中者久矣。此二人者其情愛之神聖高潔直可謂古今罕匹。曾不數載乃恢謫奇異極情場之變幻以珠兒言之其始也則禹壤茫茫予懷渺渺紫雲消息杳莫聞知蓬山迢遞恨無青鳥以探看洛水淒迷卽有微波而誰語其繼也似聞花謝彌用愴懷悠悠衆口咄咄噩耗不無流芳遺挂之存可勝鳳去臺空之感然而袖中書札三歲依然綿紗舊情詎忍相忘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江州斯語不啻爲珠兒代寫胸臆也若貞姑則義憤填膺緣仇以絕情是亦情中之權變而不得爲無情無情且勝於有情要而言之之二人之顛躡情場何莫非梁翁一人有以成之旣劫掠朱家以自胎其禍以連及於珠兒而復誑詐珠兒欲以剗除情諦致二人之念各歧境各異纏綿漸漬以自勞其生故吾艸是書自十一章至今磚硯幾及磨穿毛錐子之以繁劇而頹其鋒者亦已數次從未嘗得書二人敍談之一語不知我者且咎我泛譚而不及主人翁雖然其奈事實之不能從我何。湖風獵獵助膝六爲虐嚴寒刺人肌骨珠兒晨醒覺重衾無溫知又下雪少焉推枕而

起。羔衾。既。御。猶。覺。寒。甚。十。指。幾。僵。更。服。狐。褂。始。漸。溫。煖。絕。不。覺。其。重。夫。吾。人。於。夏。日。縛。暑。之。際。苟。衣。夾。袍。者。必。苦。其。沉。重。累。贅。迨。至。冬。日。雖。十。倍。其。數。絕。不。厭。苦。此。良。何。故。或。者。寒。之。爲。物。具。有。絕。巨。之。脅。力。故。克。當。此。亦。未。可。知。珠。兒。旣。起。侍。者。傳。盥。具。入。珠。兒。詢。之。曰。今。日。爲。何。日。矣。侍。者。曰。今。日。爲。某。某。某。歲。十二。月。下。旬。之。七。日。言。時。故。延。其。聲。乃。言。之。久。久。方。止。珠。兒。怒。曰。若。胡。爲。是。瑣。瑣。我。詢。若。以。何。日。者。若。答。以。某。日。可。耳。侍。者。被。責。面。赤。退。去。無。何。珠。兒。盥。訖。乃。闢。窗。而。望。則。見。庭。中。積。雪。厚。甚。若。鋪。潔。白。之。地。毯。仰。視。長。空。形。雲。疊。疊。互。相。偎。倚。似。亦。有。畏。寒。意。繼。而。風。起。乃。亟。掩。窗。邁。步。出。入。膳。室。就。餐。餐。竟。手。足。始。盍。然。有。暖。意。乃。微。步。入。園。攬。景。豁。目。藉。資。自。遣。小。亭。之。前。有。松。一。株。瘦。曲。而。頑。修。前。日。之。日。爲。狂。風。所。吹。遂。折。其。半。枝。葉。禿。盡。然。猶。長。若。中。人。至。是。被。雪。迺。類。佝。僂。老。人。披。其。白。髮。立。於。羣。樹。之。中。珠。兒。覩。之。而。笑。而。貞。姑。所。植。之。蕉。乃。不。期。亦。寓。諸。目。又。不。期。而。觸。引。悲。感。蓋。珠。兒。還。里。已。將。旬。日。從。未。一。涉。園。林。至。是。驟。覩。此。構。造。悲。傷。之。聖。品。宜。其。邈。然。遐。思。而。往。年。影。事。一。一。來。往。於。胸。中。復。由。貞。姑。而。念。及。老。父。之。二。人。者。平。生。均。推。愛。己。或。者。是。時。咸。在。地。下。念。已。亦。未。可。知。珠。兒。旣。感。念。二。人。潛。焉。欲。涕。口。占。小。

詩。低。吟。曰。

紫玉成烟事有無。春暉寸艸報終虛。年來灑遍江湖泪。感逝還嗟歲月徂。
細吟初旣瞥見寒梅之下貞姑。姍姍而過荆布裾裳。若發異彩較之絲綢益覺煌麗。行
時似猶展輔而笑亟循途覓之則行者實非貞婉而爲小婢。營兒營兒貌本絕醜珠兒。
平日常厭棄之至是誤爲貞姑遂并誤爲絕美。此無他入之妍媸美惡固由其情愛之誠摯與疎闊爲轉移也。

歲月不留駒光若駛殘歲旣盡而元日景物所謂千門萬戶瞳瞳日只把新桃換舊符。
者亦忽以逝浸假而上元又過珠兒居喪讀禮長日枯寂幾成爲在家之僧歲首令
節或從事賭鑿或挈朋縱酒咸酣然有樂趣可尋卽無知稚子亦復獲財獲餌且幸其
得長一紀而忻忻有喜色珠兒獨胸若廢井不解娛悅初非故爲傷抑特中情鬱結正
如萬千絲線交繫於心縱欲釋之亦不可得而欲其強顏以與流俗相周旋諳譚恣謔
似猶強北方之勇以效南方之沒也烏乎可。

陽和二月熙光似笑野卉弄晴春容嫵媚苟以濶然無滓怡然無慮之人當之者則覺

兩間寥廓無在。非吾託足地。而一花一木。一山一波。盡爲大塊濃麗之文章。又無在而
非莊嚴瓊裔之區。卽以清愁萬斛。寓景哀蹙者。對之亦當有峻峯豪飲。柳陰傳車之想。
蓋乘時行賞。誠爲吾人遺生之策也。珠兒索居無俚吟詩。詩不能工。所見又盡爲僕役。
無人足與共語。高齋長目。徒對此絢爛紛披。爭妍滴媚之景物。益覺無以爲遣。時復欲
握箋撫古人書。以資自散。顧與毛錐子旣疎。問候初握時。乃訝其重幾等於農夫之犁。
鋤奮力始能舉之。書又絕不能似。遂憤而棄諸字簾之底。如是者。蓋屢見不一次。尋思
數日。乃得遊明聖湖之計。西溪與湖本密邇。隔江山色。覲面可呼。碧波微通。閒鷗共語。
珠兒往年本時遊其地。至是遂遣人約楊老往遊焉。翌日楊老旣至。遂整裝買棹而往。
先入杭城覓逆旅。旣得就旅中小憩。乃命侍者傳餐。入餐未竟。長空驟黑。迅雷繼至少。
焉。盛雨下矣。珠兒不覺對之微歎曰。人寓於憂戚之際。竟無一事能當意。自薄之不足。
人薄之人。薄之不足。天又薄之。縹繡河山。無在而非歌哭之地矣。言竟。乃俯其首。久久。
不作一語。

翌日晨起。晴曠滿窗。長空豁朗似文公不甘爲珠兒所咎。故特勉爲之者。珠兒旣起。盥

餐竟。遂喚筍輿抵孤山麓。山介乎二湖之間。和靖祠及蘇小墓在焉。珠兒喜其幽舊。閒曠。因笑謂楊老曰。死後葬此。得與梅花主人爲鄰。勝傍要離塚矣。珠兒語此。不過諧謔。而楊老則夙喜作吉祥語。至是聆言。恐成語讖。心頗不以爲然。然以珠兒故。不願規誠。以自絕於世家公子之前。迺應聲曰。唯。唯。珠兒方遊目巒陵。初不欲楊老之置答。亦不譖楊老之皮裏。可否少焉。忽朗詠曰。

孤山一角留遺蛻。緬想高風歲月遐。我欲東施效西子。故園亦遍種梅花。

楊老本爲塾師。不甚解文義。見珠兒放歌舒嘯。愧未能此。乃噤不作聲。祇就谷間閒步。反覺悵悵無所適。少焉忽聞長嘯。一聲大類鶴唳聲。震空谷。平波欲動。亟仰首視之。則珠兒方躋半山之顛。披襟當風。作孫登蘇門歎也。聲未歇。而細雨忽至。灑然數點。新涼襲裾。珠兒猶欲冒雨前往。以探幽勝。既而雨盛。乃仍乘輿而返。途次猶聞山中猿鶴。一引吭長歎。似和其聲也。

新月既上。清輝幽絕。平湖之波爲微風所吹。湖中之月遂搖碎。若干百小珠。少焉波漸定。光乃復團結。時則有一畫舫容與中流。一少年踞坐其中。傾罍豪飲者。珠兒是也。旁

坐一老者卽爲楊老舫絕小僅設桌椅數事桌端餚核羅列幾滿復有佳釀一巨甕壺
酌三數均列椅畔少焉珠兒盃盡取甕酌釀苦其不便乃舉而置之桌前酌竟亦不卽
飲第以箸擊碟嗚嗚而歌曰

濁醪未盡兮先長歌盟鷗欲語兮意云何明月如水兮吾意如波閒情滔滔而不
竭兮悲今日之蹉跎

歌至此乃略歇驟飲一盃盡復酌而復盡如是者數四乃復歌曰

念舊盟之未滅兮奈白日之忽過朝爲舜英兮夕委泥塗憶昔過從兮粧娥娥旣
笑言其晏晏兮亦載歌而載和噫噭悲哉兮悲今日之蹉跎

歌闋喟然長歎奮身而起欲躍入中流共三閭大夫遊楊老在旁覩之駁甚亟竭力阻
之始止楊老復徐語曰公子何悲傷之甚也憂能傷人願公子自後爲道自惜珠兒曰
某平生百感擗腸填腹觸引無窮丈其勿語矣楊老聞言側其首似不解繼乃語曰然
而公果何事哉苟公子所思而某能效力者某必竭某志珠兒曰某之所苦丈已爲某
奔走矣期望已盡疇復能生之者楊聞言矍然曰某固嘗以河事効命於公子前者珠

兒曰朱家貞姑事耳丈何健忘乃爾楊老曰然則貞姑果何如矣某自抵其家不遇後殊未有所知珠兒曰丈不嘗以噩耗告諸先嚴耶楊曰公子誤矣某固未嘗告也珠兒至是乃大惶惑思索久久始恍然而悟知翁之爲計將絕已盼歸之念也著者曰異哉翁之計旣已效於生前忽又敗露於死後事之以權謠相見者其終不能隱也夫

魚更數。躍夜寒中人珠兒已我倦欲眠楊老亦醺然被酒乃命舟子鼓櫂而返欵乃數聲碧波先生遂搖搖不能自主草際灔鷺之屬時已酣睡聞聲而醒覩舟過則展翅前泳似惡其驚醒好夢欲與之嚴重交涉顧珠兒絕無所覺以馳思方苦也迨抵旅館卽解衣而睡時睡魔已退乃轉不能入夢思潮復湧念楊老旣不承前言則老父昔日之耗必爲臆造其臆造之意不過欲己消除綺念毋自勞其生則意亦良厚特旣爲臆造則貞姑必猶在人間嚮者新詩十什蕉邊一慟均爲不循於事理之舉使貞姑而在己側者得無見訶爲妄繼乃復念貞姑旣在人間則必安居鄉里勿事遠遊嚮日之日楊老往訪而不見或者偶出散步適不相值亦未可知而數日前園中瞥見之鶯兒或亦爲貞姑所幻則又自悔未曾執鶯兒以一析其眞僞再四縈思而昨歲盼歸之念久已

失去者茲乃重行光復。睡魔見其光復之後大有振新氣象。遂亦愈退而愈遠。不願再麗其身。久之久之珠兒乃始入夢。夢中猶若見貞姑。姗姗其來。力辯惡耗之訛傳也。翌日之晨。珠兒起特早。以宵來所得之語頗出意外。譬之燭奴膏行盡而忽復明。特貞姑飄零何處。正不可知。抑或如昨宵所念。宛然安。居江。邨亦莫能測。茗坐良久。頗苦無憊。乃入隔室。視楊。楊以昨宵爲酒所困。乃猶未甦。少須啓眸。張唇。威廉鬚亦微微動。珠兒意其甦矣。方欲呼之與語。而睡復閉。轉其身面壁。而睡似不願覩。珠兒特避之。以向內。珠兒遂微步出歸已室。從侍者索紙筆。旣得。乃追憶昨宵醉歌並前日孤山游林處。士之詩書之。櫺端書猶未竟。聞隔室歎聲。及步履聲。知楊老起矣。少焉。楊老畢餐而入。微捋其鬚。柔聲語珠兒曰。公子起數時矣。某以昨宵縱酒。故致今晨瞢騰不能立醒。失侍公子矣。珠兒思念方專。一於貞姑。聞楊老言。乃不之置答。楊老乃徐步入已室。而珠兒旋踵至。語曰。某今日將行矣。丈意何如。楊老復卑辭曰。公子亦歸。某正亦欲歸。特路途非遙。午餐後啓程亦未爲晚。此時無營。再往外玩賞。片刻何如。珠兒曰。可。乃相將邁步。出迤邐間。遂抵蘇堤。絲絲弱柳似方夢。醒倦態惺忪。乃愈妍嬾。杏花低其十五之鬟。

媚人欲語萬卉爛然春色欲醉靄靄閒雲作淺黃色微風吹之雲乃驟易其位爲狀大類病起之人局扉作避寒計珠兒不禁狂叫曰天上游雲如白衣須臾改變爲蒼狗杜老斯言其殆有深意存乎言次啓唇微笑楊老本不解其語特珠兒有言勿容勿置答亦乃故歡其顏和之而笑心中本不欲笑其聲迺格格作異響終復勿類珠兒涉世猶淺不解矯飾且所遇輒上於人不庸爲是故於楊老之笑絕不知其爲僞遊眺有頃復相將返就旅中午餐餐竟遂買棹啓行迨至日暮珠兒已安抵家中覺此歸方之昔日神志稍豁復得天外飛來之貞姑未逝消息往時重重愁障至是乃棄除略盡翌日珠兒方坐書齋展卷自遣忽侍者將一函入拆而視之則隨庵書也

評

此章爲全書將結束之末一章故縱言遊宴間以詩詞似平平無奇不知連嶺千里嵒巒崎必有平原曠莽介乎其間以少殺其勢此章是也

第二十章

吾書至是更當略敍隨庵梁翁旣逝繼其任者爲某吾國宿習新員旣至其凡屬於舊

員者必盡斥以去卽不斥去其人亦必願自引退隨庵亦爲此潮流所激盪翩然歸其故里珠兒所得之書卽隨庵由永寧發出者也其書曰

某某先生吾兄足下客秋離袂遂渺相知言念舊遊頓成陳跡落月屋梁之感伊人蒹葭之思兄其同我矣比杜門削轍長日索居叩關之客盡爲索逋酬酢之譚莫非鹽米以吾凡下累志稻粱握算持籌其何以堪時共老衲餐松花而衣香招白雲以共語翛然寥曠了無餘滓家居所得此爲不惡耳足下坐對名山寓懷邱壑昌谷錦囊中佳詠定不乏矣比某君傳語聞亦鬱伊善感戚戚無驩得毋山陽隣笛感逝者之如斯人壽朝霜悲知音之云杳乎越雲桂水相望悲愴渺渺予懷臨風欲泣足下苟能著翅南來則尙有貢父之飯北海之樽足以爲供得傾離慘幸毋遐棄臨書不憫欲言潛頓首

珠兒讀竟頗動遇思往日馬嘶鶴唳中往復推敲喃喃廢和之情景芳鬚猶在目前而故人情重千里相招厥誼亦良可感家居枯坐正苦鬱伊策蹇長途一攬柱中風物計亦良得知貞姑惡耗旣屬子虛則復可假遊覽以資探訪計無有上於此者議旣定而

征驂行矣。

由浙入桂。其所歷者若贛若湘。均爲不可避之要徑。故吾書於貞姑之遠遊。梁翁之行師及珠兒之還里。均略敍。途中風物茲珠兒復將由浙入桂。在書中實爲第四次設再瑣瑣道及景物者毋如類於甘蔗渣兒滑了又滑。卽吾著者不虞其手腕痠痛而讀者亦將棄之勿再閱。故吾甯簡言之曰珠兒在途本以採取貞姑消息爲事。顧天壤茫茫。絕無所得。及抵永甯。問途於人。乃得隨庵居廬廬僅數椽。外觀頗不宏麗。叩之應聲而納者果隨庵也。萬里迢迢山川遙隔。一旦把晤其樂可知。隨庵家本小康。以好客故致負。逋。纍。纍。昔日之日香車寶馬。爛其盈門。至是遂有門前冷落之概。然隨庵愛客之念。曾不少易。特爲客者於其既貧之後。不顧再得其愛。非若未貧之前。卽不愛者亦自命爲愛。隨庵見世態之炎涼。一至於此。乃知結客之非易。若珠兒則相處數月。深得其心。榻隨庵家行時。本携有巨金。見隨庵拮据濟之。亦不少吝。隨庵訓蒙之暇。復偕珠兒遊。探各山水。把臂舒嘯。遺世絕俗。珠兒視之。乃較家居爲樂。久之。且自忘其爲客矣。

獅子嶺距永甯僅數十里。就平野望之。黛影眉痕可以得其端倪。一日垂莫。珠兒偶與隨庵適齋。墅閒眺見西有巨峯。巍薛特甚。因語隨庵曰。是何峯也。隨庵曰。是爲獅子嶺。嶺多猛虎。往往齧人。語未竟。珠兒亟言曰。然則有獅子乎。隨庵曰。無之。珠兒乃以指遙指獅嶺。復迴顧。隨庵語曰。名曰獅子。而實無之。是亦實不副名者矣。言既相與大噱。少選。隨庵乃復語曰。山雖無獅。然怪石嶙峋。氣勢瑰傑。亦正不亞乎。獅耳。且梁兄不憶前日之遊某嶺乎。是嶺幽邃。正可與獅子之偉俊相匹。卽以文而論。之前日之嶺類六朝人小品。縱篇幅無多。而自具名雋之氣。若獅嶺。則雄偉俊朗。睥睨一世。蓋大蘇半山之亞也。珠兒曰。龐兄語至當。可謂精於鑒別。評論偷閨房中。閱卷者流而盡如龐兄。則劉賈當日何致下第耶。言竟。復大笑。無何。皓月破空而出。牛羊且下括矣。乃相將返。翌日午後。珠兒偶與隨庵茗談。忽憶及昨日遙見之獅嶺。念大好名山。相距咫尺。而不一遊。甯不令山靈笑爲俗客哉。乃懇隨庵偕之往遊。隨庵諾之。並笑語曰。吾昨不嘗云有猛虎耶。梁兄向膽怯。僅於醉後。乃豪歌狂放。否者。終日若新嫁娘。蟄伏齋中。恆怯無倫。設猛虎迎面而來者。將奈何。珠兒曰。龐兄幸毋瑣瑣。嘲人不速行。日且莫矣。隨庵乃

復大笑偕珠兒出向鄰家雇一舟鼓櫂蓮塘中少焉獅嶺之麓抵矣乃舍舟而登陸珠兒觀嶺狀絕險峻艱於攀升復憶隨庵語乃股慄不敢前隨庵曰吾固謂梁兄怯也旣來此不可不登珠兒曰吾不願登矣龐兄何爲相強設不幸而蹈虎穴飼虎吻者死後必索兄命隨庵聆語知珠兒畏縮乃曰嶺畔有邨風景頗幽蒨盍往一行珠兒乃隨之行猶恐隨庵給之上山乃故緩其步以遙瞻隨庵行百數十武固得一邨林木蔚然鷄犬雜鳴頗有世外桃源之象珠兒乃驟步而前與隨庵偕行未幾忽見一曠場四圍有籬籬根有雜卉嫣然着花媚人欲笑珠兒方縱目眺覽突有一矢迎面而來亟避乃免遙見場內果有人拈弓而射行近細察之乃貞婉也

今珠兒固遇貞婉矣貞婉自死翁以往久不見於吾書試再略敍之貞婉旣喬爲軍士之裝入營以死翁繼復於羣衆驚惶之際翩然以出旣出復入寶蓋山巒所獲之弁去其幻粧復服女子之服繼聞朝廷懸賞覲兇手恐匪徒利其多金陰發此事必速殺身之禍遂於中夜携裝而逸擬還故里恐易動人疑此事必洩然兩間莽莽故里而外何處足爲己托足之地世道崎嶇迷陽遍地不禁興乘桴浮海之思久之忽憶昔日救己

之高叟慈祥和藹誠懇遇人今既悵悵無所之不如再行往依諒高叟必不見拒計既定遂復跋涉入桂及抵高宅則叟若婦均依然無恙墜驪重拾亦復欵歛叟更詢貞姑別來何所事貞姑乃具告之叟更敬禮有加絕不以罪人見擯自是以還貞姑遂復安居叟家其在寶蓋山時羣匪劫掠所得之金盡以獻貞姑者爲數頗不貲行時遂盡携以出途中耗去大半及抵叟家尙存數百金盡出以壽叟以報昔日救養之德叟却之不受貞姑以是復欽其高義以爲若高叟其人者殆非今世所得而有也一日繡餘無俚挾弓矢至曠場覓飛鳥不得乃揚絃以待適見珠兒徐徐自籬外過頓憶彼實爲仇人之子乃發矢射之詎一射不中而珠兒及隨庵相將破籬入貞姑方欲之抗辨忽有一老人邁步自內室出覩之則高叟也

當是時數人之念各歧見各殊貞姑心中以珠兒爲仇人之子旣爲仇人之子則舊日情愛當盡歸諸烏有而以武力相見故旣見則射射不中則與之爭而珠兒之心則大異以爲天下之大容顏相類者往往而有故射己者未必卽爲貞姑卽曰貞姑而悞以己爲非珠兒亦未可知要之此萬重疑陣一道姓氏便能盡釋隨庵則於此中內幕絕

渺聞知故第覺貞姑之信手便射爲非理而高叟之念則更有出於意外者蓋珠兒之容顏宛然爲其失子也高叟本有一子於洪楊之役失去以後遂不復得消息第憶其左臂上有十一黑子鼻際亦有一痣今來者鼻際固有一痣容類亦復絕似特恐貌適相肖而實非其子故不敢遽去其衣以察其臂尋思不能解乃嘿然無一言而貞姑與珠兒已於是時互道姓氏道旣竟珠兒方欲握手貞姑之手訴其親膩之辭而貞姑忽揚其拳以擊珠兒叟及隨庵在旁覩狀乃均若墮五里霧中久久勿得其故

叟聞珠兒自語乃始知其姓氏而隨庵在側已不暇與之款敍繼見貞姑奮拳擊珠兒則亟趨前解散並徐語曰君等毋喧有事可商榷毋庸拳擊且其事果爲何事老夫乃茫然不之解姑入舍徐譚何如珠兒曰可隨庵及貞姑乃相將入坐旣定叟始與隨庵共道姓氏繼乃詢珠兒曰梁兄果以何事見過者珠兒乃告以適間避矢之事並言與貞姑爲同里少小相知且極憐愛前歲忽背鄉遠遊思盼之苦無以復加茲得相遇方期重拾舊歡孰意乃反目若不相識言既喟然歎息貞姑在旁聞言亦潸然淚下叟復語隨庵曰龐先生何爲者隨庵曰某於茲事絕無聞言適間適偕梁兄同行過此耳叟

知隨庵無係茲事乃迴首詢貞婉曰貞姑若夙溫文有禮頃者胡忽不禮於故人貞姑大哭曰丈特未知其詳耳此梁兄者卽吾仇人之子也此語一出而珠兒之顏不期驟變雙瞳注視貞姑急極乃轉不能語而貞姑亦已淚下如綆靡叟於是時乃亦大忙既慰珠兒復語貞姑勸其止哭左右酬應幾於不遑而隨庵則寂坐室隅靜觀此一齣極熱鬧之奇劇

少選貞姑泣漸止珠兒神色亦已復其常態叟乃徐語曰貞姑若其告我以茲事之詳梁兄請靜聽之苟有辨者俟其述竟未晚也貞姑乃語曰我與梁君夙相推愛若膠投漆凡事相得復有盟誓君非我不親我非君不適皇天后土實聞斯言今我易趣而異志者夫豈我始願之然哉猶憶前歲先慈見背臨歿之頃執我手而泣曰鄰有梁翁者實爲永仇若其銘誌之久要勿忘我自秉命卽欲舉事奈力無能用故跋涉長途歷遇勞苦冀得名師授以技術自春徂冬忽忽載餘過湘過贛絕無所遇最後入桂乃始獲技於丈技成而出遂斃翁於騎田領翁者實爲我梁君之父旣已相仇自無所用其情愛今我志已畢死亦何憾執我入官亦所願也言旣乃不復泣轉展顏而笑其笑聲大

類老人之歎。格格作異響。蓋貞姑是時本無能爲笑而飾成之者也。珠兒初聞貞姑言。憤甚。幾欲立撲之死。繼念貞姑斃翁實爲復讐。則其曲先在翁長此相殺。則讐將無終了之期。復迴憶昔日與貞姑禮郁之情。史心乃不期大悲。久久卒無一語。時日已暮。而辯論猶未終結。隨庵乃先返家。珠兒欲隨之共返叟。乃堅留之。其志蓋不僅爲貞姑。且將一驗其黑子之有無也。

是晚叟設盛饌。款珠兒。復出佳釀佐之。珠兒以大事未了。心中頗覬覦。不安念此事。將何以應殺父之仇。而隱忍恕之似亦非宜。思念既專。乃祝珍羞等於粗糲。食久不能下咽。而叟忽柔語曰。梁君乎。某有一無禮之事。君能恕我。而行之乎。珠兒曰。丈欲何爲叟。曰。得君諾後。某方能語珠兒曰。可。叟乃徐語曰。某往歲曾得一子。失於洪羊之亂。第憶鼻際有痣。今君適與相似容貌。亦復絕類老夫。是以有疑於君。惟某失兒左臂上尚有十一黑子。君能去君裳。假老夫一察乎。珠兒聞言大驚。念吾左臂固有十一黑子而往日失歡於翁之時。鄰里時目我爲野兒。並告我以若父實非原父。當時不過以爲戲言。今若此殆其眞乎。遂去衣袒臂示叟。叟狂叫曰。是矣。是矣。是良吾兒。珠兒知叟必非僞。

遂伏地而拜呼之曰父。

珠兒既得其真父，則梁翁直不啻途人。梁翁既爲途人，則珠兒與貞姑之仇，自渙然冰釋。而高叟亦於垂莫之年，得其久失之子，懼慄殆有逾於二人。復自幸向日之能救貞姑，設非貞姑在家者，何能致珠兒至此？故貞姑德叟而叟亦德貞姑。至珠兒之與貞姑，則夙相愛好，其相仇也，激於大義。初非情海之有波瀾，故一日消釋而情愛竟。因之愈篤。越日叟往永寧告之，隨庵隨庵驩躍曰：「天下美滿之事，孰有過於是者？」某願作蹇修以滿公子及貞姑宿日之期望。叟歸告之二人，咸忻喜成昏之夕。珠兒笑語貞姑曰：吾與卿皆知情諦者也。

評

鶼鶼之作，蓋將畢事矣。余乃有一語，正告鶼鶼小說之作用，固以足使人悲歡迭呈，深感極哀，乃爲合作。然亦不當作刻骨傷春語，使人讀之，盪氣迴腸而不已也。此事不特無裨閱者，亦足促作者之壽命。鶼鶼之文，往往始王終衰，歸結至於悲涼之境，若此編已較燕蹴等絃錄爲煊爛，然亦僅矣。

刻骨傷春不自持。獨將情話作雄奇。陶潛一卷閒情賦。霜冷秋高總不知。
好事還兼選勝情。酒邊感慨總無名。劍虹人玉還兼有。五嶺文章總不平。

小鳳

